

目不能見，耳不能聞，四肢不能感得到的權力——反映在人底意識中就成爲對一個抽象的，無形體的，無所不包含和無所不知的萬能權力——神——底信仰。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取自由勞動形式的那種剝削和奴役底假面具，所謂「民主主義的自由」則與上帝之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義相適應。

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宗教底這種特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以下的說明：「商品生產者社會底社會生產關係之特點，在於這裏勞動生產品對於他們都是商品，即都是價值；各種個別的私人勞作，在這裏都取統一的形式而互相同，即成爲一樣的人類勞動；對於這樣的社會，最適當的宗教形式便是基督教及其對於抽象人的崇拜，特別是採取各種布爾喬亞形式的宗教，如耶穌教、基督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恩格斯在反杜林一書中，關於這個問題說過下列的話：「在以下的發展階級上，所有自然的和社會的神祕力量底綜合，被人們視爲萬能之神了，而這個萬能之神本身又祇是抽象人底反映而已。」

這個抽象人底反映，最完滿的表現便是基督教。但是提到基督教的話，我們必須記住，基督教本身隨着社會經濟關係底變遷而改變它底形式。原始的基督教，中世紀式的基督教（如天主教和希臘正教）和晚近布爾喬亞式的基督教（如新教和自然神教）之間，是有極大的區別的。

但是這些區別當然不會妨礙基督教——像其他任何宗教一樣——盡它底袒護剝削的那種卑劣

作用。恩格斯寫道：「原始基督教主要地是崩潰中的奴隸經濟底宗教。在一切階級中，總有一部分人因爲對於物質解放已經失望，於是就想在精神解放中求得補償，以撫慰自己的心靈。」在這些熱烈地渴望得到安慰的、熱烈地希圖逃避現實的人中間，往往大多數都是奴隸。在古代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和道德的總崩解時期，基督教就宣告誕生了。早期的基督教，首先只流行於下層民衆中，古代的無產大衆和奴隸們中，因爲這些人所受的經濟恐慌底打擊最爲嚴重，所以原始基督教是古代奴隸社會下層大衆消沉、頹喪、悲痛和失望底意識形態。當時的基督教號召這班受苦受難的信徒們，把他們各自的希望寄託於天界；對於地上的人間世，它絲毫也不敢加以觸犯，相反的，它倒反指示那些奴隸大衆們說，在人間受苦受難乃是解除自己罪孽的手段。這樣一來，它就在替統治階級向被壓迫階級散佈麻醉劑，說奴隸們呀，你們乖乖地任人宰割吧，未來的幸福就完全維繫在目前的忍耐上！說基督曾經如何如何替世人受苦，視死如歸，而只有在死了以後纔得到解放，——這樣的觀念，顯然反映着希臘、羅馬社會在經濟崩潰時期中被壓迫階級頹喪失望之情緒。因爲當時的奴隸大衆根本不知道採取真實的革命手段去跟現存的制度作鬥爭。

考茨基在其基督教之起源與社會主義之前輩二種著作中，把基督教和一般宗教解釋得太理想化了；他認爲原始基督教是具有革命性的，而基督教中的一切罪惡只發生於教堂和牧師。這樣的區別宗教

和教堂底作用，是社會民主派特有的見解，事實上是跟宗教本身妥協的見解。但是根據科學社會主義鼻祖底見地，宣傳精神自由的基督教之作用，是在使肉體陷於奴隸地位，是在崇揚或尊重奴隸制，暴力和剝削。因為這樣，所以在商品關係普遍發展的地方，操縱在剝削者手裏的基督教是奴役和欺騙勞動大眾的極有效的工具。

在其他兩種跟基督教同樣流行的宗教——佛教和回教——底發生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它們底根源是在社會底階級結構中。佛教一般地否認任何鬥爭底意義，並且對於人生本身亦完全取否定態度，它認定生命就是苦痛和失望底泉源。這種宗教底原始形態是紀元前四、五世紀時代印度封建社會崩解和商業資本抬頭底表現。

反對社會鬥爭（主張逆來忍受，無抵抗，大慈大悲等）的佛教，是無力與剝削做鬥爭的勞動大眾情緒（意向）之反映。佛教之『涅槃』（Nirvāṇa）其作用在於消弭被壓榨大眾之社會鬥爭底情緒；它宣揚忍受和屈辱為最高的理想。唯其如此，所以在現在這個時代，佛教在日本這樣一個東方資本主義國家內，就必然得到統治階級方面極大的贊助。

回教也是一種流行極廣的宗教，它是六世紀時阿剌伯所發生的那些社會經濟變革之思想上的

表現。商業資本底聯合傾向，乃以新宗教爲其思想的表現。此種新宗教主張一神崇拜以代替以前種族的  
多神教。商業資本克服和奴役了貝都英人（Bedouin）——北非洲與阿剌伯一帶之遊牧種族，）同時也克  
服和奴役了隣近諸種族。所以回教徒每以高級商人所具的諸特徵作爲阿拉（Allah）——回教徒對上  
常之稱呼。底特徵。他們說：『上帝從他底信徒們那裏購買了他們底生命和財產，而償付他們以精靈的  
安慰。』所以回教永遠站在捍衛剝削制度的立場上。可蘭經教訓人道：『別把你底眼光注視到一部分俗  
人們所享受的物質幸福上去吧，應當注視你底遠大的前程。』

回回教跟其他一切宗教一樣，也是維護剝削制度和頌揚舊制度與舊生活的，所以在今日它便被勞  
動階級底敵人們所利用，作爲反對社會變革、反對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思想鬥爭底武器。

根據以上的解釋就可以明白，『上帝』底觀念事實上總是灌輸被壓迫大眾以壓迫者底神聖性。鞏  
固勞動大眾底被鎮壓地位，誘使他們跟壓迫和剝削相妥協，以及消滅社會鬥爭等。但同時歷史中卻也不  
乏這樣的事實；即被壓迫階級底革命解放運動，有好多是在宗教底旗幟之下完成的。關於這一點，寧在  
其致高爾基的書信中寫道：『歷史上有過這樣一個時期，即上帝這一觀念底發生和它底實際意義雖然  
如此，而民主派和勞工階級底鬥爭卻採取一種宗教觀念與另一宗教觀念鬥爭底方式，但是這個時期已

經過去得很久了。在現時，不論在歐洲或在俄國任何維護上帝觀念的企圖，縱然是極微細的，甚至善意的維護上帝觀念，實際上總是等於擁護反動勢力。」

革命運動爲什麼和怎樣採取宗教鬥爭底形式呢？這種現象乃發生於布爾喬亞革命時代。布爾喬亞民主派底反封建鬥爭，是一個剝削階級反對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鬥爭。封建社會底宗教，作用既在頌揚和鞏固封建制度，所以革命的資產階級就得致力於宗教底批判，固然宗教是崇拜私有財產和剝削制度的。這種批判促使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得出了無神論的結論來。但是階級的利益迫使新的剝削階級抓住宗教不放，作爲他們底剝削工具。關於這一點，福祿特爾底開明哲學便足以表明資本跟封建的社會鬥爭底一切時期底共同特質。福祿特爾底仇視天主教會，是跟他對於無神論——根本否定一切宗教的那種學說——的戰鬥態度完全調協的。福祿特爾並不隱瞞宗教是國民之最堅固的紐帶。

新的剝削階級要爲這樣一種制度而奮鬥，這種制度是不剷除宗教底根源而倒反鞏固這種根源的。所以布爾喬亞民主派與封建勢力的鬥爭，引起了封建宗教之批判，而它本身又採取宗教鬥爭底形式。由於社會受宗教思想之支配，對於現存社會經濟制度和維護此種制度的宗教之批判，也就採取宗教的形式，採取爲較好的宗教而鬥爭的形式進行着。

歷史上也有過這樣的事實，即誕生中的無產階級舉着宗教底旗幟來進行社會鬥爭。甚至今日，勞工階級中的落後階層，也有採取所謂基督教社會主義底形式，採取參加基督教職工會的方式等等來進行這種鬥爭的。所有這一切事實都在說明勞工階級或它底某一階層階級意識底薄弱和缺乏，又說明在這種場合勞工階級尚處於異階級的意識形態底影響之下。所得的結果是宗教的口號和見解破壞了勞動大衆底團結，誘致他們脫離現實的社會鬥爭，實際上所盡的不是革命的而是反革命的作用。

#### 第四節 布爾喬亞和普洛列塔利亞的無神論

無神論——否定超自然界之存在的宇宙觀——亦以社會經濟關係爲其產生之根源。無神論的觀念和體系是在社會鬥爭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例如古希臘底無神論觀念是古代商業資本跟地主封建貴族爭奪政權的鬥爭在思想上的表現。

十七世紀英國的唯物論和無神論，恩格斯曾指示吾人，是貴族出身的，它是高等貴族跟勝利的資產階級作鬥爭的表現。然而從基本上講，新時代的無神論是在新的，走向政權之路的資產階級底反封建鬥爭之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可是爲新剝削階級之意識形態的布爾喬亞無神論，卻不能創造一個徹底的無

神論體系：它本身帶有好些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底特徵。

恩格斯在其政治經濟學批評綱要中，揭露了布爾喬亞無神論底不徹底性之社會經濟的原因。恩氏寫道：『十八世紀這一個革命的世紀，使經濟上也起了革命；但是正如這一世紀底一切革命一樣，它們都是單方面的和被諸種矛盾纏繞着的；正如抽象的精靈論對抗着抽象的唯物論，君主前對抗着共和制，神權對抗着民約等等情形一樣；這一世紀底經濟革命，也不能逃出這種矛盾底界限以外。隨處都遺留着同樣的前提，唯物論未曾觸犯到基督教的輕蔑人和鄙視人的態度，而只是代替基督教的上帝來與人對抗，彷彿是絕對體與自然界底對抗；政治學也沒有研究到國家本身底前提；經濟學也根本沒有考慮到私有財產平均化的問題。』

近代的布爾喬亞無神論，具有狹窄的啓蒙性質。布爾喬亞無神論，關於宗教底起源，宗教底根源和跟宗教鬥爭的方法等問題的觀念，還是跳不出唯心論底圈子。宗教是牧師神父們利用人民大眾底愚昧以實行欺騙大眾的一種工具。——這便是布爾喬亞無神論在其實際行動上的出發觀點。列寧在其論工黨對宗教之態度一文中，關於布爾喬亞無神論發表了這樣一段話：『爲什麼在城市無產階級底落後階層中，在廣大的半無產者階層中，在勞動農民大眾中會保持着宗教呢？布爾喬亞無神論者，急進派，或布爾喬

亞唯物論者回答道：這是由於民衆底愚昧。因此，要打倒宗教，無神論萬歲！傳佈無神論思想便是我們底主要任務。馬克思主義者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這樣的見解是膚淺的，布爾喬亞限制性的文化主義。」

實質上唯心的布爾喬亞無神論體系，可以得出，而且事實上已經得出反宗教鬥爭之純行政的辦法底結論。因爲布爾喬亞無神論視宗教爲牧師神父對於無知大衆的欺騙勾當，而這種勾當又是受法律底保護的，因此反宗教的鬥爭就被他們看成極簡單的事情了。只要廢除舊的維護宗教的法律而頒佈新的禁止宗教的法律，一切事情就完了。法國大革命時代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正是按照這種理論底精神而行動的；所以當他們政權在握的時候，他們會頒佈法令，廢除封建的天主教而建立資產者的理性宗教。在「康文梯」（法國大革命時代小產階級革命政權機關之稱號——沈）第二年「弗羅利拉」十八日所頒佈的法令第一節中，關於「高級實體」之崇拜一點寫道：「法蘭西人民承認高級實體之存在和精靈不死。」

無政府主義的「禁止」宗教底提案，其理論的根源亦發生於同一觀念。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內反宗教鬥爭中的左傾者所持的立場，也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宗教鬥爭底學說毫無共同之點；相反的，他們倒跟布爾喬亞無神論底見解頗相接近。



然而十八世紀法蘭西無神論者霍爾巴赫、赫爾維齊、蒂德羅等人，在他們底著作中確實給了宗教的宇宙觀，特別給了基督教教義以致命的批判。這種偉大的意義是誰也不容忽視的。恩格斯和以後的列寧（在其社會主義與宗教一文和致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雜誌編輯部的公開信中）都指示吾人說，在現今勞工階級底反宗教鬥爭中必須利用法蘭西唯物論者之戰鬥的無神論文獻。

馬克思、列寧主義跟不徹底的、富妥協性的、唯心的布爾喬亞無神論迥然不同：它是最徹底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無神論。馬·列主義視資本主義體系本身之生存爲現今宗教生存之根本原因；因此，馬·列主義把反宗教的鬥爭隸屬於勞工階級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鬥爭。

列寧說明這一觀點道：『反宗教的鬥爭不應以抽象思想的宣傳爲限，不應把反宗教鬥爭只看成這樣的宣傳。我們應當把這一鬥爭跟消除宗教底社會根源的那種階級運動底具體實踐聯繫起來。』列寧主義在反宗教鬥爭問題上的這一基本原則的見地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中所發表的見解和論綱之繼續發展和加深；而這種發展和加深還是在工人運動之實踐底基礎上完成起來的。馬克思寫道：『消除宗教這種幻覺的人民幸福，就是要求他們底實際幸福。要求棄去關於自己境况的幻想，就是要求棄去那需要這類幻想的境况。所以宗教底批判，就是對於以宗教爲神聖之果實的那種悲哀思想底批

判底芽萌形態……」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戰鬥。無神論底學說。為社會主義之勝利而奮鬥的革命的勞工階級。不能不進行反宗教的鬥爭。因為列寧曾指示吾人。神底觀念足以鞏固階級的壓榨制和消弭社會鬥爭的。唯其如此。所以「站在社會主義勞工政黨底立場。宗教並不是私人的事情。這個政黨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之覺悟的先進戰士們底集團。這樣的政治集團對於宗教迷信這樣的無意識性。愚昧性或未開化狀態。當然不能而且不應當取漠視的態度。」（見列寧著社會主義與宗教）

但是馬·列主義的戰鬥無神論跟布爾喬亞無神論有區別。它要求廣大地開展反宗教的鬥爭。而堅決地反對用純行政的手段去進行反宗教鬥爭。

列寧在其論工人政黨對宗教之態度一文中寫道：「一八七七年恩格斯在其反杜林一書中無情地斥責了哲學家杜林對於唯心論和宗教的些微讓步。但同時恩格斯又一樣堅決地譴責了杜林所發表的社會主義社會內禁止宗教的那種似乎革命的觀念。恩格斯說道：對宗教宣佈這樣的戰爭，「就等於使俾斯麥本人重新俾斯麥化。」即是說，重復俾斯麥底反宗教鬥爭底笨事（即神聖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這就是「一八七〇年代俾斯麥用警察武力壓迫天主教的手段來進行反日耳曼天主

教黨的鬥爭。恩格斯譴責那想做超革命家的杜林，斥他想取不同的方式來重復俾斯麥底笨勾當；恩氏同時主張勞工政黨應當學會組織底事業和教育勞工階級底事業，以消滅宗教爲目的的事業；然而他並不主張勞工政黨去從事「反宗教的政治戰鬥底冒險舉動。」

改良主義的政黨（即第二國際所屬各機會主義政黨）跟革命的勞工政黨底立場完全不同；它們根本拒絕任何反宗教的鬥爭，宣稱這是「私人的事情。」跟黨沒有關係。在第二國際社會黨底新政綱中寫道：「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是關於內心信念的事情，它跟黨和國家均無若何關係。」

跟羅馬神父親密合作，跟天主教黨聯合一致的社會黨底領袖，奧多鮑威，企圖從「科學上」來替自己在對宗教的態度問題上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辯護。奧多鮑威確定地告訴我們：髣髴社會黨綱是建立在歷史唯物論基礎上的；而歷史唯物論則跟馬克思主義底哲學辯證法唯物論，毫無有機性的聯系，因而也就跟無神論毫無此種聯系。

照奧多鮑威底見解，髣髴深信宗教的人也會持歷史唯物論底觀點的。由此而得出結論道，反宗教的鬥爭對於工人政黨不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參閱奧多鮑威著社會民主黨、宗教與教堂）。此外，「左翼」的麥克司·亞德勒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公然採取與宗教妥協的立場；另一德國的社會黨要角佐爾曼（

即以一九二七年接連發表反蘇聯演說而出名的佐爾曼）則在維頓堡社會黨和教會牧師底聯席會議上宣稱道：『只是當冰一般冷的、結晶體狀的馬克思主義大廈底建築，被基督主義的宗教力量之神聖的火燃燒起來的時候，社會主義纔成爲不可克服的力量。』

## 第五節 社會主義建設和反宗教關爭

在現在這個時期，在兩個世界——腐潰的資本主義世界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世界——正進行着殘酷鬥爭的時期，一切宗教、一切和任何宗教團體底反動作用是異常明顯的。在沉陷於空前的、日益嚴重的危機深坑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宗教就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來作爲進攻勞工階級革命運動、進攻蘇聯的鬥爭武器了。教士牧師們往往最直接而積極地參加反蘇戰爭底準備。從舉行禮拜時教堂講台上所發出的、從各種教會的定期和不定期的刊物上所發表的、儘是滔滔不絕的、極端卑污的對蘇聯的謾罵。

雖然不久以前那一次羅馬教皇反蘇維埃國家的『十字軍征討』遭了慘敗，可是教士牧師們卻直到現在仍在組織反對蘇聯『迫害宗教』的各種會議和羣衆大會；他們直接參加散佈咒罵蘇聯的種種謠言：如蘇聯屯併政策呀，強迫勞動呀等等。他們所以有這些活動，目的是在拿『共產主義底恐怖』來恫

嚇他們底信徒大衆，來空煥廣大民衆中間對於蘇聯的同情心，以及誘致勞動大衆，特別是誘致千百萬的失業者羣脫離革命運動。

同時，現今的教會又跟法西斯蒂手挽手地一致向工人階級進攻。教堂在祈禱着法西斯主義的恐怖，而且它自己也直接參加這種恐怖行動。奧國政府首腦卡定納爾·才貝爾一九二七年七月間在維也納槍殺工人羣衆的兇暴，並不亞於諾斯克和齊維林。這位「博愛的神父」已經公開聲明過：「一切主張廢除現存勞資關係之手段以改造世界的理論，都是非人道的。」這樣的學說是基督主義所不容的，因為基督主義者認定現存的一切都是上帝底形跡」（見才貝爾底演說稿：基督教義觀點下的勞動和資本）。

教堂常常投落後的信徒大衆以反對革命和破壞革命的精神武器。特別在目前這個時候，當資本主義世界內存在着幾千萬失業者羣，當全世界勞動大衆底革命高潮日益發展的時候，教堂和一切宗教組織正在用一切方法來維護資本底統治，它們常常用基督受苦底神話來消弭飢餓大衆底反抗。羅馬的神父在無線電臺上廣播，說服貧民大衆，勸他們「不要忽視「精神財富」底取得，須知這種精神財富底取得要比地上財富容易得多呢。」

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內，宗教也具有同樣的、反革命作用。被消滅中的（現在已被消滅——沈）富農階級、過去剝削階級底殘餘，以及各色各樣的「舊時」人物——所有這一切人都在進行着反革命的工作，他們用宗教來掩飾他們底活動，利用宗教作為實行反革命的工具。宗教團體往往成為反革命陰謀底祕密機關，它們底線索（根據孟塞維克黨人和「實業黨」審判時的供詞）一直通到外國，聯繫着世界反革命底大本營。

宗教團體又是社會主義敵人們底宣傳鼓動機關。散佈世界末日行將到臨的謠言，偽造一些恐嚇集體農民的「神書」，虛造什麼聖像變了活神一類的奇聞——牧師和教會裏的宣教家，富農底代言人，企圖藉此以阻撓集體農場底建設，破壞播種、收割、糧食收集等運動。例如頓巴斯（或譯頓河流域）底羅瓦尼茨區中，曾經散佈過下列一封出自某富農手筆的「神書」：「余即爾等之主，余今向爾等言：當今之時，惡魔已將羅網——集體農場之羅網——佈置完畢，彼欲驅吾民咸投入其網中。爾等須各自警戒，何人尚未投入集體農場者，得救；而一切集體農場之農人，余將於最近期內令其同歸於盡。其胸前不佩掛十字架者，余亦當一一割滅之。」

宗教對於生產企業中的勞動生產率，亦給予強烈之打擊。凡是反宗教的工作做得不充分的地方，在

「耶穌聖誕節」和「耶穌復活節」自動休假不到廠的人往往特別多些。有一部分工廠在一九三一年的「復活節」自動休假者竟佔全體工人百分之四〇。反之，在反宗教工作做得好好的地方，工人們在這些宗教節中卻百分之百地到廠照常工作。上舉的例子和其他許多事實都告訴我們，反宗教的工作有着極大的生產意義；這種工作可以說是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奮鬥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再則，宗教崇奉舊的生活基礎，舊的生活狀況，主張保持婦女在家庭中的奴隸地位——這樣，它顯然是文化革命鬥爭中的極大障礙，是在千百萬勞動大眾中散佈真實科學知識的運動底極大障礙，唯其如此，所以必須最廣大地開展反宗教的鬥爭。

五年計劃順利的實現，計劃化原則之侵入社會經濟，自覺節制社會經濟之成功——所有這些，使每一個人訓練成爲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者；所有這些都足以毀滅舊的、奴隸的宇宙觀，而使千百萬勞動大眾脫離宗教底羈絆。只有在政權已被勞動階級爭取到手而他們從事建設新生活的國度裏，纔有可能進行這樣廣大的無神論運動。這種運動首先當然表現於戰鬥無神論者協會底工作上。

但是所有這些成績當然並不表示對付宗教的事情業已全部做完，因而此後就不再需要任何反宗教宣傳了。這種對於宗教的『自流論』(Theory of "samotek")——意即任其自然發展——沈(底態

度，並非馬·列主義的立場，這種見解無非是右傾機會主義者輕視反宗教鬪爭之意義的見解罷了。只有在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內，在宗教底一切社會經濟根源全被剷除之後，宗教本身纔會死滅。在改造時期中，宗教還沒有死滅，因為酷烈的社會鬪爭尚在進行中。社會主義底敵人，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鬪爭中，利用宗教作爲反革命活動底工具；他們採取一切手段來阻止宗教底傾覆。在改造時期（即五年計劃底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沈）內，宗教底根源是在非社會主義的生產成份中，在舊的未經改造的生活領域中。在個別的工人羣中間，宗教大部分都以殘餘形式被保持着。一般教育程度底缺乏，對於世界、地球、生命等等之發生問題，不知道給一個物觀的解答——這些就是促使個別的勞動者成爲宗教之俘虜的直接原因。

同時又必須注意到工人羣底分化，必須注意到來自鄉村的新的工人層，他們不僅來自集體化的鄉村，也有來自私人經濟之農村區域的；這批新來的工人層，意識中往往還殘留着小私有者的觀念和宗教的偏見。



## 第八章 社會變革論

### 第一節 爲歷史唯物論之重要部分的社會變革論

斯大林給列寧主義下定義道：『列寧主義是關於勞工革命一般之理論與策略，特別是關於勞工階級專政之理論與策略。』在這一定義中，斯大林抓住了列寧主義之主要的、基本的和決定的內容。論勞工革命的學說（即論此革命之性質、前提、動力與階段等問題）是馬·列主義世界觀中之必要的組成部分。而且這是這樣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就無異放棄了全部馬克思主義。

改良派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願意接受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切，只是不願接受革命鬪爭底號召這一點。可是從馬克思主義中閹割去了它底革命的本質，遺留下來的就只是些理論底片斷和一些矛盾的理論論綱了。修正主義底全部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把這些片斷聯結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內部調協的體系的那種嘗試，結果是完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在其一切組成部分中都脫離了它。其所以如是者，乃

因爲論革命的學說正是馬克思主義中把它底各個組成部分聯結成爲統一、完整而有系統的世界觀的一副鎖鍊。再則，馬克思主義底發展本身，它底擢升到高級階段，只有當我們把它跟革命學說底發展聯繫起來時，我們纔能正確地理解它們。

勞工革命底學說，不祇是「保證我人得到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觀念之純一性和繼承性」（像許多人所設想的那樣，以爲列寧主義祇是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之單純的恢復）列寧之發揮和進一步的發展革命學說，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新的高級的階段上來了。

由於史的唯物論證實了勞工革命之歷史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這一革命就獲得了科學的根據。馬克思以前對於歷史現象之理解的流行觀點，主觀主義的觀點，其根據爲承認個人創造意志之權威與自由，這樣就貶低了人羣之真實的歷史的革命活動底意義，因爲主觀主義除去了這種活動在現實世界中的客觀根基。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歷史唯物論揭發了在歷史中客觀地作用着的諸革命因素，把人類社會底發展解作必然的、歷史的自然過程，同時又解作人羣活動底產物，階級社會中的階級鬭爭底產物。過去的歷史必然性在新階級底革命爭鬭中被否定了。在另一方面，依據必然性而發生的社會諸關係，在新階段上已不成其爲歷史地必要的了；統治階級卻在努力地鞏固它們，要使它們成爲萬古長存的社會關係。

史的唯物論者跟單純的客觀主義者不同，後者只知道現存諸事實之必然性，而史的唯物論者則要更進一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來：『那一個階級決定這種必然性？』『那一個階級「管理」現存的經濟制度，藉此與其他諸階級相對抗。』

歷史的必然性因而並不是被機械地了解的必然性。決定論 (Determinism) 並不排斥那正確地了解下的行動自由的。糟蹋馬克思主義的柏恩斯坦底批判，正是根據於「將意志自由與行動自由混爲一談，毫無根據地把歷史的必然性跟人們底強迫性的、無出路的境況等同起來。」（見列寧文集卷七，頁二〇。）修正派改良派底全部叛徒的實踐，理論上就以此種機械的歷史必然性觀念爲基礎；他們號召大眾去積極擁護資本主義，所根據的理由就是說帝國主義是客觀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註）

帝國主義必然地從工業資本主義中生長出來，這是對的。給此必然性以科學的證明的，正是列寧。但是這一必然性是甚麼呢？它是說到資本主義腐蝕性、衰頹性及其加速崩解底必然性、革命的社會力量積極努力於推翻帝國主義的運動，這正是以客觀的歷史必然性爲根據的。歷史必然性是內部矛盾的，歷史必然性

（註）古諾夫在其“Parteisammenfahr”一小冊子中曾解釋道：推翻帝國主義底口號跟下面一個口號

底意義相同：不要再用任何機器，破壞它們吧，我們要求今後的生產只許用手工業方式來進行。

史底主觀因素同時跟歷史對立着，同時又在它裏面找着了自已革命行動底客觀可能性。馬克思主義就這樣地確定了主觀因素在歷史中的積極的、實踐的、創造作用——它使可能轉變為現實。假如主觀因素底力量還不足的話，客觀的革命情勢就不能轉變為革命底勝利。只有藉歷史必然性之辯證法的理解，對現存歷史必然性底動力之具體的分析，纔可能正確地估量歷史中的主觀和客觀因素底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觀（即『社會變革論』——沈）把我們武裝起來，既以反對客觀主義，亦以反對主觀主義；因為客觀主義叫人去宿命論地拜倒於『不可克服的傾向』和『鐵面無私的歷史法則』之前，而主觀主義則因其抽去了人類活動底客觀基礎而使人類之歷史的革命行動成爲不可能了。

然而辯證和歷史唯物論在其社會變革論上的意義，卻尙不以上述問題之說明爲限。

革命變革之完成，是採取『飛躍』（或『突變』——沈）底方式的。而革命的飛躍之發生，則惟有根據對立底統一律，由量到質的辯證律，我們纔能明瞭，因爲只有這些法則指導我們去認識事物自動底根源，漸變底中斷，飛躍，舊的消滅和新的發生。社會機會主義者理解『自由之域中的突變』爲一下子的、迅速的、痛痛快快的一次行動。這一觀念底出發點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完全抽象的對立。照他們底意見，以爲在一定的限界以前，是繁榮的資本主義之不斷上升的路線，過了這一限界以後，就馬上是血氣

方剛的完整的社會主義了。這樣說來，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是不存在的，那末由此到彼的「飛躍」也就隨之而消滅了。

列寧會諷刺地說，機會主義者「慣於抽象地把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對立起來，而在兩者之間深思遠慮地放上了「飛躍」一辭。」（列寧全集卷二十二，頁四六六）而且，在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機會主義者現在已經達到直接否認革命飛躍的地步。例如考茨基認為在某一現象中斷定它底漸變或突變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些概念是相對的；當我們考察兩種現象的時候，我們有全權可以說一種現象跟另一現象比較起來，它底發展是比較遲緩而不易察覺的。」（考著唯物史觀卷二，頁二一八）這樣看來，考茨基把「飛躍」搬到了意識中去，把它解作依主體之比較的估計來決定的範疇；把它解作較快的運動和較緩的運動間之量的區別了。古諾夫也確定了同樣的解釋。他很狡猾地把下面這點見解歸諸馬克思說：「政治和社會的革命也是屬於「進化」的……這些也是進化的舉動，只是加速的、強化的舉動，是取高速度的急進運動罷了。」（古諾夫著馬克思主義之社會國家歷史過程論卷二，頁二八八）很明顯的，這裏古諾夫是在偽造馬克思底思想；他不把飛躍了解為連續底中斷，而曲解為依照不變的發展路線而進行之加速度的運動了。這裏社會改良派之歪曲馬克思主義已經達到了最高點。照他們底見

解說來，資本主義之轉變為社會主義並不是連續底中斷，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跟資本主義沒有區別的了！

然而要正確地理解馬·列主義的革命觀，單單承認飛躍為連續底中斷還是不夠的。

我們不可以抽象地思考飛躍，這裏辯證法也在指示着具體歷史的觀察態度。自然和社會中都有飛躍（突變）的現象，但兩者間卻存在着重大的區別。即在社會範圍以內，資產者革命中所完成的飛躍和勞工革命中所完成的飛躍，也有區別。在勞工革命以前的一切革命，雖促成了社會關係形式底更迭，而這些關係底基礎，如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之私有權，卻始終不加觸犯。依全世界歷史底觀點去觀察時，這種革命只造成了同樣建立在階級剝削上的社會基礎之取新形式的繼續。勞工革命卻不復是繼續，而是轉變了。因此勞工革命中的飛躍是特殊的飛躍。

由必然領域到自由領域的飛躍，吾人不能把它看成同時發生的和到處全體一致的舉動。這種飛躍（即勞工革命之飛躍——沈）乃發生於資本主義諸矛盾在一定階段上的發展底具體規律性；而所謂一定的階段，就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特別強化和尖銳化的時候。既然從全世界歷史轉變底觀點上看，勞工革命的飛躍是這樣的一個轉變點，那末它就不能不同時成為空前緊張、空前殘酷的新舊關

爭的時期。因它也不可能是很快過去的，立即達到最高點的一個飛躍運動。一方面布爾喬亞思想之闖入勞工階級隊伍，另一方面勞工階級本身任務底艱巨，它底某些階層中的動搖和不堅定的現象——這些事實使得勞工革命『有時事情底過程忽告中斷而向後倒退，於是又得重新開始做已完成過的事……經常不斷地批判它自己……以無情的嚴酷態度斥責過去行爲中的不徹底性、軟弱性和種種的缺點……』（馬克思著：拿破崙政變記）

勞工革命中的『飛躍』包括着好多年，包括着整個的過渡時期（即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沈）；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勞工階級爭取了自己的專政，無情地鎮壓剝削者底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依據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改造大眾及消滅階級等。

正因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跟革命學說有這種不可分裂的聯系，所以國際機會主義既在策略和戰術方面實行修正馬克思主義，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把這一修正擴大到馬克思底全部方法和世界觀上去。

我們已經說過了第二國際底理論家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曲解，毫無遮蔽地顯示着他們底哲學觀點和他們底放棄馬克思革命論之聯系。但是在馬·列主義的革命論底曲解和忽略中，我們發見了

馬克思主義底哲學的修正之更暗藏的方式。例如布哈林的社會學把革命解釋成機械科學領域中所見到的那種突變形式，他把革命描寫成爲抽象的圖式（詳情見後），在其對革命的分拆中除去了階級、黨、階級間的具體鬪爭，這一鬪爭底辯證法；這樣，在他底簡單化的圖式中，把革命底一切重大問題都完全拋棄了。

現代另一馬·列主義底哲學修正派，孟塞維化的唯心論派，則『更經濟地』消費更少的力量以消除革命問題。在孟塞維化的唯心論體系中，革命問題是完全不存在的。德波林派因落入了黑格爾式的抽象邏輯底圈套，所以藉似是而非的『科學的』辯證法底檢討之掩飾，實際上完全忽略了俄國革命和世界勞工革命運動底客觀辯證法。

然而實際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底革命學說，把他們底方法和世界觀聯結成爲一個完整的理論；它貫澈着他們底理論全部，鬚髯是用一塊鋼打成的東西一樣；在這當中沒有一個基本的重要部分是可以除去的，假使你不願意脫離客觀真理，不願意投入資產階級的欺騙理論底懷抱中去的話。

## 第二節 社會變革底法則



馬克思根據人類歷史事實之研究，在我們屢次引證過的那篇序文（按即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序言——沈）中，確定了下列的社會變革底法則：『在社會發展底某一階段上，社會底物質生產力跟現存的生產諸關係發生了矛盾，或者——假如用法律上的術語來表達的話——跟財產諸關係發生了矛盾，它們（指生產力——沈）在這時以前原是在這些關係中發展起來的。這些關係就從生產力發展底形式轉變為它們底桎梏。那時社會變革底時代就到臨了。』

但是我們已曾申述過，假若以為馬克思這一論綱底意思，是說在革命到臨以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存在着完全和諧的關係——這樣的解釋就錯誤了。從生產手段開始集中到一些大的作坊和工場裏去而實際上轉變為社會的生產手段的時候起，就已發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矛盾，勞動社會性和佔有私人性中間的矛盾；在這一矛盾中『包含着現代一切矛盾底萌芽』（恩格斯語）當新的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足跡尚未達到的國家和經濟部門中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時候，『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佔有之不可調協性，就隨之而日趨尖銳了。』（恩格斯著反杜林論，頁二五五——二五六。）

可是假如以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應當解作永常的危機，解作為生產力發展之絕對無出路的情況——那樣的解釋，也是不正確的。

帝國主義是社會革命底前夜；帝國主義是寄生的、腐潰的、垂死的資本主義。但是，列寧指示道：「假如以爲這種腐潰的傾向完全排除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底可能，那就錯誤了。不的，個別的工業部門，個別的資產階級，以及個別的國家，在帝國主義時代都或大或小的力量表現着這些傾向中的某一種。整個地說，資本主義底發展要比從前快得不可估量了，但是這種發展不僅一般地變成愈來愈不平衡的，而且這種不平衡性也特別表現於資本最強大的國家（如英國）底腐潰性中。」（列寧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

列寧對於蘿莎·盧森堡所提出的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論，進行了堅決的鬪爭。依據上面評述過的盧森堡底資本積疊論來說，由於非資本主義境域（即盧氏所稱爲「第三者」）底縮小及其被吸引入資本主義生產底循環圈子中去，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就成爲不可能，用以擴大生產的那部分剩餘價值就不可能在市場上實現出來。

自動崩潰論底根本錯誤在於它瞧不見資本主義之基本的內部矛盾：生產底社會性和個人的佔有方式之矛盾。照盧森堡底觀念，彷彿資本主義發展之決定的因素是外部的矛盾；資本主義的體系與非資本主義的環境間的矛盾。但是，假使照盧森堡底理論來說，資本主義是沒有內部矛盾的，那末試問自動崩

潰論實質上跟社會法西主義的有組織資本主義論還有什麼區別呢？很明白的，這裏並沒有實質上的區別，唯其如此，所以現時社會法西派的資本主義辯護人和勞工專政底敵人，常打起盧森堡底這一理論旗幟來發表言論。盧森堡這一理論底方法論的特點，除她觀念中所存在的詭辯主義和主觀主義以外，便是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機械的、斯特盧威式的客觀主義；根據資本主義底進步性和它底不可避免性，斯特盧威（Stuwe）——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之俄國式的修正派——沈（）就做出『或是資本主義辯護人的結論……或是非政治性的（即否定政治或否定政治底重要性，否定社會政治劇變之概然性等）結論』（見列寧全集卷十八，頁三五五）盧森堡式的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論，也不可避免地要得出這樣的結論來。

毫不稀奇的，左翼社會法西派（如斯頓貝〔Steinberg〕等人）和社會主義底叛徒們（泰爾赫梅〔Thalheimer〕、勃蘭德萊〔Brandler〕之流）要擁護盧森堡底這種理論，因為他們看出這理論是他們反叛革命的實踐底理論武器啊。

在這一理論底基礎下面，又佈置下了另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敵對的方法論原則，即分裂經濟與政治，而且這也是考茨基底出發點（這點以下再說）。我們知道，盧森堡發見了資本主義之『純』經濟的

崩潰，而抽去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矛盾（生產社會性和個人的佔有方式間的矛盾）所藉以暴露的一切政治的、民族的等等複雜的具體矛盾。

爲盧森堡和考茨基之共同的方法論武器的抽象的圖式主義（abstract schematism）使他們得到了同一樣的結果——解除勞工階級底武裝；固然他們所採取的途徑是不同的：一個是通過超帝國主義論（考茨基），一個則通過自動崩潰論（盧森堡）。列寧說：「抽象地說，帝國主義之後的資本主義新階段，即超帝國主義階段，是「可以想像」的……無疑的，發展是趨向着一個唯一的托辣斯，趨向着全世界的、包括一切企業和一切國家而絕無例外的托辣斯而進行的。然而發展底向此方向進行，是處於這樣的局面之下，處於這樣的矛盾、衝突和動亂之下——這些不祇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的、民族的，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矛盾——所以在資本主義遠未發展到一個世界托辣斯，一個超「帝國主義的」全世界的諸民族的財團資本底大聯合以前，帝國主義早就不可避免地要毀滅，資本主義要轉變爲它自身的反對體了。」（列寧全集卷十八，頁三五七。）關於自動崩潰論亦可作同樣的評估。

自動崩潰論跟超帝國主義論一樣，把社會主義底事業看成不知幾百年以後的遠景了。我們不難看出，自動崩潰論是跟列寧底小商品生產之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論，吸收農民勞動大眾以建設社會主

義之可能的理論，完全相抵觸的。毫不稀奇，自動崩潰論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寶庫底優容。托洛茨基預言道：『世界的發展，尤其合衆國底發展，把歐洲驅到了這個碰壁之境。這是現時資本主義世界底基本力量，而這一力量自動地預先決定了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以內歐洲沒有出路可走的情境。』（見托洛茨基著歐洲與美洲）托洛茨基需要裝這種『超革命的』姿勢，爲的是要藉此以遮蔽他底否認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社會法西主義觀點，遮蔽他底大週期律論——這一托洛茨基貢獻給反革命布爾喬亞階級的新的辯護武器。

在國際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健將（如考茨基）底著作中，我們也可以遇到對盧森堡理論的批判。可是考茨基底批判盧森堡，不是批判她底資本自動崩潰論，而單單批判她底資本崩潰論。而且他又杜撰地把盧森堡底理論跟馬克思底理論等同起來了。

現代的社會法西主義者對於上面所引的關於生產關係轉變爲生產發展之桎梏這一馬克思底論綱，加以註釋時，把它解釋成這樣的意思：彷彿對於資本主義底生產力，造成了完全沒有任何運動底可能性。這樣他們自以爲抓住了馬克思底『錯誤』了；可是這種『錯誤』實在是他們自己杜撰的。社會法西主義者藉這樣的曲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纔有可能在他們自己的理論中，把資本主義底崩潰推移到幾

百年以後的遙遠的將來，並且埋怨馬恩二氏說他們在共產主義宣言中關於資本主義潰滅時期底預言，說得『太急促』了。

考茨基則在馬克思面前裝着『左』的姿勢而聲言他預期社會主義底勝利當比資本主義生產力跟它底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的時候要早得多。不但如此，依據考茨基底理論圖式來說，這一衝突簡直可能不發生，因為在他看來，隨着資本主義之發展，它消滅了自身暫時的矛盾，例如工業和農村經濟間的矛盾，並且促使它自己的力量充分地繁榮起來，而這種繁榮是跟工人階級福利底增進形影相隨的。由此必然要得出社會主義不可能和不需要的結論來；然而考茨基卻藉下列的詭辯說而把這個結論『免除』掉了。照他底意見，認為勞工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不斷地提高自己生活之物質的和文化的水準，不過這是勞工階級為滿足自己日益增長的需要而進行鬭爭的結果。考茨基否定工人階級貧乏化底理論，他認為勞動對資本的鬭爭之泉源是『需要底增長』。這樣說來，勞工階級是直接受惠於資本主義之發展的，因為『不論勞動跟資本底利益對立得如何尖銳，畢竟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二者都在資本加速流轉和增大的情形之下得到最大的福利』。因為『生產底問題要比生產關係底問題重要些』。因此，照考茨基底意見，我們應當促成資本主義經濟底復興，促成它底合理化，跟生產底停頓做鬭爭。

我們知道考茨基也承認勞動和資本利益之尖銳的對立的，他甚至於承認「社會鬪爭尖銳化」底可能性；但是他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根本矛盾——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本身中的矛盾，生產社會性和佔有私人性之矛盾。在考茨基看來，「生產問題要比生產關係底問題重要些。」爲什麼這個矛盾他偏偏不予承認呢？因爲這個矛盾是永常的，始終存在於資本主義的，它隨資本主義之發展進程而不斷地再生產，並產生一切其他的矛盾。依照上述馬克思底論綱來說，它只有在社會變革中纔能得到解決。

社會變革底法則是諸矛盾社會底發展法則。社會法西主義卻企圖駁斥社會變革法則底這一性質。譬如考茨基把社會變革底活動範圍只限於由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的過渡。古代東方和希臘阿提喀（Attica）底劇烈的階級戰爭，他也不把它們看作社會變革，而確定它們是「叛亂。」據考茨基斷言，劃定這種界限的理由是上述歷史時期底階級戰爭，縱然亦促成了政治的變革，但並未在生產方式中和社會生產力發展中引起任何「社會的」變化。

考茨基這一斷說底含意是十分明顯的。說明嚴格劃分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之界限的理由，——這在考氏看來是極重要的。考氏所以需要這樣做，是爲了要證實現代生產方式中的變革，能够而且應當取

「經濟民主」底途徑來完成，而用不着政治的變革，亦即用不着勞工階級底專政。他自己站在布爾喬亞意志主義（或主意說）的立場，而把俄國的十月革命解釋成沒有社會內容和社會根據的「波爾塞維克的意志主義」底產物。

考茨基用了直接歪曲歷史事實和曲解歷史前途的代價，購買了上述對於社會變革法則的限制。

歷史完全證實了下列論綱底正確：「就一般的特徵而言，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布爾喬亞的諸生產方式，可以看作經濟社會形態底諸按步前進的時代」（見政治經濟學批評一書之序言）。關於資本主義創造了比封建時代大得多的勞動生產率這一點，考茨基本人也不加否認。但是從奴隸所有制過渡到封建制是表示勞動生產率發展到了更高的階段。在那時以前，羅馬的大地產（*Latifundium*）是無生產性的，其結果就造成奴隸勞動力極度的不值錢的局面。在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以後，奴隸底價格只值十哥比了。奴隸便是物價低廉底尺度：「像西西里人（即自西西里運出之奴隸）一樣便宜」——這是當時極流行的一句諺語。

在那時候發生的殖民制，以後的封建制度底萌芽形態，已經給了比奴隸經濟更大的勞動生產率。所有這些轉變，由古代東方的專制和古代奴隸制到封建制，以及由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轉變，都是勞動生



產率按步前進發展中的諸階段，同時又是在歷史中血的書頁上記載着的奴隸暴動、農奴暴動、極度殘酷的階級戰鬪。所有這些轉變，都是經過現存生產方式之革命的改變而完成的。無疑的，這並不是說，歷史到處都是按步前進的經濟發展之連接線而絕無後退、退化和個別文化底毀滅等現象的。但是整個兒地說來，爲自己開闢道路的正是這一條發展路線；表現這一路線之特徵的是一個階級底政治統治之被推倒，別的階級之奪取政權而將社會抬到一個更高的歷史階段。還有一點也是無疑的，就是每一這樣的社會變革，都各有它自己特殊的面貌的；假如我們根據布爾喬亞革命跟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有深刻區別這一點而否認布爾喬亞革命底事實，那是很荒謬的。

這樣看來，社會變革底法則包含着以下的內容：（一）一切階級社會之根本的、推動的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二）這種矛盾是永常的，它在現存的社會形式範圍以內沒有克服底可能，而只有在社會變革中纔有可能解決它。

我們不要以爲這個基本矛盾是跟其他諸社會矛盾並立而存的，是在它們以外而跟它們脫離的。考察了現存社會經濟形態底一切具體的多樣的政治和經濟的矛盾之後，我們就可看出，在這一切矛盾之上，放着一個它們所共同的基础，這個基礎便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底矛盾。所有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矛

盾部是構成它們底本質的這個基本矛盾底表現形式。

資本主義社會內的這一根本矛盾，在它發展底現階段上，在下列諸矛盾上表現出來：（一）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間的矛盾；（二）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三）戰勝諸國間的矛盾；（四）戰勝國與戰敗國間的矛盾；（五）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中間的矛盾。爲要使資本家能夠剷除這一切矛盾底根源，即剷除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他們必須先停止做資本家。這一矛盾底永常性——指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而言——使社會階級間的鬭爭成爲不可調和的鬭爭。這便是馬克思底社會鬭爭論底全部實質。

社會變革底使命，在於根除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毀滅那已成爲生產力發展之桎梏的諸生產關係。這便是社會變革底經濟任務。但現存生產諸關係之體系是被統治階級底政治力量——它底國家——維護着的。因此代表未來生產方式的那個社會階級之取得政權底任務，就發生了。社會變革不能不同時成爲政治變革。不但如此，爲經濟之集中表現的政治，『不能不具有駕於經濟之上的首要性』（列寧語）。變革底政治任務，在社會變革底全部發展過程中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對於社會變革之經濟的和思想的任務具有決定意義的。握着物質的生產手段的統治階級，『因此它也握着精神的生產手段；由於

這個緣故，所以它同時又一般地統治着那些沒有精神生產手段的人們底思想。」由此就得出如下的結論：『要推翻舊統治的那個社會階級，只有在變革中纔能清除舊社會底一切污垢而成爲能够創造新社會的一個階級。』（均見馬恩文存卷一，頁二〇七。）

當作社會鬪爭之高級表現看的變革，是這一鬪爭底所有三種形式——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底統一體，是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變革底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中，決定的作用是屬於革命階級之政治鬪爭和政治任務的。在社會變革底各個階段上，這種變革底一方面或另一方面，表演爲當前急迫的任務，列入第一位的任務。列寧寫道：『任何未來的政黨底第一個任務是說服大多數民衆，使之相信該黨政綱和策略底正確性……現在這個任務當然尙遠未完成但其主要之點卻已解決……吾黨之第二個任務是取得政權和鎮壓剝削者底反抗。這一任務現在也尙未徹底完成，這是不可以忽略的。現在又輪到一個當前急迫的，爲現時之特徵的第三個任務了：組織對俄國的管理』（鄔氏全集卷二十二，頁四四一）  
照列寧底意見，這便是變革過程底辯證法。

布哈林所提出的變革底圖式（Scheme）是這一系列變革過程觀底充分的歪曲。依照布哈林和克里茨曼（Kristman）底理論，社會變革在其發展過程中順次地要經過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觀念

的變革。『這個觀念的變革包括舊心理和舊意識形態底崩潰（它是被爆發出來的生活事實所破壞的）和新的、真正革命的心理和意識形態底創立。』社會變革底第二個階段是政治的變革，即新的社會階級起來奪取政權。『變革底第三個階段是經濟的變革。』最後，變革底第四個階段則為技術的變革。這便是布哈林所設想的社會變革底『硬碰硬』的程序：這四個階段一個一個順次地過去，像經過四堵壁壘一樣；這四堵壁壘都排列得一堵與一堵中間相隔着一定的距離，而社會變革則一堵一堵順次地跳過去。布哈林始終忠心於他自己的機械論的圖式，粗暴地把變革底一方面從另一方面分裂開來，將它們一個一個地排列起來。布哈林認為政治變革完成於奪取政權之時，思想變革則完盡於人民對舊制度表露不滿之時。照這樣說來，那末在政治變革底階段上就任何思想變革底任務都不存在了；第一堵壁壘取得了，思想的過程就已安然發展到革命心理和革命的意識形態佔有統治地位的方面去了。同樣的，在經濟變革底階段上，也沒有政治任務底地位。爲着追求建築師的『雅潔』，布哈林把歷史的現實完全忽略了；在他底圖式中，歷史的現實是怎麼也放不進去的。

照布哈林底見解來說，在政治變革底『階段』上，是任何思想變革底任務都已經沒有的，因爲這時『業已完成的』思想變革已成爲過去的事情了。但這種見解被列寧底下列指示堅決地駁斥了：『假如

沒有極大多數的勞動者對於他們底先鋒隊——勞工階級——的同情和擁護，勞工的社會變革是不可能的。但是這種同情，這種擁護不是突然到來的，不是靠投票來決定的，而是靠長期的、艱苦的、嚴酷的社會鬭爭而取得的。勞工階級為取得大多數勞動羣衆底同情和擁護而做的社會鬭爭，並不終止於勞工階級之取得政權。在取得政權之後，這一鬭爭仍然繼續進行，不過形式不同罷了。『對於運動底先鋒隊——勞工階級——本身來說，情形亦復如是。勞工階級之觀念的和意識形態的解放，不是在奪取政權以前靠一剎時的一個舉動來完成的。統治階級之意識形態的權力有那樣強大——這是我們已能相信的——以至於在它底經濟和政治的失敗以後，它還遺留着自已過去的精神統治底大量『遺產』以消滅階級為已任的勞工階級尚須長期地堅苦地為滅絕這種『遺產』而努力。

社會變革底辯證法是這樣的：假使說取得政權底條件之一是『下層已不願再照舊生活下去』，那末勞工專政底建立便成為使『下層已願照新的方式生活』之必要的條件了。勞工階級之經濟的和政治的勝利變成使大眾心理和意識形態革命化的最強有力的武器了。

關於社會變革底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的情形，亦復如是。在布哈林看來，政治變革在奪取政權之時已告完盡，從此以後就開始『國家曲線底下降』了。在他底機械論的圖式中，支持政權、鞏固政權底問題

是不存在的。這裏又暴露着布氏底不了解勞工專政之爲社會鬪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而且這種鬪爭，在社會主義建設底一定階段上，還是要尖銳化的。這裏也暴露着布氏底不了解以下的一層道理：只有解決了自己的政治任務，堅持和鞏固勞工專政底任務，勞工階級纔能解決變革底經濟「階段」上的任務。因爲問題只是這樣擺着（卽照馬克思主義的見地，也可以這樣提出來的）：「一個社會階級對於問題沒有正確的政治的看法，它就握不住統治權，因而也就不能解決自己的生產任務」（列寧語）。

我們還記得列寧說過這樣的一段話：「爲要吸取大多數民衆到自己方面來，勞工階級就第一應當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取國家政權到自己手中來；第二應當行使蘇維埃政權……；第三，它應當用革命手段以實現犧牲剝削分子而滿足大多數非工人階級的勞動大衆底經濟需要，藉此以根除布爾喬亞階級和小布爾喬亞妥協派在這種勞動大衆中的影響。」

對於變革底技術方面的任務，上述的見解也完全適用。在蘇聯第二屆五年計劃中所規定的國民經濟之技術改造，按照布哈林底圖式，則應當進行得少緊張些而多平穩些，因爲在蘇聯社會變革之政治的和經濟的階段業已「完成」。但是實際上蘇聯編製二屆五年計劃底方針，並未把技術改造底任務跟消滅私有財產和消滅階級底任務，跟酷烈的社會鬪爭底任務，以及跟文化變革底任務，分裂開來。

因此我們認定，變革之政治的、思想的、經濟的各方面，是在統一的、不間斷的、變革過程中聯繫着的。在變革底進程中，一個時期和另一時期交替地轉換着，每一時期相應地提出這個或那個主要的任務來。可是統一的變革過程中之經濟的、思想的等等各方面所結成的那個環結，卻是基本的政治任務底解決。例如蘇聯之進入社會主義底時期，國家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農村經濟之集體化——這樣就同時在提出和解決經濟「階段」底任務，技術改造底任務，大眾心理和意識形態革命化底任務，以及鞏固勞工專政之力量底任務等。在變革底鍊條中，每一個圈環都跟別的許多圈環聯繫着，而這種聯繫「不像平常鐵匠所製的鍊條中的聯繫那樣的單純和粗笨。」（列寧語）

布哈林底變革綱領（圖式）跟考茨基底分裂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分裂經濟和政治的見解是無甚區別的。它拿政治和經濟底分裂觀來替富農和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分子的理論（這是布哈林在一九二九年所發表的理論——沈）奠定基礎。它重復着孟塞維克的革命底「文化前提」的囈語，彷彿在別的階段以前必先完成「思想變革」似的。

我們現在可以把上述一切，簡單地做出下列的結論來。在劃分爲諸階級的社會內，基於某一社會形態之內，部發展而發生的由一社會形態到另一形態的運動，除了經過變革以外，便不可能有別途徑。社

會變革之出發點爲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衝突；它底任務是要消滅現存的生產關係之體系和創建一新的生產方式；它底手段是由那個代表這一未來的生產方式的社會階級來取得政權。

這便是階級社會發展中任何社會變革所具備的一般的定義。

但是社會變革論底創導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又是唯物論辯證法底創樹者。他們同時又是發展着的世界勞工階級底革命運動底偉大的首領。他們底變革學說，因此不能祇建立在一般的變革理論上。他們所發見的社會變革底一般法則，他們還會加以深入的研究，揭露了戰鬪的勞工階級所完成的那些具體的變革形式之特殊的規律性。一般的社會變革論，被它底創導人發揮成爲具體的勞工變革論了。以下我們就要考察馬恩列諸氏所發展的那些勞工變革之特徵和特殊的規律性了。

## 第二節 馬恩二氏對於變革的見解之發展

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已經提到過行將到來的變革，它底不可避免性，並提出了批判布爾喬亞政治底任務。

「政治問題只是用政治的言辭來表現人類底統治和私有財產底統治中間的區別。」不僅如是，「



政治的國家是人類實際戰鬪底指導」（著者加點）因爲它「在自己的形式底範圍以內，即在特殊的共和國形式範圍以內，表現着一切社會的戰鬪需要，真理。」批判政治的意思就是「將這一批判跟實際的鬪爭聯繫和等同起來。」

在黑格爾法權哲學批判一文中，馬克思進一步地發揮了自己視政治爲「人類一切戰鬪之積纍」的那種見解，他說「激進的變革只能是激進要求之變革。」而馬氏認爲純政治變革底思想是一種空想。社會變革底動力是解放者階級，後者底要求和權利「實際上就是社會本身底要求和權利。」這個階級便是「社會的頭腦和社會的心房。」這個特殊的階級就是勞工階級。克服中世紀制度的局部的勝利不能給德意志以自由。「假如不消滅一切奴役制，則在德國任何奴役制也消滅不了。」「這種解放底頭腦是哲學；它底心房則是勞工階級。」（以上引號中之辭句，均係馬氏所說——沈）

馬恩二氏關於變革不可避免之見解，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一書中已有了開展的發揮。這裏，因爲他們已經發見了唯物的歷史觀，他們就得出了一系列的結論：「意識底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精神的批判所能消滅……而只有靠現實的社會關係之實際的變革纔能消滅，所有這一切唯心的支派，都是從那些社會關係中產生出來的歷史底動力，不是批判而是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從不可避免地成熟起來

的諸物質前提（如「各種的生產力，革命羣衆底教育，這種羣衆不僅有反對現存生產制度底個別方面的意向，而且也反對這各方面所賴以建立的全部活動。」）得出社會變革之不可避免的結論來的。我們要順便指出，在這裏（按係指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一書中——沈）跟在黑格爾法權哲學批判中一樣，馬克思再三鄭重指出，變革成熟底標誌是矛盾底成熟和革命的社會階級對於這些矛盾的認識。孟塞維克將自己的變革「成熟」論去跟馬克思底名字聯繫起來的一切嘗試，便是公然偽造馬克思理論的明證。

社會變革底不可避免性已爲馬恩、二氏所再三肯定，他們把這一變革解作暴力的變革，解作人類之「物質的衝突」。在「哲學底貧困」中，馬氏認定勞工階級爲自己隊伍底團結和聯合而奮鬥，乃是「未來戰鬪之必需的元素」。隨着勞工階級之由「階級自在」轉變爲「階級自爲」，工人大衆所維護的利益就變成工人階級底利益了。但是社會階級間的爭鬪總是政治的爭鬪，因爲「政權正是公民社會中諸社會階級間的矛盾之正式表現啊」。所以，當社會階級底矛盾達到最高緊張程度時，它們就不可避免地要促成「粗暴的矛盾，人類之物質的衝突」。馬克思在他底著名的作品中做結論道：「別說社會運動是排除政治運動的，政治運動而同時不是社會運動，——這樣的政治運動是從未有過的。只有在將來不

復有階級和階級矛盾的局面之下，社會的進化，纔不成爲政治的變革。在那時以前，在每次社會底全部改造底前夜，社會科學底最後一句話總是：「不戰鬪，便死亡；不流血，便消滅。」這便是不可抗拒的問題底提法。」

差不多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底前夜出版的著名的共產主義宣言，這不僅對於勞工階級以後的全部發展過程有着一般的意義，而且同時又是當時具體的革命形勢之某程度內的反映。

列寧說：「共產主義宣言底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不祇是大思想家，而且還是跟他們那時代底工人運動有密切聯繫和領導它底前進隊伍的真實的革命家。」（列寧全集卷十二）宣言底作者予當時存着着的各派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的社會主義以銳利的批判。宣言作者對於德國的或「真實的社會主義」給以最激烈的批判，斥責德意志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者拿他們底作品去削弱勞工階級底革命力量，阻撓羣衆去參加運動，阻撓「驅使羣衆去思想和行動。」而宣言中批判布爾喬亞社會主義的那幾段文字，直到現在仍能完全適用於今日社會民主派領袖們底「經濟民主」論。「這一形式底社會主義，企圖誘致工人們從一切革命運動中脫離開來；它確定地說，能予工人階級以實惠的，不是某些政治的改變，而只是物質的生活條件，經濟關係底改造。但是這派社會主義所說的物質生活條件底改造，並非指布

爾喬亞生產條件底消滅，須知這一消滅只有用革命手段纔有可能，而是在現存生產組織基礎上實施藉行政手段的改良，因而這種改良絲毫不會改變資本對僱用勞動的關係；最好也只能做到替資產階級減少它底統治上的費用和使國家經濟簡單化而已。

最後，批判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應受的譴責是：它「完全不把勞工階級看作任何歷史的自動力，也完全沒有看見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運動」；在烏托邦（或空想）社會主義中，「逐漸前進而成爲一個階級的勞工階級底組織底地位」，應當爲「他們自己發明的社會組織」所佔有；他們（指空想社會主義派——沈）拒絕「一切政治的，特別是一切革命的活動，而企圖用和平手段，藉一些小規模的，自然必歸失敗的試驗，去達到自己的目的。」

修正主義者（這是下面要講到的）提出了關於「兩個馬克思」的神話；他們把共產主義宣言歸到彷彿馬克思尚處於革命家「白朗基」（Blanc）影響下的那個時期。他們宣佈該宣言爲陳舊之作品，而宣佈馬恩、二氏爲白朗基主義者或巴比夫（Babouin）底信徒。他們底理由之一是說：在宣言中，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祇有巴比夫底作品沒有被批判到（？——著者）關於他們祇這樣講，什麼他們在大革命中提出了勞工階級底要求——「這樣的斷語無論如何是與時代相衝突的（？）！」

（著者）該宣言之革命的行動綱領，從頭到尾貫澈着白朗基主義」（見柏恩斯坦著社會問題）

誰都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明確地看到和指出了巴比夫主義底缺點——它底「粗笨的共產主義」和粗笨的平均主義。大家也都知道共產主義宣言底作者對於白朗基派和巴比夫派祕密團體陰謀方法，是採取否定態度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確會重視巴比夫的特別白朗基主義中的革命的暴力鬪爭底方法。但是無論馬克思或恩格斯，他們二人都堅決地排斥白朗基主義的不建立在工人大衆上的革命小組底鬪爭方式。「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指示出來，巴黎公社底經驗排斥了白朗基主義，保證了大多數人之直接的、無條件的統治和大衆底積極性，這只是因大多數人自己自覺的行動而達到的」（列寧語）

在宣言中我們已可看到勞工階級專政思想之萌芽。宣言底作者提出了下列的論綱：「在我們描寫勞工階級發展之最普遍的狀況時，我們發見了在現存社會內部的相當隱祕的內戰，這種內戰逐漸發展下去，一直等到它轉變爲公開的革命爲止；而勞工階級則藉暴力推翻資產階級，以建立它自己的統治。」

宣言中又云：「勞工階級利用它自己的政治統治權，為的是要從資產階級方面剝奪其全部資本，要把全部勞動工具都集中到國家手裏去，即集中到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勞工階級底手裏去，並且要儘可能快地增加大量的生產力。就是說，這只有藉專斷地侵入財產權和布爾喬亞生產條件的手段，纔能做到；這些辦法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夠的和不可靠的；可是在運動底進程中，它們卻會自行轉變而必然成爲改造一切生產方式的手段。」

這樣看來，馬克思在這裏已經提供了一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中的勞工階級之嚴密的行動綱領：奪取政權，推翻資產階級底統治，從他們手上剝奪生產手段而使之社會化，集中現有的勞動工具到「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勞工階級」手中去，亦即集中到勞工國家手中去。這種勞工階級的國家儘快地發展着社會化的生產；而在這種改造底進程中，並且還採用着強力侵佔財產權的手段。在宣言終了時，作者再一次地着重指出：共產主義者絕對不想隱瞞，他們惟有藉暴力推翻現代社會制度這一手段，纔能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大家知道，宣言是一八四八年寫成的。可是這裏已經有了破壞布爾喬亞國家機體底觀念底萌芽，宣言底結論就歸結到這一觀念上去，因爲假如說勞工階級需要反資產階級的特殊強力組織的，那末自

然而要得出以下的結論來，即這種組織底建立，若不破壞布爾喬亞階級爲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而創造的那個國家機體，就沒有可能。而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經驗之後，特別在勞工階級底六月失敗底經驗之後，馬克思在其致惠德麥埃（Weideneie）函中就把宣言中的基本觀念具體化爲直接的「勞工階級專政」底口號了。

在哥達綱領評判中，馬氏重新又提到勞工階級專政底問題，他作了下列的闡述：『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互着一個由前者到後者的革命的改造時期。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也適應着這個時期，而這一時期底國家，除了勞工階級之革命專政以外，就不可能有別的。』

馬恩二氏視勞工專政爲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手段，而不主張等待着讓小生產完成它循資本主義的道路的發展。恩格斯直捷地寫道：『我們不要等待資本主義發展之最後的結果，在尚存在着小生產的時候我們就當開始創設共產主義社會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這一論綱，是跟他們對於勞工階級成爲勞動大眾解放者的這種歷史使命和農民大眾有走上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之可能的這些見解相關聯的。恩格斯說：『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要實行一切可能的辦法，務使他們底生活能够優裕起來使他們能够容易過渡到集體的生活。』

我們所以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為獨立勞作的小農有走到我們這方面來的可能，而且也是根據直接的黨派利益的。與勞工階級有聯繫的農民數量愈大，我們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的農民數量愈大，總改造底實現就愈快而愈輕易。假如我們老在等待這種改造，一直要等待到資本主義的生產到處都已成熟到極端的地步，等待到最後的一批小農生產者都變成了資本主義生產之犧牲品的時候，那對於我們是不利的。」

上述兩個論點——勞工階級在勞動大眾解放鬪爭中表演領導作用的這種歷史使命和獨立勞作的小農有走到勞工階級這方面來的可能——馬恩二氏底這兩點見解，是跟他們所發揮的不停頓革命論（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按此與托洛茨基所倡言之「不斷革命論」有本質上的區別——沈（相）關聯的。斯大林在其將帕爾夫斯、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和馬克思的做比較時，寫道：「我國的（蘇聯的——沈）」「不斷論家」從馬克思那裏抄襲了這個理論，多少地改變了它底面貌，可是這一改變就「損壞了」它，使它成爲不適合實用的東西了」（斯著：列寧主義諸問題，頁三一）。

這一改變面貌和損壞，大家都知道，乃表現於托洛茨基主義之否認關於勞工階級在布爾喬亞民主變革中的領導權觀念底意義和估量農民爲一完全反動的羣衆。因此馬克思和托洛茨基底觀點是直接



衝突的。前者並不主張「在五十年代（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沈）的德國，變革底事業要直接從勞工變革開始，而僅僅主張須以勞工階級的國家政權完成變革底事業」（斯大林語），後者則主張從沙皇直接跳到工人政府。

在註釋一種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件（中央委員會致共產主義者聯盟之通告）的著作中，也有人持這樣的見解：彷彿說列寧底不停頓革命觀跟馬克思底學說有區別，彷彿依後者底意見，「勞工階級在布爾喬亞民主革命中並不表演領導作用的」（見包波夫和萊士夫斯金合著之論布爾喬亞民主變革之轉變為社會主義變革一書）。他們指出來，彷彿在馬克思學說中，我們找不到關於勞工和農民之革命民主專政的觀念。這樣的了解馬克思，就等於對托洛茨基主義讓步。這是基於對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之不正確的理解而產生的。根據該通告中沒有工黨參加政府底觀念這一事實，還不能做出結論來，說馬克思是否認勞工階級在布爾喬亞民主變革中之領導權底意義的。此外，我們還必須估計到各種類似的布爾喬亞民主變革在資本主義發展底各個階段上之諸特點。

在該通告所述及的那種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德國的布爾喬亞民主政黨底極大的有組織性，「革命民衆底失敗」等等），根本就談不到勞工階級在五十年代的德國布爾喬亞民主變革中的領導權。但

是由此而做出結論來，說馬克思和列寧的勞工變革論底區別，彷彿在於馬氏底否認勞工階級在布爾喬亞民主變革中的領導權底意義——那是不對的。馬氏底不停頓革命觀是列寧底革命理論底基石；這種觀念，列寧拿它來加以具體化和進一步的發揮（此點以後詳述）使之適應於獨佔資本主義時代底新條件。

在上述的通告中，這一不停頓革命觀表現於下列一段文字：『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要想藉實現盡可能多的上述的主張，盡可能快地結束革命，可是我們底利益和任務卻在於使革命不停頓地進行，當或多或少有財產的階級尚未從統治地位上被消除掉的時候，當勞工階級尚未取得國家政權的時候……他們底（即工人們底）戰鬥口號應該是不停頓的革命』（馬恩全集俄文版卷七，頁四八三與四八九）

這個理論底實質，我們已經知道，是在於承認勞工階級在布爾喬亞民主變革中的領導權，承認農民之革命的可能性，承認勞工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力，以及在於由布爾喬亞民主變革過渡到社會主義變革的轉變底學說。而我們應當認定，季諾維夫對於馬克思的不停頓革命論的解說，是歪曲的。季氏將這一理論僅視爲『與下降的變革有別的變革底上升路線』之公式。這裏季諾維夫所表現的表面的經驗論，恰恰把問題底實質放過了。他底解說恰巧完全配托洛茨基主義底口味，因爲托洛茨基派的『不斷論』

也完全適合於變革底「上升」路線之公式的。

馬克思底變革觀之進一步的發展，關聯着以下兩個重大問題之解決：（一）應如何實現由布爾喬亞國家到普羅列塔利亞國家的交替；（二）拿什麼來代替被破毀了的布爾喬亞國家機體。

根據一八四五到一八五一這幾年大革命底歷史經驗，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政變記（*The 18th*

*Burn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中發揮了以下的一些論點。

行政權及其屬體——官吏和常備軍——是封建制崩解時君主專制時代所產生的。布爾喬亞社會底發展，促成政府權力集中底進步及其威權之非常的擴大，並促進這一國家機體之日益完善。行政權一直達到了「對抗革命的驚人的寄生組織之極端的完備」。這是促使「一切反對它的破壞力量集合起來」的惟一原因。變革底進程不可避免地提出了破毀國家機體底任務。過去的「一切變革都只改良這一機體，而不去打破它」。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地答復第一個問題——應如何實現由布爾喬亞國家到勞工國家的交替底問題。

巴黎公社底經驗是馬恩二氏進一步地確定他們對於勞工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的見解之出發點。他們所做的第一個結論是：「公社證實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抓住現成的國家機體而運用它來求達

到自己的目的。』在法蘭西內戰中，我們發見了以下的論點：『帝國之直接的對抗者是公社。』『它不是但要廢除君主制式的階級統治而且要廢除階級統治本身的那種共和國底特定形式。』關於勞工國家底新類型底性質，在本書前面論『勞工專政』的一章中，已經詳加說明。這裏所要着重指出的，只是馬恩二氏在做必須破毀布爾喬亞國家機體的那個結論時，他們會集中精力去探求一個能够實現勞動底經濟解放的勞工階級政治統治底形式。而依照他們底信念，認為巴黎公社正是『破壞布爾喬亞國家機體的勞工革命底第一次嘗試』和『最後被發見的，可以而且應當用來代替被破壞的機體的那種政治形式』（見列寧全集卷二十一）。

以上所述馬恩二氏對於社會變革的觀點告訴我們，那種企圖藉馬克思之名以掩蔽自己叛節行為的改良主義和社會法西主義底全部謬誤。它們（即馬恩底變革觀——沈）同時又暴露了今日社會法西派所幹的那種偽造和冒充的行為，提出存在「二個馬克思」底理論來：彷彿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馬克思頗接近於白朗基主義，而七十年代的馬克思則『解除了』他青年時代的烏托邦的幻想。

社會法西主義者為加強他們自己的『理論』計，援引了以下的文件材料：（一）恩格斯給法國的階級鬪爭一書所寫的序言；（二）馬克思在海牙所發表的演說，在那篇演說辭中馬氏表示了七十年代

的英國和美國之非革命的發展底可能性。列寧對於馬氏這段演辭，曾加以特殊的探究，他斷說馬氏這樣的設問是很公允的，而且絲毫也不跟馬氏論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之暴力變革的總觀念相衝突。列寧解釋道，馬克思所說的是獨佔資本主義以前的英國，當時英國的軍國主義和軍閥官僚制尚未發達而非革命的發展底可能性亦尚未被消除。至於恩格斯給法國的階級鬭爭所作的序言，這裏社會法西派所憑藉的文件，恰正是柏恩斯坦所故意予以曲解的文件。關於這一偽造，恩格斯在其致拉法格（一八九五年）信中，寫着下列一段話：

「X君跟我玩了一次巧妙的手法。從我給馬克思論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的法國的一些論文所作的導言中，他截取了一切能夠讓他無論如何要擁護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的辭句；這種策略，從某時候起是他所方便宣揚的，特別在現時，柏林正在準備實行非常法的時候。我介紹這種策略，只是給現時的德國的，而這却是一個重要的附帶聲明啊。在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大利，這種策略不能完全採用，而在德國則到明日它可能成爲不適用的了。」（馬恩文存卷一）

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勞工變革之特徵的各種見解做一總結時，我們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重要的論見來。

一、勞工變革之創造的任務——這是完全特別的一種。它跟以前一切變革都不能作任何的比較。特殊地跟布爾喬亞變革不能作比較。布爾喬亞變革在封建社會底母胎中已經找到了資本主義結構之現成的形式。而『勞工階級的變革則是在沒有或差不多沒有社會主義結構底現成形式之時開始的。』（斯大林語）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革命的轉變，需要一整個的過渡時期。

二、勞工變革底創造任務。不僅在經濟的社會改造範圍內而且在政治關係底範圍內，都比較得不可言喻地複雜。——這裏跟考茨基的理論相違反的，照考氏底理論來說，彷彿勞工階級跟資產階級不同之點，在於前者是從先前已經取得勝利的民主制開始其活動的。就布爾喬亞變革而言，奪取政權底意思就是政治組織各機關中人事底更換，可是勞工階級底任務却在粉碎布爾喬亞國家機體和創造一新型的國家。

三、照考茨基底理論，又彷彿勞工階級的變革發生於布爾喬亞民主制興盛底條件之下，當時『決定的政治戰鬪是不用砲火的武器來進行而是藉選舉票來進行的』（考著唯物史觀）發生於『溫和的政治傾向和人道發揚』底條件之下，——但事實上跟考氏底理論相反，勞工變革遇着了被推翻的資產階級之空前酷烈的反抗，因此它不得不採取堅決的暴力的鎮壓剝削者之反抗的各種方法。

四、布爾喬亞變革不能稍稍長久地團結勞動大眾在自己的周圍，勞工變革則不同，它代表大多數被剝削民衆之久長的利益，其任務在於使被資本剝削的大衆與勞工階級維持久長的聯盟——它，勞工階級是這種大眾在從資本主義壓迫下爭取解放的鬪爭中的領導者。

這些就是勞工變革之最重要的特徵。

#### 第四節 列寧底勞工變革論

勞工變革之諸法則，是馬恩二氏在工業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所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發展之新的、帝國主義的階段，產生了一些完全新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列寧在其勞工變革論中一一給了解答；而他底勞工變革論則是馬恩底變革論發展中的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

列寧底勞工變革論底出發點，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發生的那些新的法則；那些法則表現着前獨佔時期的資本主義之轉變爲獨佔資本主義；前一時期底特徵爲相對平滑的進化和「和平」地普遍於全地球，後一時期底特徵則爲資本主義之突躍式的發展，資本主義諸矛盾及其發展不平衡性之強化和尖銳化。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取日益增長的各種新衝突底形式而再生產出來；向來內在於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之內部的矛盾，此時更加尖銳化了。社會法西派斥責列寧主義，說它提到了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和資本主義底外部矛盾，而似乎把內部矛盾擱置到後面去了（見一九二九年一月號，*Die Gesellschaft*）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底辯護士和他們底應聲蟲却完全否認這些內部矛盾底存在，他們創造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底烏托邦。然而實際上資本主義底外部矛盾乃發生自它底基本的內部矛盾，而且加深着，極度地加強着這些內部矛盾。帝國主義時代又創造了另一個矛盾——整個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中間的矛盾。而這是這樣的一個矛盾，它『從根本上揭露着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將它們集合於一個結，把它們轉變為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底生死問題。』（斯大林語。）

◎ 資本主義發展底帝國主義階段所具備的那些新法則，按照新的精神，提出了勞工變革論底一切重要問題。首先按照新精神提出了勞工變革勝利底條件底成熟問題。馬克思在一個聞名的論綱中寫道：『沒有一個社會經濟形態是在全部生產力充分發展以前，當它（指社會經濟形態——沈）尙是生產力發展之空場的時候，會自行崩潰的。』在社會帝國主義的理論家中間，有一種人——例如孔諾夫，指出那



些資本主義尙未發展的國家，援引馬克思底這一論綱以證實時資本主義尙有充分的餘地向發展。因此資本主義崩潰底條件尙未成熟。還有一些理論家——例如考茨基，則爲要證實資本主義關係之不可動搖的穩固性的立論而予上述馬克思的論綱以限制，認爲這個論綱只適用於今日以前所存在的一切階級社會底形式。『但須除開工業資本主義，因而亦即除開勞工變革底時期。』（考著唯物史觀）

孔諾夫把上述馬克思論資本主義生產力底成熟性的論綱，試用於每一個單獨的國家中去。考茨基也從個別國家之隔離的觀察出發，他否認帝國主義之爲資本主義底特殊階段這一意義，這是大家知道的。可是實際上帝國主義却將一切個別的國家，一切個別的民族經濟聯結成爲一條統一的鎖鏈——世界經濟了。這就是說，關於尙有生產力發展之餘地存在否的問題，應當從全部世界經濟底局面上去尋求解答。那末我們就知道，資本主義的框子久已成爲生產力自由發展之障礙了。帝國主義的戰爭，尙在該次大戰期間就已發生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目前在這一總危機基礎上開展着的戰後第一次的世界經濟危機，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之實在的威脅，侵略蘇聯的空氣日益緊張（此空氣現已轉變爲直接的軍事進攻底準備了）。布爾喬亞國家內政上法西斯主義化進一步的強化——所有這一切事實都是上述情勢底明

證。這些事實昭示着，資本主義——它當然尙未陷於絕對無出路的面——正在這樣的道路上找尋出路，那些道路却使它底出路可能範圍愈縮愈小，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不復適應於生產力發展底狀況了。此外，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說到生產力成熟性的問題時，偏偏「忘掉」了最重要的生產力——勞工階級——底成熟，「忘掉」了它底貧乏化和它底自覺程度底提高！

但是假使說世界經濟底資本主義關係業已成爲生產力發展之桎梏的話，那末這並不是說，這種關係底消滅正應當在那些資本主義關係最發達的國家內開始。由於帝國主義將各個國家聯結成爲一統一的鏈條，所以不一定是這樣的一種局面。在某一特定的國家中，資本主義關係底成熟程度應當很精確地適合着該國內部矛盾底成熟程度，因而亦很精確地適合着帝國主義力量底衰弱程度。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之不平衡的、突躍的發展法則，促進了帝國主義這個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之衰弱化。這一法則造成了這樣的情勢，即「帝國主義底世界陣線容易爲革命方面所擊破，而在個別的国家方面這一鏈條之斷裂，也成爲很可能的事了。很明顯的，帝國主義底陣線在比較薄弱的地方就容易斷裂。」因此我們應當說，勞工變革不一定要在工業最發達，產業工人有多少，農民有多少的地方開始，而往往要在帝國主義底陣線受打擊最重，鏈條底環子最薄弱的地方首先開始。

帝國主義的鎖鏈中存在着一些薄弱的環子，這就是使帝國主義陣線更快和更容易破裂的條件。在鏈條底弱的一環上，就有斷裂底可能。但是它不會自行斷裂的，而是應當有人去打斷它的。爲要讓某一國家，要打斷帝國主義底鎖鏈的那個國家，能够做到這一點——那就需要『這國家底工業和文化程度發展到某一最少限度，有某一最少數量的產業，勞工階級，這國家中的勞工階級底革命性和勞工階級的先鋒隊，並且有能够跟隨勞工階級去做這一國的堅決的反帝鬪爭的勞工階級之可靠的盟友。』（斯大林語）換句話說，爲要在薄弱的一環上打斷這副鎖鏈，就需要這一環從工業發展底觀點看來是相當地薄弱，尙需要在這國家中有一定的反帝力量底狀態存在着。當然，這種反帝力量底狀態底估計，不能用一個什麼圖式來表達的；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期，這種力底配合是可能不同的；將來繼蘇聯之後去打斷帝國主義陣線的那個國家，在它自身發展底諸種條件又將加添一個這樣巨大的反帝力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邦。

有時我們會遇着下列的意見，以爲解說勞工變革爲帝國主義鏈條中最弱一環底斷裂之結果，彷彿可以走到宿命論底立場上去，因爲『照這樣講來，那末要斷定世界革命開始爆發的那個國家，只要確定這個最弱的國家和只要從那裏等待革命底開始就行。』（見包波夫與萊士夫斯金合著論由布爾喬亞

民主變革到社會主義之轉變，頁一四七。）憂慮到這一層（即走到宿命論上去——沈）的作者，因而提出了以下的、顯然不正確的論見來：「世界革命開始於較薄弱的，但亦為帝國主義的那些列強」（同書）這樣說來，該書作者把像印度這類國家中鎖鏈斷裂底可能性完全排除了。從上引的文句中可以看出，作者這裏把帝國主義鎖鏈中薄弱的一環底問題解釋成要打破這一陣線的那個國家底薄弱性底問題了。這也是布哈林所幹的混同，會為斯大林所特別揭破的。

布哈林底論綱如下：「帝國主義的鎖鏈，在國民經濟體系較弱的地方先行斷裂，」這就是說，布哈林這裏確定了帝國主義力量底狀況；可是在「帝國主義的鎖鏈，是在它較薄弱的地方先行斷裂的」這一論綱，則所講的是帝國主義力量本身底薄弱了。列寧的勞工變革論，乃根據那存在於帝國主義力量的諸矛盾之分析，根據這些矛盾底爭鬪及其所產生的經濟危機、戰爭等等而建立起來的；這一勞工變革論底中心問題，在布哈林的變革論中是影跡全無的。在實質上，布哈林已站到他所反對的社會民主派的立場上去了，因為社會民主派的思想底出發點是他們在分析革命底前提時抽去了帝國主義體系底矛盾（說得確實些，是否認這些矛盾），把變革底問題歸結於帝國主義力量「成熟程度」底問題了。

布哈林的和社會民主派的問題底提法中間的差別，只是數量上的。假使照社會民主派的觀念來說，

革命應在產業最發達的國家首先爆發，那末照布哈林底意見則謂革命當在產業最不發達的國家開始。假使社會民主派確定革命到來底速度与資本主義諸關係底成熟程度間的關係是成正比的，那末布哈林底意見則認爲「革命到來底速度是與資本主義諸關係之成熟性成反比的。」（布氏著過渡時期之經濟）布哈林雖跟社會民主黨底見解有很多重大的衝突，可是他底出發點却和社會民主黨人的一樣。列寧反對布哈林的見解時寫道：「不對的，應當是相當地薄弱」（意即布氏以爲革命首先爆發於產業最不發達的國家這話是不對的，而應當說首先爆發於產業發達得相當地薄弱的國家。）我國（蘇聯——沈）假若資本主義不發展到某一高度的話，那末什麼事情也不會有的。」換句話說，假若沒有最少限度底產業發展和最少數量底勞工階級——爲社會變革之領導者的勞工階級，則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布哈林因而在這個問題上又走到了否定勞工階級底領導作用的立場，這也是他底見解中的特色。

前面，當我們給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勞工變革觀做總結時，我們已經說到過勞工變革面前所列的一些在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範圍內的創造任務。孟塞維克在企圖以十月革命之布爾喬亞性的信念灌輸給大眾的時候，把這個極重要的論點蒙蔽起來了。孟塞維克如何解釋他們否認十月革命之普洛列塔利亞性質的理由呢？他們底論據之基礎是說「俄國未曾達到讓社會主義有發生可能的那種生產力發

展底高度，」又說俄國沒有這樣的生產力發展底高度，能够使勞工階級於取得政權之後立即實行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底完全計劃化，使市場關係完全消滅，使一切生產手段和工具底私有權廢除。

說「勞動生產率歸根結蒂對於一個新社會制度底勝利是最重要、最主導的」（列寧語）——這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絕對無須爭議的。實際上說，假如一個新的制度不能創造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的話，那末這就變成社會底退化，因而也沒有任何的社會力量能够把社會拉向這一新制度中去。然而假如新制度已經創造了更高的勞動率了，那末這就是說，舊制度恰正不能够創造這種新的、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試問孟塞維克的論據說「俄國未曾達到讓社會主義有發生可能的那種生產力發展底高度」一語，有什麼意思呢？

列寧批判蘇漢諾夫底解釋時，確定上述所謂生產力發展底高度的理由，對於俄國革命底估量是沒有決定意義的。因為孟塞維克的理論家完全不估計到勞工階級革命底可能和它底革命意識底作用，因為不能用什麼來證明，勞工階級於取得政權之後不能在生產力高度上趕上和追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根據列寧所發見的在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底法則，就必須區別在各種型類底國家

中勞工階級取得政權底途徑和速度。根據這種法則，世界各國按照行將到來的革命底性質，可以分爲四類：（一）直接處於社會主義變革前夜的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二）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適中的國家，這裏或將發生勞工變革而附帶解決布爾喬亞民主主義性質的任務，或將發生布爾喬亞民主變革而比較迅速地轉變爲社會主義的變革；（三）殖民地、半殖民地 and 附庸國家，這裏只有經過由布爾喬亞民主變革到社會主義變革的整個的轉變時期，纔能達到勞工階級底專政；（四）更落後的一些國家，那裏須由勝利的民族革命運動來開闢到社會主義之路，而跳過資本主義底階段，但須在社會主義國家實際幫助的條件之下。

這樣看來，有很多的國家現在還站在布爾喬亞民主變革之前，這種變革或早或遲地都要轉變爲社會主義變革的。

這裏表示着列寧底由布爾喬亞民主變革到社會主義變革的轉變觀之極大的國際意義。這個觀念，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確定；它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停頓革命論底體現形式之一。列寧底布爾喬亞民主變革轉變爲社會主義變革的學說，是基於下列兩學說的：（一）關於勞工階級在一切國民革命中演領導作用的學說；（二）關於勞動農民有革命可能的學說。但是勞工階級表演領導作用的能力和勞動農

民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的鬪爭中表演勞工階級底盟友和支柱底作用之能力，這些僅僅是由布爾喬亞民主變革到社會主義變革的轉變之客觀上存在的可能性。對於此可能之變為現實具有決定意義的，便是那組織勞工階級底力量和正確實現對大眾革命運動之領導的政黨。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寫道：「從民主變革，我們現在馬上就開始轉變，而且恰恰要按照我們底力量，自覺的和組織的勞工階級底力量，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的變革。」

由布爾喬亞民主變革轉變到社會主義變革的列寧的理論，是在兩條陣線的鬪爭上鍛鍊成功的。這兩條陣線上的鬪爭就是：反對否認此種轉變之可能性的孟塞維克和反對藉「左傾」辭句以掩蔽其孟塞維克之實質的不斷革命論者托洛茨基的鬪爭。從普列漢諾夫底口上，孟塞維克宣布了列寧的轉變觀是「社會學中流行着主觀方法」的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思想殘餘」。孟塞維克論社會主義勝利條件成熟性的理論，孟塞維克關於社會主義前提的思想（排除勞工專政之思想），他們底否定過渡時期和他們底妄信資本主義之和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所有這些，都把勞工階級社會變革底事業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遠景了！由此產生的邏輯的結論，便是孟塞維克在布爾喬亞變革和勞工變革中間所開關的一道不可逾越的萬丈深淵和他們對於勞工變革所取的态度。比方說，孟塞維克確說十月變革爲布



爾喬亞變革，他們說那次變革不能提出社會主義改造底任務來的。

在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主義也根本仇視列寧的轉變論，拿他自己的「不斷革命論」底宣揚去掩蔽他底反革命的內幕；而托氏底「不斷革命論」前面已經指明，是跟馬克思底不停頓革命論毫無共同之點的。托洛茨基主義既否定勞工階級底領導作用和勞動農民底革命可能性，這樣就等於否定了革命底不斷性。歷史已經證明，勞工階級底領導作用和農民底革命可能性底否定——這是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底實質——業已成爲被托氏帶到反革命資產階級底思想寶庫中去的一種重要財寶了。托洛茨基派現正領導着國際資產階級積極進行反蘇維埃國家的鬭爭。歷史已經證明，業已變成現實的列寧的轉變論，已給了勞工階級以勝利。

這又是一個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托氏所說在十月革命中列寧主義「改變武裝」這種奇談之完全荒謬。這同時也給了托洛茨基主義底「私販們」（如斯魯茨基、華羅舍維契等人）一個嚴重的打擊；這班人把那早經斯大林揭破的托洛茨基底分割列寧主義的理論——把它分爲「戰前的列寧主義」、「舊的」、「不適用的」列寧主義……和新的、戰後的、十月時期的列寧主義——拿來重新「烹調」起來；他們企圖把所謂「新的」列寧主義，拿去配合托洛茨基主義底「胃口」。這一托洛茨基底分割列寧

學說的理論，在我國出版界中已有顯著的表現形式（見雅羅斯拉夫斯基著之波爾塞維克黨史和包波夫之作品等）。由於某些黨員對托洛茨基主義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他們確定說，彷彿列寧在大戰以前尚不了解布爾喬亞民主變革轉變為社會主義變革之必要。

馬克思和列寧底不停頓革命論，是建基於連續與中斷底統一之辯證法的理解和對於革命經過各個質地不同的客觀歷史階段之發展過程的研究的。可是托洛茨基底理論却並不是不斷革命底理論，而是「跳過」未完成的運動階段的主觀主義的理論，是排除連續性（即不斷性——沈）的理論。這種理論底實質在於「邏輯的（非物質的）跳過幾個具體的階段」（列寧語）。這就表現於他底一個可憐的著名口號：「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

列寧的變革戰術之特徵就是特別注意於變革階段之轉變。轉變是發展中的一個契機，在這個契機上，質地舊的階段消逝了，而過渡到了一個質地新的階段；這時連續就過渡到它底對立方，過渡到連續底中斷了。卡米業夫也不了解這種辯證法，他在一九一七年曾責備列寧跳過階段，他當時確說，彷彿布爾喬亞民主變革在俄國尚未結束。

列寧底勞工變革論包括着勞工階級領導權的學說和勞動農民為勞工階級在為社會主義的鬭爭

中的同盟者底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勞工階級領導權底觀念給了一些基本的綱要。這裏列寧底新貢獻就在於他進一步地發揮和發展了這些綱要而建立一嚴密的理論體系——關於勞工階級不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的事業上亦且在勞工專政時期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上領導城市和鄉村底勞動大眾之理論體系。』（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

帝國主義把世界劈成兩個營壘。一方面是佔人口少數的一些『先進』國家，它們握着財團資本，作爲對地球上大多數人實行剝削和壓迫的工具的財團資本；另一方面是佔人口絕對大多數的殖民地地附屬國家，它們是帝國主義列強底壓迫和剝削底對象。這種事實，在列寧底勞工變革論中是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爲勞工變革之極重要的後備隊這一理論底出發點。列寧指示吾人道：『社會主義的變革不會祇是或大半是每一國內勞工階級反對它自國的資產階級的鬭爭，不，它將是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和殖民地底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鬭爭。』

列寧發揮了下列兩點基本觀念：（一）世界的民族劃分爲壓迫的和被壓迫的，對於這一情況，第二國際底理論家或不置一辭，或直接否認；（二）帝國主義諸矛盾底全部體系，其中心輪軸爲少數帝國主義國家爭奪對世界殖民地民族的統治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殖民地民族問題已經給了一些基本的

出發的觀點，指明殖民地中社會和經濟的危機是全部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底表現。馬恩二氏對於殖民地民族問題的這些基本觀點，被列寧繼續發展成爲波爾塞維主義對於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民族運動之嚴密的思想體系。

## 第九章 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等

### 第一節 機會主義之社會經濟根源及其歷史的進化

第二國際向未成爲一個統一的整體。從它最初成立時起，它裏面就有兩種傾向，兩個派別鬭爭着革命的和機會主義的。『然而實際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是按機會主義底路線來進行的。』

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差不多從它形成之初（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就有它理論的表現——社會黨理論家之修正馬克思學說底一切重要的組成部分，即表現於修正主義（revisionism）。在十九世紀末，呈現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之獨霸統治底整個時期。

列寧對於修正主義發展底史的原因及其社會基礎，曾作了最深刻的分析。他在一九〇八年寫道：『直接替現社會底先進階級之組織和教育服務的馬克思學說，指示這個階級底任務和證實現制度——由於經濟發展底結果——之必然被新制度所代替，這是不足爲奇的；這種學說應當從戰鬪中取得自己

在生命道路上的每一步驟，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但是在跟勞工階級底鬪爭相聯繫而大半在勞工階級中很流行的那些學說中，馬克思主義遠非一剎時就鞏固它底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在其誕生後的前半世紀（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它跟那些根本上敵視它的理論作了鬪爭……但是當馬克思主義排除了一切比較完整的仇視它的學說（從工人運動底意識形態中排除出去——著者）時，在這些學說上所表現的種種傾向，就開始找尋它們底旁的出路了。鬪爭底緣由和形式就都改變，然而鬪爭却依然繼續着。馬克思主義生存底後半世紀（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開始於與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敵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思潮作鬪爭。』最後列寧結論道：『先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被擊破了。從此它就不復在自已獨立的地基上繼續鬪爭，而是在馬克思主義底總地基上以修正主義底形式來作鬪爭了。』（見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着重點係著者所加。）在別處地方，列寧申述道，歷史底辯證法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之理論的勝利，逼迫着它底敵人們喬裝為馬克思主義者，內部腐潰的自由主義力圖取社會機會主義底形態來復興它自己的生命。』（見馬克思學說之歷史的命運。）

這樣看來，修正主義是一種歧異的，敵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它企圖從裏面來破壞馬克思主義，為着這個目的而表現為站在『馬克思主義底總地基上』，這就是說，採取外表上馬克思主義的辭句體裁底

形式。馬克思主義愈戰勝了工人運動中一切其他的思潮而在工人階級底意識中鞏固它自己的地位，則對於敵視馬克思主義而又想影響於勞工階級的那些黨派，這種「馬克思主義」底假冒或喬裝就愈成爲必要；然而這種勾當底任務却是企圖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來暗中宣揚那些仇害勞工革命運動的思想。

很明顯的，修正主義對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之敵對性，是由於它底與勞工階級不相容的階級基礎而發生的。列寧視機會主義爲同一「內部腐潰的自由主義」，他指明修正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反對意見都可歸屬於「早就聞名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中去」——這些說法都不是沒有理由的。列寧會指示道：「修正主義的必然性，是被現代社會中它底階級根源所規定的」（見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列寧認定修正主義底這些階級根源，即在於小資產階級之必然的混入勞工運動；這種現象存在於資本主義發展底一切階段和一切國家內，它使修正主義變成了國際的現象。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它底不可避免性從何發生的呢？爲什麼它比民族特殊性底差異和資本主義發展底程度更深些呢？因爲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總有廣大的小資產者層，小私有者層跟勞工階級並存着。資本主義曾經是從，而且永遠是從小生產中產生出來的。許多的「中間階層」又不可避免地被資

本主義新製造出來（如工廠底附屬生產，家庭工作，小的作坊等廣佈於全國，它們都是爲着大工業——如自行車、汽車等類工業——底需求而存在的。）這些新的小生產者也是不可避免地要被拋到勞工階級底隊伍中去。這樣就很自然地，小資產者的世界觀也一再而三地要闖入廣大的工人政黨底隊伍中去了。（同前。）

機會主義之小布爾喬亞的本質，表現於它底擁護階級合作，表現於它底拋棄社會主義革命底觀念和革命的奮鬥方法。列寧認爲機會主義底基本特徵是「迎合布爾喬亞的民族主義，忘掉民族或祖國的界限之歷史的暫時性，將布爾喬亞合法主義奉爲神聖，放棄階級的觀點，並因深恐廣大民衆（請讀作小資產者的民衆吧！）脫離自己而拒絕社會鬪爭——這些便是機會主義之觀念基礎。」（見列寧全集卷十八，頁六七。）

機會主義底另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特質便是它底不堅定性，它底散漫性和它底立場底不可捉摸性。機會主義者，就他底本性論，常常喜歡避免確定的、無轉灣餘地的設問，而企圖尋求均等作用的（按即「中庸之道」——沈）辦法，企圖在兩種極端相反的觀點中間找尋道路。他總想做到跟這種觀點也同意，跟那種觀點也同意，把自己的紛歧意見解釋成只是一些修改和懷疑，解釋成只是一些善意的、無過失的



願望等等了。

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底另一歷史的發展原因，是個別的勞工階級底布爾喬亞化過程，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特別顯著的一種過程，因為這時資產階級可能從自己的額外利潤中劃出一小部分來收買工人貴族和工會官僚了。一部分工人階級底布爾喬亞化，使布爾喬亞意識形態直接侵入工人階級底隊伍中去。雖然這種布爾喬亞意識形態往往在外表上採取『馬克思主義體裁』底形式。帝國主義大戰以來，在全部戰後時期內，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的上層分子跟布爾喬亞社會和國家的聯系愈密切，該黨底理論觀點就愈表現為公開布爾喬亞的世界觀。修正主義就轉變成為社會法西斯主義了。

機會主義之歷史的搖籃是英國。英國的資本主義，由於它底壟斷地位，握有收買和腐化工人的額外利潤，比任何一國都早。因而英國工人貴族特權階層底形成，被資產階級收買的工人領袖特權階層底形成，也比任何一國都早。早在一八五八年時，恩格斯關於英國的機會主義寫信給馬克思道：『英國的勞工階級事實上布爾喬亞化起來了，因而全世界各國中最布爾喬亞化的國家彷彿要想最後造成這樣的局面：即有布爾喬亞的貴族和布爾喬亞化的勞工階級跟資產階級並存着。』

這種英國工人貴族底布爾喬亞化表現於工聯主義 (Trade Unionism) 企圖使職工會運動和勞

工階級底經濟鬪爭跟政治鬪爭，跟爲社會主義的鬪爭分裂開來。英國社會主義之理論的表達祇是所謂費邊學派——改良主義的知識分子階級，他們所宣揚的是斯賓塞底進化論的實證主義和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到了眼前，在英國工人貴族和職工官僚跟布爾喬亞國家逐漸融合底過程，業已完成——它表現於英國「工」黨之公開的布爾喬亞政策，麥唐納、亨德遜和湯瑪斯等人之宣傳「建設的」社會主義。（「Constructive Socialism」）

在德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後半和七十年代前半就已發生拉薩爾派和愛森拿赫派間的激烈的爭鬪。拉薩爾底信徒們和拉薩爾派爲了個別的政治饋贈而主張跟統治階級實行妥協，愛森拿赫派則堅持不妥協的社會鬪爭底立場。只是在馬克思主義戰勝了拉薩爾派和德國工人運動中的其他思潮（如認爾貝格底普魯東主義，杜林底實證主義）之後，這些爲勞工階級所不容的異階級性的思潮，纔開始換上「馬克思主義的」服裝。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柏恩斯坦在九十年代間領導着這個運動，他主張修改馬克思學說底理論基礎。

在哲學中，修正主義表示反對唯物論，提倡歸回到康德；同時又反對辯證法，而主張用折衷說和俗流的詭辯論去代替它。「辯證法」——柏恩斯坦聲言道：——是叛亂者，它是正確判斷事物的道路上的「伏

兵。」柏恩斯坦和他底信徒們否認有給社會主義以理論基礎的可能，否認大生產對於小生產的優越性，特別在農村經濟中否認這種優越性，並肯定小生產者在資本主義之下有保持其地位之可能。他們又否認資本主義崩潰底不可避免性和經濟危機底作用，否認工人階級日益貧乏化的事實。修正主義特別激烈地反對社會鬪爭底理論；他們說，在民主主義的社會內，社會鬪爭是不可思議的，而且是不需要的。在一八九八年柏恩斯坦在他底社會主義問題中寫道：「在社會民主黨內需要表現充分的勇氣，以避免陳舊的語調而露出它自己的真面目來，即做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假使現在我們的黨不企圖根據我們底學說精神，藉民主的和經濟的改良手段去改造社會的話，那末我們的黨還成什麼東西呢？」

在整個戰前時期中，柏恩斯坦學說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得着極廣大的發展，以福爾瑪、達微特等爲首的公開改良主義的右派，便是這種學說底具體表演。

## 第二節 考茨基的中派主義和盧森堡主義

除公開的修正主義思潮以外，在德國的和國際的社會民主派中，又發生了一些思想上動搖不定的

中間派別——考茨基的中派主義和盧森堡主義（社會民主黨底左翼）。

卡爾·考茨基，現代德國和國際社會民主黨之最著名的理論家，從來不會站在正統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之嚴格堅定的立場。馬克思在某一封信裏已曾指斥了考茨基底哲學的狹窄性，而列寧在一九〇一年也已申述到他底設問底「橡皮」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列寧考察到考茨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論的曲解和隱蔽時，並且爲着這個目的而去審查考氏底早期著作和甚至較好的著作時，列寧就明白地昭示吾人：從考氏這一切的錯誤、省略和隱瞞，如何產生出他底全部無原則的機會主義來。在很早的時候，我們也已經發見考茨基曾有將馬克斯主義跟康德主義和跟馬赫主義調和的嘗試，將布爾喬亞的均衡論暗中拖進馬克思主義中去和使社會適應於自然的嘗試，考氏底生物學的社會本能觀以及其他許多對於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極大的曲解。爲社會民主黨「正統派」之代表的考茨基，經過了長久的動搖之後，纔開始對柏恩斯坦做論戰，可是那種論戰卻帶着極端無能爲力的和實質上調和的性質；不僅這樣，在好些原則問題上考茨基自己也溜到柏恩斯坦的立場上去了（例如在對辯證法的估量上，在否認勞工階級貧乏化這一點上等等）。考茨基在其對於俄國波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在一九〇三——〇四年的論戰的評估中，也顯然持孟塞維克的立場。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期間，考茨基在左

翼社會民主派壓迫之下，稍稍接近了對俄國革命底動力和前途之波爾塞維克的估量，持着比普列漢諾夫正確的立場。可是到了以後的反動時期，考茨基就又走上動搖的，半孟塞維主義的路線了。在口頭上表示站在社會民主黨底右翼和左翼之上，企圖調和左右兩派，而事實上卻在袒護德國的機會主義者和俄國的孟塞維克取消派。在這個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中派業已完全形成了（考茨基、列德堡、哈才等）。中派底特點是理論的和政治的折衷主義，它動搖於社會民主黨底右派和左派之間而實質上卻祇是孟塞維主義底種種形態；這一思派實在比公開的機會主義還更危險些，因為它是用一套『馬克思主義』的辭句遮蓋着啊！這裏應當即刻指出，中派主義不祇是德國特有的現象，而是一種具有國際性的思潮。托洛茨基主義曾經也不外乎一種俄國式的中派主義罷了。

在戰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和國際工人運動中，所謂左翼的社會主義派（盧森堡、梅林及其他諸人）曾佔着特殊的地位。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對於工人運動底革命的前途有較深的了解。在德國革命時期中，當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加入德國革命運動時，他們底立場就具有革命的性質。然而，列寧雖曾稱盧森堡爲社會民主黨中的『鷄羣之鶴』，可是他同時卻嚴酷地批判了盧氏和其他德國的左派底許多機會主義的錯誤。在盧氏底大著資本積累論一書中，她公然修改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再生產學說底基礎，而

且給了一個完全不正確的帝國主義論。在對於俄國波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組織問題上的爭論的評估中，盧森堡又公然持着孟塞維主義的立場；她不了解工人運動中的自發性和自覺性之辯證的相互關係而維護着孟塞維主義的自發論 (Theory of spontaneity)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中，盧氏不了解那次革命在勞工階級領導權下的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底性質；在她對農民作用和勞工階級對農民的態度的評估中，她採取了接近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線。盧森堡對於民族問題的見解，跟列寧的『民族自決權』底原則根本衝突，它事實上袒護了最惡劣的取消派和布爾喬亞民族自由主義者底立場。

盧森堡對於十月革命後波爾塞維克底政策的批判，也顯然帶着機會主義的性質。因此在紀念盧森堡女士之革命的功績時，假若把『盧森堡主義』跟波爾塞維主義等同看待，視『盧森堡主義』為未來德國波爾塞維主義之萌芽而抹煞了以上一切盧氏底機會主義錯誤的話，那就完全錯誤了。

盧森堡思想之方法論的基礎是機械論和觀念論。盧氏在口頭上也承認革命的辯證法，可是她給辯證法以機械論的和主觀主義的解釋和運用。我們在前面（第三、第八兩章中）已經指出，盧氏在修正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論時，她認為要解釋資本積累，不應從資本主義生產底內部規律性出發，而應從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環境之外部的相互關係出發。盧森堡寫道：『積累不祇是資本主義經濟諸

部門間的內部關係，它首先是資本和非資本主義的環境間的關係……盧森堡又視資本積疊爲「資本主義的和前資本主義的兩種生產方式間的物質交換過程」她認爲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要是不通過所謂「第三種人」（按即資本家和工人以外的人口，這裏包括農民、小生產者等等——沈）而求得實現的話，資本主義底生存就成爲不可想像的事了。照盧森堡底說法，資本主義是要靠這些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底破壞而得生存的：『沒有別的經濟形式來當做環境和滋養基礎，它就不能生存。』在落後國家、殖民地等境域內的小商品生產一消滅，資本主義就自動地趨於潰滅。從盧森堡底這一機械論的見地，第一就得出她底分裂經濟發展和政治鬭爭的那種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觀，彷彿資本主義隨着它底『滋養基礎』底消滅而自行死亡的。從上述的見地，其次又得出盧氏對於農民革命可能性之孟塞維克式的輕視，即對於農民底非資本主義發展底可能性之孟塞維克式的輕視。由於盧氏底這一資本積疊論，又連帶地產生她底錯誤的帝國主義觀：解說帝國主義爲資本家們爭取尙未被分割的『世界上非資本主義的環境』的競爭鬭爭之政治的表現。

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間的矛盾，盧森堡想用『資本主義社會底生產能力、消費能力間之深刻的基本矛盾』來替代它（參閱盧著：資本積疊論）。盧氏這裏忘記了消費是完

全決定於生產的。提出非資本主義階層之消費爲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之基本槓桿，這一來盧氏就滑到歷史唯心論底立場上去了。這一種爲盧森堡底方法論之特點的唯心論，列寧在跟她作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戰時也已指出過。列寧着重地指明了盧氏底辯證法之主觀主義的、詭辯論的性質和她底關於民族戰爭轉變爲帝國主義戰爭之不可避免的論調。列寧寫道：「只有詭辯論者能够根據民族戰爭可以轉變爲帝國主義戰爭這點理由而發見這兩種戰爭底區別。辯證法已不止一次地當做了到詭辯論之橋樑。」在另一處地方，列寧又向盧森堡指示道：「應當從客觀出發，應當考察在這一點上的諸階級底相互關係。因爲不照這樣做，所以盧森堡就陷於形而上性、抽象觀性、一般性、無識別性等等的過失，而這些過失恰正是盧森堡無的放矢地用以指責她底論敵們的。」（列寧全集卷十三與卷十九）

這樣看來，很明白的，盧森堡主義之機械論的、抽象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跟列寧主義底唯物辯證法根本衝突的，因而它受到列寧底嚴酷的批評。

還有一種入肯定說，彷彿列寧不會跟考茨基底戰前的中派主義做過鬪爭——這樣的說法也是不對的。列寧確會給過考茨基以肯定的評判，主要地是指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而言的。然而列寧對於考茨基之肯定的評估，只是在考茨基本人在某一時期接近波爾塞維克的時候，而且只是爲了



這樣而給予的。在同一時候，列寧在好多次戰前所發表的言論中，常常嚴厲地批判考茨基的。這正足以暴露他底動搖和孟塞維主義。譬如在一九〇五年，列寧在其致培培爾的信中就已批評到考茨基在其對波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關於組織問題的爭論的估量中，持着孟塞維克的立場；他指出說，考茨基企圖「削弱正式組織底效率，亦即削弱一般的組織底效率。」關於「臨時革命政府」這一口號的問題，列寧又批評了考茨基之孟塞維克的立場。在另一場合，列寧又指出了考茨基底「糊塗觀念」……說他跟俄國取消派異口同聲地承認「黨已死亡」等等（以上均見列寧文集卷五）。列寧也反對過考茨基在對馬赫主義估量中的哲學的錯誤。因此，有些孟塞維化的唯心論者想把戰前的和戰後的「兩個考茨基」劃出嚴格的區別來，這種看法是十分錯誤的。這樣的說法，無異在托洛茨基派（科爾雪等人）底磨上加水呵。那些托洛茨基主義者也想把戰前的波爾塞維主義跟中派主義等同看待，藉此支持「重新武裝列寧」底說法！

馬克思、恩格斯底革命傳統之唯一徹底的表達者和繼承者，就是以列寧爲代表的俄國波爾塞維主義。列寧領導了反國際修正主義的鬭爭，並且在第二國際內部還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底一切派別（柏恩斯坦主義、考茨基主義、盧森堡主義、托洛茨基主義、俄國的孟塞維主義等等）的堅強的鬭爭；永遠堅持

着跟機會主義和中派主義分裂的路線而從這些派別中吸收工人運動底優良份子。這就是爲馬恩革命學說之直接繼續的波爾塞維主義之國際的意義。

### 第三節 戰後社會民主黨之進化

世界大戰底結果，資本主義底統治，不僅在戰敗諸國中，而且在戰勝諸國中，都動搖不穩了。燒遍全歐的革命之火，一直蔓延到了亞洲和美洲底遠僻之區。千百萬被壓迫大眾自動地實現着第二國際巴塞爾宣言之歷史的決議——「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俄國十月革命底勝利是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第一個致命的打擊。

在當時，資產階級面前擺着兩個任務：（一）恢復業已動搖的經濟基礎，（二）鎮壓勞工階級底革命運動和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在大戰期間公然走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各國社會民主黨，各自跟本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和民族資產階級底軍事領導結交起來，並且自動地担負起這些任務來。

第二國際底理論家們，考茨基、萬德威爾、倫乃爾等，於一九一八年提出了兩個基本論綱來；這兩個論綱底目的是想從理論上去避免勞工革命而挽救資本主義。第一個論綱是說在經濟破碎的基礎上社會

變革沒有可能。因此勞工階級必須恢復和鞏固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民主黨底第二個論綱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不存在勞工專政底革命時期而存在着民主共和國底時期。因此勞工階級應當出全力以鞏固布爾喬亞的民主共和國，因為只有在它底範圍內和憑藉民主主義的手段——國會、選舉權等等——勞工階級纔能完成『社會革命』並藉此種和平的民主手段以取得政權。

考茨基、葛德威爾、倫乃爾、鮑威等等社會民主黨底理論家，在他們底辯論和理論體系中，完全跟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跟辯證法唯物論脫離了關係，他們拿唯心論和庸俗的詭辯論去跟它對立。他們公然走上了康德底立場，談論着什麼『純民主』呀，『自由國家』呀，『人民國家』呀等一套，完全把民主的形式跟它底布爾喬亞內容分裂開來了。他們徹底地拒絕馬克思底經濟學說，他底社會爭鬪論，而宣傳階級利益調和論，『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和『經濟民主』論。

原來這時社會民主黨底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階級力量底對比關係也改變了，而社會爭鬪本身則已達到了完全不同的水準。這些情形規定了社會國家主義 (social-chauvinism) 亦譯『社會愛國主義』底發展，規定了它底轉變為社會法西主義。這些情形規定了現代社會法西主義發展底新階段（就其與一八九二——一九一四年舊的修正主義相比較而言）。舊的、戰前的修正主義，是小資產階級

和工人貴族底意識形態，它主張與資本家底統治相妥協。舊的修正主義單是否認歷史的資本集中，並且得意揚揚地肯定小經濟駕於大經濟之上的優越性；它底政治理想是「以公爵為首腦的共和國」。現代的社會法西主義則把現代的資本集中和帝國主義底全部發展，設想成為「變化中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becoming”)而且自己也很堅定地和最徹底地實行帝國主義政策。

大戰以後，社會民主派之黨的組織，尤其是工會的組織，空前地發達起來了；這些工會組織，在社會民主黨底領導之下，開始轉變成為資本主義統治底補充機關。同時第二國際各黨底經濟組織也空前地發達起來；它們底流轉額達到好幾萬萬，它們有大批報酬優厚的官吏和職員。例如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有三十萬黨員是充任官吏和機關（國家的、公用機關和其他羣衆組織的）僱員的。在這一大隊伍中，我們可以發見幾十個內閣閣員，幾百個經濟和國家企業董事會裏的董事。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還有好些型類不同的巨大的經濟事業，從建築業起到工商業和銀行企業為止，可說無所不有；這許多企業底流轉額，每年達數十萬萬之鉅。這許多企業中，有好些還是巨大的資本主義托辣斯中的股東。

別國的社會民主黨底情形，亦復如是。第二國際底一切支部中，可說個個都是這樣的狀態。第二國際底執行委員會，也有類似的情形，它一方面跟國際聯盟維持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則通過國際勞動局而

跟國際金融組織發生同樣的聯繫。

爲要對於社會法西主義底社會根源有一個完滿的描繪，尙必須估計到戰後新型「工人貴族」之形成這一事實。由於新的勞動方法，資本主義底合理化，女工和童工底使用等，「工人貴族」底基礎較之戰前是大大地收縮了。因而這種「工人貴族」底質地就隨之而變化了；以前形成「工人貴族」的是高工資的熟練工人，現在卻是一些報酬更高的監工人員（工頭們）；在運轉機（亦譯「康惠友」機（conveyor）——沈）旁，在車間裏，在工場中，在生產機關底每一部分裏都有他們，他們底職司是在監視工人們底每一動作。這些監工，較之以前的高工資工人，要更親近資本主義些。

這些情形決定了現代第二國際各黨底社會結構。小資產的羣衆，像潮水般地湧入社會民主黨中去。在個別的國家中，特別在德國和法國，我們還可以看到有資產者分子加進去。這一過程，隨着共產黨的工人運動之發展而更形強化。革命的分分子逐漸跑到共產陣營中去，他們在社會民主黨中的位置就被小資產階級所補充。尤其汹涌浩蕩的，是社會民主黨的積極分子底腐化過程，由於他們榮任布爾喬亞國家機關底官吏，他們就很快地布爾喬亞化了。這種社會基礎底變化過程是表現於這樣一個事實：加入社會民主黨的不是新的青年工人，而儘是些官吏、工頭、僱員之類。譬如拿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吧，在八十萬黨員

中，小資產者佔百分之四〇以上，百分之六〇都是工資優厚的高級工人（包括工頭、機師等在內）。

這樣看來，社會民主黨就變成左翼的資產階級政黨了。它包含着落後的和報酬優厚的工人層，同時也包含着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中等資產者。隨着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底法西主義化，左翼的布爾喬亞政黨——社會民主黨，也法西主義化了。它比別的資產政黨更能傳達資產階級底帝國主義政策，因為，由於它過去的傳統，由於它藉自己的工會組織和羣衆團體而得在工人大衆中保持廣大的聯繫，它底欺騙大衆，是比任何政黨都恰當些。

#### 第四節 社會法西主義哲學之總評價

爲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之主要柱石的現代社會民主黨，在哲學領域內也是布爾喬亞影響底傳導者。自己也會在唯物論旗幟之下做過鬪爭的資產階級，現在卻用他們全部仇恨底力量來進行反唯物論的鬪爭，而它（唯物論——沈）底擁護者和宣傳者變成那破壞資本主義基礎的勞工階級了。今日的社會民主黨，爲迎合資產階級底願望和利益計，企圖刷清自己身上的一切唯物論底痕跡。它們誹謗着唯物論，咒罵着它，誣稱它爲形而上學、神祕學說，甚至於神道說教。例如亞德勒在他最近一部哲學著作（一

九三〇年底出版)中簡直說唯物論是跟一切神祕學說和神學相關聯的，唯物論可以成爲神道說教(或崇神論)底支撐物，因爲——他們說——唯物論乃以承認形而上的客觀實體爲依據的，而這一實體可能是觀念的絕對體，也可能是神的本質！

要了解社會民主黨底這種哲學立場之由來，仍得從它在現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演的社會政治作用上去考察。資產階級之所以如此瘋狂似地仇恨唯物論，開展着廣大的陣線去跟唯物論鬭爭，是因爲他們很深切地了解，在大衆中散佈唯物論的世界觀足以促進大衆對於他們鬭爭底歷史根據的覺悟，促進他們對於自己從資本主義之下求解放的道路的認識。假如在本社會階級底「落日時期」而不用全力去跟唯物論做鬭爭，那末資產者就不成其爲資產者了。社會法西主義者假如不設法把工人從唯物論方面拉開來，不利用唯心論的世界觀去麻醉工人底意識，那末社會法西主義者亦就不成其爲資產階級底真實擁護者，不成其爲腐潰的資本主義之可靠的支柱了。

關於馬克思主義對於康德的態度問題，是社會民主黨哲學底最重要的出發點。尙在十九世紀中葉，康德就已成爲資產階級所愛戴的哲學家了。他底二重性，他底以經驗爲根據，他底要求經驗地研究某材料，他底一方面維護數學和自然科學，另一方面公然分裂社會與自然底聯繫，以及他底信仰上帝，——所

有這一切，都再好沒有地適合着資產階級底願望和要求，因為資產階級所願望的是爲着增加利潤者發展生產和科學，同時又要求培養出一種反動的世界觀來，要求散佈唯心的和神祕的觀念，特別在社會知識範圍以內。

十九世紀後半布爾喬亞哲學家底轉向康德的傾向，在社會民主黨隊伍中找到了反映。他們中間第一個提出『回到康德』底口號來的是柏恩斯坦，他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社會主義問題一書中，對馬克斯底各種學說——社會爭鬪說，經濟危機和工人階級貧乏化說，社會變革說等，——實行有系統的修正。在同一書中，柏恩斯坦又站在康德的立場批判了馬克斯主義底哲學基礎。在同一時間，『回到康德』底口號又爲俄國的馬克斯主義底批評家斯特魯威、布爾迦科夫之流所擁護。從那時起，結合馬克斯與康德的企圖，以康德補充馬克斯的企圖，把兩者『有機地』聯繫起來的企圖，從未絕跡於修正派和社會法西派的出版物中。

華倫德爾 (Vorlander) 以極大的哲學的『淵博學識』發展了和『從理論上證實』了以康德補充馬克斯的觀念。華氏雖已於不久以前逝世，可是直到這時，他始終被公認爲社會民主黨底正統的哲學家。他在其所著之康德與馬克思一書中，從頭到尾貫徹着以下一種思想：馬克思主義缺少社會主義之倫理。



的根據，而康德恰恰供給和發展了這一倫理根據。這位著名的社會民主黨人底這種倫理主義，它底社會政治的意義是十分明白的。這個倫理主義底意義就在拿倫理社會主義 (theory of ethical socialism) 底布爾喬亞理論去代替科學社會主義底理論；後者乃以資本主義發展法則及其傾向之研究為根據，並且科學地確定勞工階級為社會主義建設底實在力量。

這種觀念底用意是在將工人大眾從為勞工專政、為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的實際鬭爭中拉開來，削弱勞工階級底革命實力，拿那些永遠超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公平和道德等等的模糊的小布爾喬亞的幻想，去混亂勞工階級底奮鬥方針。拿道德的自動改善底思想去代替革命的鬭爭，讓布爾喬亞社會制度連同它底剝削和壓迫處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這便是『給馬克思主義以倫理基礎』的修正主義理論底實際意義。

在今日研究哲學的社會法西派中，亞德勒 (M. Adler) 可算得一位最徹底的康德主義者了。在亞德勒看來，馬克思主義祇是一種社會學說，他認為馬克思在其理論中採用了康德底意識形式論 (theory of forms of conscience)。這位社會法西主義的『學者』以為康德底這種論純粹的、不動的、思惟形式的理論，是永久的、絕對的、惟一科學的哲學了。純理性及其先天形式底理論底創導者，康德本人說過，在這一

理論中他所以限制理性爲的是要給信仰留地位，然而這樣的理論，「左翼」社會法西主義者卻認爲有可能把它跟唯物史觀結合起來。亞德勒底這種見解表露着他底全部黑暗無望的糊塗觀念，他底全部理論上的叛節行爲。

這裏明白地表現着：（一）企圖變唯物史觀爲唯心理論，後者是不反映歷史底實際過程，而祇表達吾人之意識狀況而已；（二）想把給勞工階級以爲新制度而奮鬥的科學指針的那種唯物的社會學說，轉變爲論歷史意識底停滯形式的學說；這些意識形式是跟康德底純理性形式一樣地沒有內容的，它們祇能混亂勞工階級底奮鬥方針，把勞工階級推到神祕的宗教信仰底道路上去。

在亞德勒看來，社會底經濟組織祇是意識底社會屬性之歷史的表現，而社會內部的社會鬭爭祇是「意志之形式的規律性底表現」，而這一規律性則趨向於不矛盾的統一爲表示亞德勒自己在他底哲學底理論中做出了何等反動的結論，我們引他底以下一段話來作證：「神與不死——這不過是實際的知識而已，亦即是吾人底意志本性之必然的引導路線，要是沒有這些路線，我們就要感覺生活底不堪忍受了。」

這樣看來，亞德勒在他底唯心哲學中，不但失去了反宗教鬭爭底客觀基礎，不但客觀上在替神道說

教和神祕學說磨上加水，而且還自覺地做了宗教底擁護人了。列寧曾經說過：『唯心論是寬弛的、精緻的神道說教。』今日社會民主黨底唯心論直接跟宗教結合着，跟這種最鄙陋、最反動的社會生活現象（指宗教——沈）——剝削階級底最有力、的統治工具——結合着。社會民主黨對於宗教的態度，更深刻地暴露了該黨領袖墮落底嚴重性，他們底思想破產底嚴重性。

亞德勒是個康德學派，可是他不完全同意康德底觀點。他批評康德祇承認『自在之物』在吾人以外獨立存在這一觀點。在亞氏最近的那部著作中，他特別強調康德底這種不徹底性，肅清了康德底一切唯物論的成份，撇開了康德底動搖於唯物論和唯心論之間的一切思想原素而去擁護康德——唯心論者。形而上學者和神學家的康德；他從右方面，從主觀唯心論、馬赫主義底立場去批判康德。承認『自在之物』存在於吾人之外——這照亞德勒底意見是形而上的觀點。可是假如我們承認事物爲『吾人思惟之組織』爲『吾人意識之內容』，那末我們就得到了『承認評判的唯心論』底理論，而這正是亞德勒所擁護的理論。亞氏拿這種舊的唯心論的胡說來跟辯證法唯物論底理論對抗起來了。這樣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康德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底反動傾向，是跟公開的布爾喬亞新康德學派中的類似傾向相適合的。新康德主義這一種發生於一八四八年革命後的反動時期的思潮，跟康德本人底哲學永遠不同。

它底不同點就在它從康德那裏只繼承了最反動的成份，只發展了康德哲學最惡劣的方面。

新康德主義在腐潰資本主義底時代是一種特別反動的思潮，它完滿地反映着布爾喬亞意識形態之最後潰解和腐化底過程。它從社會科學中完全驅除了因果觀的解釋而代之以目的論，就是說，根據目的底觀點去觀察一切現象，而且它把一切「論理的評估」、「道德的價值」以及甚至宗教的、神道的教義，都概括到「目的」這一範疇中去了。譬如說，最受資產階級尊敬的現代哲學家之一，麥克司·韋伯（*M. Weber*）是新康德學派出身的，他寫了三大卷關於「宗教社會學」的書，在那裏他根據廣泛的歷史的「研究」來說明宗教是經濟生活底基礎。

考茨基底哲學思想也有很濃厚的康德主義傾向。考茨基底傾向康德的弱點，在很早的時候就表現出來了。尚在與柏恩斯坦爭論的時候，考茨基已聲明過，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新康德派的修正，他頗少引為憂慮，而且老實說他還認為把馬克思底社會經濟學說跟康德的哲學，或跟任何別派哲學相結合是很可能的。考茨基這一聲明並非偶然的，在這一聲明之下隱藏着考氏本人底哲學思想中的新康德主義底濃厚成份——這一點到後來纔更見明顯，而在他底唯物史觀一書中則表現得特別顯著了。

假使說亞德勒對於康德的態度乃以其唯心論的康德批判為其特點，則考茨基對於康德所採取的

立場卻以不批判爲特點，以完全接受康德式的二元論底基本論點爲其特點，那怕考茨基自己主觀上想做一個批判康德的唯物論者。在關於『自在之物』及其不可承認性底問題上，考茨基顯然做了康德底俘虜，然而他卻願意做得像一個唯物論者。他以為只要承認自在之物中有可認識之物，即承認自在之物與可認識之物底區別，就脫離了康德底立場了。可是照考茨基底見解，認識諸事物之差異與聯繫，並不給予吾人以關於這些事物的真實知識。他說：『須知我們底全部認識並不是自在之物底認識，而祇是它們底差異和等同之反映啊。』

考茨基底這種不徹底的康德批判，只是證明他本身如何深深地陷在康德主義之唯心論的泥潭中。呵，因為假如事物間之差異和聯繫底認識不給予吾人以關於這些事物的真實知識的話，那末這等於說我們底一切知識都是主觀的，它們底泉源祇存在於感性和理性中。假如自在之物既不能達到吾人之感覺，亦不能達到吾人之概念的話，那末外界之存在本身就有問題了。那時自在之物，真實的物質世界，就變成關於這一外界的抽象思想，變成無內容的空洞觀念，這樣的東西不論在理論中或實踐中都不會發生任何作用的。

在康德底思想體系中，承認自在之物是表現他底不徹底性，而在考茨基底理論中，他底一切玩耍唯

物論的把戲，卻純粹是瞞騙人的作用。考茨基之社會法西主義之內臟不能容忍唯物論，雖然他願意做得像一個唯物論者。因此就產生他底純粹的折衷說，無窮盡地擺動到各方面去，以及援引各式各樣的哲學體系。要再比這位社會民主黨的大理論家底哲學思想更折衷些，更少骨氣些，更無系統些的，實在很難找到的了。可是這種折衷說卻也有一定的基礎——現代布爾喬亞哲學中的唯心論與機械論。

在考茨基底哲學思想中，跟康德主義的成份有機地結合着的，還有很強烈的實證主義和庸俗機械主義。底病菌。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從上世紀起直到目前，實證主義底哲學始終得到資產階級底熱烈崇拜的。考茨基底實證主義表現得最明顯的時候，是在他聲明吾人不能從本質上說明周圍世界之諸現象而只能描寫它們的時候。考茨基底機械論則特別顯著表現於他底社會適應自然，有機組織適應外界環境的理論上。

現代布爾喬亞哲學之特徵，不僅在於實證主義或新康德主義。在它裏面，現在新黑格爾學說和主意說也居於重要的地位。資本階級，在政治領域內受了世界革命高漲和發展底威脅，而走上採取公開的暴力的手段以與這一革命做鬪爭，即走上法西主義；在意識形態和哲學底領域內也趨向於更積極的，更徹底反動的觀點。而新黑格爾主義和意志主義（或主意說）恰恰最適應於這些要求。現代布爾喬亞哲學

底這兩種傾向就反映在社會法西主義底哲學觀點上。在考茨基底哲學思想上，也表現着這些傾向。

大家知道，現代主意說（或意志哲學——沈）底首創人是一位德國的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 1788-1860）。

關於他底哲學恩格斯會作評語道：這種哲學是「適應淺識之輩底精神發展的一些平凡的思想」；可是這種哲學到了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後的反動時期，卻引起了資產階級底注意。這位哲學家底主要著作題名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從那時起，為布爾喬亞哲學中之一定的思派的主意說，始終未曾下台過。在腐潰的資本主義和發展着的世界大變革底條件之下，主意說反映着而且在理論上鞏固着法西主義——現代資產階級動員自己的全部意志，動員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力量以與革命勢力作集中的、堅決的狂暴鬪爭之企圖。

社會民主派底理論家們，在幫助資產階級散播主義學說的工作上，也不落入後。在考茨基底理論中，這種主意說的傾向，在下面幾句說話上表現非常明顯：「毫無疑義的，我人之意志，歸根結蒂不決定於我人之認識，而是存在一切認識中的，而它（意志——沈）又決定地反作用於它（認識——沈）本身。」

考茨基式的主意說之用意在於掘毀馬列主義的決定論（Determinism），掘毀關於勞工變革必

然性之唯物的理論根據。關於勞工階級革命活動的理論根據以及動員它底全部意志和力量去進行革命，進行跟資本主義作堅決鬪爭的理論根據。最後，這種主意說底用意又在於從理論上來說明和辯護法西斯主義之狂暴的積極性。譬如考茨基底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鬪爭，是跟他對於最反動的布爾喬亞意識形態和政策底傾向的公然袒護相伴而行的。

新黑格爾主義是現代布爾喬亞哲學底最有勢力的一派。在一九三〇年，甚至還組織起了一個「國際黑格爾學會」一位德國教授李哈特·克龍納（Richard Kroner）曾被選為該會主席。被遺忘了的黑格爾，重新又在德國的大學校內被崇奉起來了。

老黑格爾怎麼會吸引現代資產階級底注意呢？馬克思底和黑格爾底辯證法中間所存在的歷史的聯繫，很早就把資產階級從黑格爾那裏推開去了。在十九世紀後半，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們寫了好些反對黑格爾的批判著作。然而從上世紀末起（英國和斯堪的那維亞諸國之轉向於黑格爾，恩格斯就已提到過了），黑格爾又重新引起了布爾喬亞大學教授們底注意。可是他們只注意於黑格爾底唯心論，他底形而上學，他底哲學底最反動的一些特點。正是從這一方面，表現着黑格爾學說之布爾喬亞的反動性，也正是這一方面，纔吸引了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底「靈魂」。



社會民主派的理論家，在這個問題上也在執行資產階級底社會任務。布爾喬亞哲學底新黑格爾主義傾向，在社會民主黨人底哲學作品中得到了反響。由許許多多各式各樣唯心論成份所組織的考茨基哲學底一束折衷花球，現在又要加上一朵新黑格爾主義底新花了。譬如考茨基在比較社會底技術和生產關係之發展時說道：『我們這裏發見一種辯證的過程，它跟黑格爾的辯證法，很相類的。這兩個過程中的任何一個，歸根結蒂都是精神，它繼續地發展着社會，它自己提出了自己的反題，然後找尋正題與反題之間的合題，找到合題之後，則此合題又成爲新的正題……』這樣看來，黑格爾底絕對精神一到考茨基底腦筋中又變成世界歷史底發動機了！甚至康德主義者的麥克斯·亞德勒在這裏也認爲有拜倒於黑格爾唯心論之前的義務了。

除了考茨基這種表現得很明顯的新黑格爾主義傾向（亞德勒亦有一部分類似的傾向）以外，我們還看到了一羣修正主義者，他們主要地是從新黑格爾主義的立場去修正馬克思主義之哲學。首先就是季格弗里德（M. Sigmund）『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盧喀契和科爾雪（科爾雪係德國的托洛茨基派，盧喀契現尙隸共黨。）盧科二人也跟着那些馬克思主義底批評家跑，附和着說馬克思主義祇是一種社會的理論。他們二人都持着社會客體和主體底等同觀，即社會生產和社會意識底等同觀，這些理論家拋

棄了客觀的革命的辯證法而來宣傳概念底形而上學，拿知識份子的爭取新的意識形態的鬭爭，去代替勞工階級爭取新的經濟組織的具體的革命鬭爭。

屬於科爾雪、盧略契這一羣哲學的修正主義者的，還有泰爾赫梅（Thalheimer）——過去的德國共黨黨員，今隸勃蘭德勒（Brandler）派，後者自脫離第三國際後，已公然與社會法西派攜手結盟。

泰爾赫梅底哲學觀點之特點，是混和着大量唯心論成份的折衷思想。譬如說，泰氏雖然保持着許多唯物論的原則，可是當他碰到一個像「實踐為真理之標度」底問題那樣的重要論點時，他卻脫離馬克思主義底立場了。泰爾赫梅拋棄了實踐為唯一正確的真理標度這一馬克思的觀點，而訴之於自覺意識；後者彷彿自身能證實世界——有別於吾人之意識的世界——之存在似的。泰爾赫梅寫道：「思惟底範疇充當着辯證法底材料，它們是各部門科學之共聞的現成的前提」（見論辯證法之對象）這種說法充分地證實泰爾赫梅已完全做了黑格爾辯證法底俘虜。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地改造黑格爾的辯證法上所做的巨大的批判工作，都全部丟開了。他完全忽略了列寧主義為辯證法唯物論發展中的新階段這一點和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在哲學領域中的實際任務的一切指示；這些任務，列寧認為應當「是人類思想、科學和技術史之辯證法的研究」（見列寧文集卷九）泰爾赫梅卻不這樣做，他底全部理

論工作都被關閉在概念底經院學說中去了。不過他所探討的諸概念，卻都披上辯證法術底外衣，在這件外衣掩蓋之下，把布爾喬亞意識形態搬運進工人階級底隊伍中去，自然更容易些，而跟社會法西主義者共同執行拯救資本主義的政策，也就更方便些。

在現代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底理論中最明顯地表演着黑格爾主義之僕役作用的，要算社會法西派底頂頂大名的理論家孔諾夫了。孔諾夫借助於黑格爾底學說，來替自己的論國家底一般基礎、論民族和法權等底一般原則的各種理論作辯護。歸回到黑格爾的全部用意在於借助於黑氏底絕對唯心論，以便從理論上「證實」布爾喬亞制度諸關係之永遠性，把這些關係捧起來奉為普遍的原則，解作神聖的東西，並藉此以促成這些關係底實際的永遠化。借助於黑格爾底絕對精神，就可以把具體的法西主義的布爾喬亞國家，解作永久的國家，把國際聯盟解作保持世界永久和平的工具，而把資本主義解作推進人類進步和文化的永久手段了。

黑格爾哲學除了對於保護資本主義這一目的有效用外，它還被社會民主派利用去當作喬裝的（或掩飾的）工具。馬克思主義底導師關於黑格爾的辯證法給予他們的積極影響說得很多而很明白，所以假如今日的修正主義者不借黑格爾之助以塗染馬克思主義，那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這就是考茨基

所以玩耍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原因。在他最近一部著作中，有一處地方他公然說：在某幾點上他對於辯證法的理解，接近黑格爾的地方，比接近恩格斯的更多些。但是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完全明白，從馬列的辯證法退回到黑格爾的，是一個反動的步驟。馬克思尚在他最初的作品中就已指出黑格爾辯證法底保守的一方面，因為它沒有把對立體底鬭爭引導到底，而綜合地把諸對立體和解於絕對知識中了。正是這一黑格爾辯證法之「綜合的」結果，幫助着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在黑格爾辯證法底掩蔽之下，繼續和加深馬克思主義底進一步的修正，它底機會主義的歪曲。唯物辯證法，當它被徹底地施行起來時，就得到革命底結果；唯心的辯證法則不可避免地要走到抹煞矛盾、消磨矛盾，因而也就保持矛盾於現實生活中的結局上去。

在這種沉醉於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的熱忱中，社會法西主義在蘇聯底境域內也得到了意外的反響。從黑格爾的立場修正辯證唯物論，特別明顯地表現於蘇聯德波林派底孟塞維化的唯心論。關於孟塞維化的唯心論底理論觀點和社會根源，已詳本書上冊（按即辯證法唯物論一書）論哲學中兩條陣線上的鬭爭那一章。

現在還必須講一講哲學的修正主義中底馬赫派。領導這一派的，又是一位「左翼」社會民主黨人，

奧大利社會黨底黨員第二國際底祕書長——弗列德利赫·亞德勒 (Friedrich Adler) 在亞氏底哲學著作(書和論文)中，他主張用馬赫主義補充馬克思主義。關於馬赫這位公開的主觀唯心論者底見解，列寧曾經說過，它「不但是躲在神道學說卵翼之下，而且本身已是走到神道學說的一種思潮。」可是亞德勒卻把這樣一個馬赫跟馬克思並列起來了。照亞德勒說來，彷彿馬赫對於自然科學所做的工作，是跟馬克思對於社會科學所做的有同等價值。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一位現代社會民主黨底頂有名的理論家，聲名超過考茨基、孔諾夫等人的理論家中之佼佼者——奧多·鮑威。他所特別注意的，是一些跟反對勞工革命和擁護資本主義的實際政治鬭爭有直接關聯的理論問題。雖然這樣，可是他在袒護資產者的意識形態的工作中，卻也不能放棄資產階級底幫助。

在紀念考茨基七十壽辰的論文集，鮑威發表了一篇洋洋大觀的哲學論文。在那篇文章中，他表示想做一個獨立的和創作的理論家。他反對對馬克思主義作任何補充。然而鮑威底馬赫主義的同情心，在那篇文章中卻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該論文內，他把馬克思主義和馬赫主義等，同起來了。他確定地說，馬克思主義和馬赫主義一致的實質，在於論一種思想對另一思想的適應過程和思想對於事實的適應過

程的那種學說。正如馬赫主義之視自然科學史爲諸種思想之互相適應和思想對事實之適應底過程，馬克思主義——照鮑威底意見——也一樣地要求研究思想之適應社會狀態和通過後者以適應一定的精神要求之過程。所有這些說法，十分明顯地表示着這位大名鼎鼎的社會法西主義理論家在跟馬克思主義哲學做鬪爭，並且表露着他在那裏竭力袒護最反動的一種唯心論底型類。其次，所有這些說法再一次地暴露着社會法西派理論家之傾心於「適應事實」底理論。這種理論再好沒有地適合着社會法西派底企圖和實踐，適合着他們要勞工階級去適應資本主義條件的企圖，醫治資本主義和做資本主義之可靠的支柱的企圖。馬克思主義是革命行動底理論，它要求精密地估量事實，極具體地研究事實，但是目的不在適應事實，而是要革命地改變事實，革命地破壞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

我們把現代社會民主黨底哲學基礎底一般估量做一總結時，就必須指出以下幾點來。

折衷主義，新舊各種布爾喬亞哲學體系底混雜物——這便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底哲學立場之主要的特質。這也不是偶然的。在資本主義底腐潰時期，資產階級是不能夠有一種澈底的哲學思想。尤其是現代的社會民主黨，由於它所執行的社會職能和政治職能，更不能有這樣一種澈底的哲學思想。

然而假如以爲哲學的修正主義底特質只限於折衷主義，而忽視了這一折衷體系全部和社會法西

主義底哲學演進中表現得很顯著的那些反動傾向所建築中的那種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基礎——假如忽略了這些基礎，那就完全不對了。襲取「馬克思主義」術語的零屑，湊集「唯物的」和「唯心的」碎片而完全地、一往直前地維護現代資產階級之標本式的唯心的和機械的各種見解，並堅持着法西主義哲學——主意說，新黑格爾主義和馬赫主義——底一定方針——這便是社會法西主義底哲學思想之特質。所有這一切傾向和思潮中之最一般的，便是唯心論——最反動的形式唯心論——它跟宗教和一切神祕學說底保衛和辯護直接聯合着。

## 第五節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基礎之修正

麥克司·亞德勒著了許多關於哲學的書籍、專論、文章和小冊子。他跟唯物論的鬥爭特別地公開和明顯，因而我們的評述最好是從他開始。

亞德勒首先宣稱馬克思主義只是論社會生活的學說。他斷然地說，馬克思主義這一種社會學說無需乎任何的哲學，而且不可能跟任何一種哲學體系發生有機的聯系，這種斷然的聲明，當然並不妨礙他自己把馬克思主義跟現代資產階級和現代社會民主黨所愛好的哲學家康德結合起來的行爲。照亞氏

底意見，馬克思主義無需乎任何的哲學，但是它需要邏輯的上層建築，而當作這種上層建築的便是康德底永久的、絕對的認識論。

這種援引康德的舉動，使以社會理論限制馬克思主義的意思十分明顯了。意思是在麥克司·亞德勒不贊同辯證法唯物論——馬克思主義底哲學，這一哲學底澈底應用於社會歷史和資本主義經濟之諸法則，就保障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底建立。

說馬克思主義沒有自己的哲學——這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底老調。將馬克思主義底社會經濟學說跟它的哲學基礎分裂開來，這也是現代社會民主派理論家反辯證法唯物論的鬥爭底第一步。這樣的分裂，也是考茨基——這位在哲學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術語底保護色染得最濃厚的理論家——底一種特色。考茨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有它自己的哲學的，它底哲學就是唯物論。但是馬克思主義底理論中沒有一點不受到考茨基底最惡毒的修正主義的攻擊。照考茨基底意思，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就是唯物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論者。可是考氏在其最近的著作，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唯物史觀一書中寫道：『唯物史觀跟使用辯證法唯物論底方法的一切世界觀都相和諧，或至少跟它們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見該書德文版上卷頁二四）在同一書中，考茨基又說：『是否為唯物史觀而鬥爭而稱為唯物



論者，抑或寧願取實在論者或一元論者底名稱，取實證論者，或感覺論者，經驗論者，或經驗批判論者底名稱——這是一點也沒有區別的。』

照這樣說來，馬克思主義底社會經濟學說和它底哲學基礎之間的聯系，完全是偶然的而不是有機的，必然的了。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個勞工階級底統一的宇宙觀，包括自然、社會和思維各方面生活，以一切科學的成就為根據並藉科學底不斷發展和世界勞工運動底經驗來證實的宇宙觀了。社會法西主義者考茨基，需要把馬克思主義撕成一片一片的，然後可以比較容易地和不知不覺地擊破它。毀滅馬克思主義之普遍的意義，這是有利於考茨基的。因為這樣就比較容易掘毀它的歷史根據和科學根據；這樣就把馬克思主義降低到了種種觀點之一的地步而與其他的觀點相並立；這樣他就可以擺着學者底架子去批判它，補充它，隨心所欲地解釋它，而將完整的科學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轉變為理論底片斷，『腐朽的教條。』

這樣考茨基承認，雖然馬克思的社會學說是跟各種不同的哲學體系都相和諧（相適合）的，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他們底社會學說跟哲學的唯物論聯系起來，因而他（考茨基）也『寧願採取』唯物論。但是他同時又轉過身來，把頭縮起來，並且集中他的全部力量以圖口頭上承認唯物論而實際上

放棄它，從它裏面抽去全部內容。這首先就表現於把馬恩底唯物論限制於一種意義——只把它看作方法。

像考茨基這樣的做法，估定唯物論只是一種方法——這就表示只把它當作思惟方法來了解，而且這種思惟方法是毫無根據而任憑主觀選取的。馬克思·列寧的唯物論學說之所以成爲如此有效用和惟一正確的方法，是因爲它同時又是論客觀外界之特性和法則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底唯物論的方法，直接關聯着對於人類意識以外的客觀世界存在之承認，這個世界反映在這種意識上並决定着這種意識。這也就是哲學的唯物論底基本的出發點。考茨基却想拿方法來限制唯物論，認爲唯物論只是對於某種現象的看法，他完全忽略了馬恩列諸氏給予這一方法論的全部科學的根據。

這樣，拿方法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哲學底意義，這只是考茨基用以掩蔽他的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公開鬥爭的一種形式，掩蔽他底曲解、歪曲和布爾喬亞化馬克思主義的企圖的一種形式。

社會法西派如何了解唯物論呢？這裏又更直捷而更公開地暴露着麥克司·亞德勒對於唯物論敵視態度。『什麼是唯物論呢？——亞氏發問道。』這是對於世界本質問題的答復，對於世界自在的意義問題的答復，——簡言之，這是一種本體論的，因而完全是形而上的概念。』在這段句語中，從頭到尾是胡

說是荒謬之談。提出世界本質問題的是經院學說而不是唯物論，探索世界自在之意義的是唯心的形而上學而不是唯物論。——所有這些資產階級加諸唯物論的中傷之言，麥克司·亞德勒都很高興地重複起來了。

唯物論的哲學確實解決了存在於吾人意識以外的客觀世界底諸特性和法則的問題，而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唯物論是依據着現代自然科學底成績的，因為這樣，所以恩格斯和列寧說過，唯物論是隨着科學底每一次新發明而改變它底形式；哲學的唯物論說明客觀世界存在於吾人意識以外，這個客觀的物質世界決定吾人之意識並被意識所反映。這便是唯物論底實質。可是這並不是形而上學，像亞德勒所設想那樣，而是吾人所能藉以進行反對一切形而上學的鬥爭之唯一堅固的基礎，不論這種形而上學是單着證實主義底外套，或單着經驗批判論底外衣，是戴着直觀主義底外殼，抑或披着直接宗教的神祕外衣，都是唯物論所要堅決與之鬥爭的。同時，這又是吾人所能藉以進行為發展科學，為克服自然，為推翻資本主義和為勞工階級脫離資產階級統治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之唯一的基礎。正因為亞德勒在政治上站在擁護資產階級底觀點，而後者在今日已成為完全反時代的社會階級，它已不能為發展科學和技術而鬪爭，它是在竭全力以阻止社會底澈底變革，——正因為這樣，所以社會法西主義者亞德勒要反對

## 唯物論。

在亞氏所著的哲學教科書中，有一章是整個地批判列寧底唯物論的。亞德勒對於唯物論，尤其對於澈底的革命的唯物論的全部仇恨心，就完全集中在這一章中。假使說亞德勒在他的早期著作——馬克思主義問題——中，估定普列漢諾夫底哲學著作是很顯赫的，那末他對於列寧底著作（是指列寧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而言）則滿口白沫地咒罵不休。他稱列寧底反映論為「早就被批判哲學葬送了的舊廢物」，說它是一種沒有根據的和荒誕無稽的、直率的和庸俗的理論。現在我們更進一步來看亞德勒用以反對這一理論的那些駁論究竟如何。

亞德勒寫道：「假使說，人感覺到紅的顏色，同時就給了他客觀的實在，那末我們可以說……它只存在於人底意識中，或者說得好些，它只是意識底組成部分。」（亞德勒著唯物史觀教程德文版，頁一三八。）這樣看來，照亞德勒底意見，在我人意識以外是什麼也不存在的，全部周圍的世界，整個自然，社會及諸階級間之衝突，——所有這一些僅僅是我人意識底一部分，它們僅存在於意識之中。這樣，亞德勒搬出了真正的「舊廢物」，主觀唯心論底「舊廢物」來攻擊這種以全部科學，社會生活和生產底發展做根據，而且經過每天人類底實踐來證實的理論。照他底意見，彷彿沒有主體就沒有客體，沒有意識就沒有物質似

的。

自以爲站在純粹科學立場的亞德勒，做反唯物論的鬪爭時所根據的那種見解，底荒誕性和非科學性，在他企圖擊退列寧對馬赫、波格唐諾夫等人底主觀唯心論的進攻時，都完全暴露無疑了。列寧在其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要求一切擁護「沒有主體就沒有客體」這一論綱的人答復：試問科學底結論說在人類以前，在地面上出現一切生物以前，已存在着地球，這句話怎麼解說呢？

當時還有許多新的哲學家則用什麼「胚胎意識論」（即斷定胚胎亦有一種意識的理論）來避免這種跟自然科學的矛盾。亞德勒了解列寧這一駁論底尖銳性，因而他不能跳過這一質問。亞氏是個「學者」，「理論家」，他當然擁護科學的，他承認地球存在於人類以前，但是要知道他只擁護地球不存在於意識以前這一論點，因爲只有通過時間底概念，我們才能確說地球存在於人類以前呀！

經驗批判論者也反對唯物論底這一見解：意識是頭腦底產物；列寧揭露了他們底見解全部荒謬性和非科學性。在這個問題上亞德勒也發明了他底「開明見解」：人類思想這一種心理的過程，沒有腦子當然就不可能發生，但是要知道「作爲基本的、精神的固有的規律性的意識」沒有腦子不但可以存在，而且不如此簡直就不能了解，因爲腦子本身也只是意識底內容，只是它底有思想性的定義。這樣就誰都

不能夠駁倒了！自然存在於人類以前，但自然只是意識底一部份；思想不能沒有腦子，但是腦子本身只是意識底內容……放棄了唯物論，放棄了世界存在於人類意識以外而在人類感覺和概念中只反映着客觀世界這種理論——一經放棄了這種基本立場，則那怕您怎樣地做附帶的聲明，總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到唯心論，走到跟科學衝突以及袒護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反動觀點的立場上去。

根據這種簡略的考察，我們十分明白地看出了這些理論家對於馬克思主義底唯物論基礎的敵視態度，不承認和歪曲這一唯物論基礎，公開的和隱蔽的同時又極堅決的做反唯物論的鬭爭。全部哲學史都是唯心論和唯物論底鬭爭史。社會法西派理論家底反唯物論鬭爭，暴露着他們完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底立場，並且在世界觀問題中堅決地走上了布爾喬亞階級底立場。

## 第六節 唯物辯證法之修正主義的曲解

許多資產階級的僕役們在哲學領地內，常常把唯物辯證法解釋成極醜陋的形態，中傷它，曲解它，從根拔起它，把它當作不值分文的東西來拋棄。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大聲疾呼地表示他們對辯證法的忠誠，他們在言行上擁護着辯證法。因此修正

主義底理論家始終不能公然拋棄這一馬克思主義底「精靈」。資產階級底社會要求——從觀念上去腐化勞工階級，削弱勞工階級底力量——他們只能用特別巧妙的方法去實行，即歪曲唯物辯證法，特別精巧地，不顯著地，一塊一塊地去毀壞這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實質，摧殘它，殺害它。

在研究哲學的社會法西主義者中，沒有一個不或多或少地接受辯證法而玩弄辯證法的。但是他們當中也沒有一個不提出好些不同的意見來，「疑問」來，以及他們跟馬恩的辯證法思想不相同的見解來。他們自知不能公然反對辯證法，然而它們不照它的本來面目去承認它，這却比公開反對更壞些。於是關於辯證法的瞎辯就開始了。

考茨基是贊成辯證法的；他而且還應用辯證法。但是考茨基對於辯證法之適用於一切生活領域，却表示懷疑。麥克司·亞德勒比考茨基公開些。他甚至於不懷疑，而簡直肯定地說，辯證法只存在於思惟，而且照他底意見，所謂馬克思把黑格爾底辯證法頭腳掉轉來這句話底實質，彷彿就在於此：將辯證法限制於主觀的思想過程。

經驗批判論者波格唐諾夫也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也一樣地反對辯證法則之普遍性。他說：「辯證法不是一件包羅萬象的東西，它不能成爲普遍的認識方法。它是組織過程底特殊場合。這些過程也

能經過別的道路而發生的。』（見波著活的經驗之哲學）

我們已經知道，普列漢諾夫也破壞了辯證法之普遍性這一原則，因為他未能把辯證法普及於認識論。此外，列寧會指出布哈林也犯着限制辯證法之應用範圍的弊病，因為布氏稱辯證法只是一種觀點（View Point），而把它和歷史的觀點對立起來。這樣看來，社會法西主義底哲學觀念已在蘇聯境內的機械論和右傾機會主義中得到了反響。

限制辯證法之嘗試，實際上就等於對辯證法做暗的鬭爭；這是將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轉變為理論片斷的一種企圖，是使辯證法變成對誰也無傷害的學說的一種企圖。假如能够證明辯證法只是諸種現象法則中的特殊場合的話，那末在熾烈的政治問題上要避開它就比較容易，要替自己拒絕革命的行為辯護和予此種行為以理論上的根據，也比較容易了。

關於辯證法底普遍性的問題，並不是次要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底原則問題。否認唯物辯證法底普遍性，就等於殘害它底科學基礎，損傷它底客觀性而不可避免地要走到主觀唯心論的曲解辯證法的立場上去。

假使意識底辯證運動不是客觀物質世界運動底辯證法之反映，假使它底泉源不在客觀世界中，那



末辯證法就只有觀念上的意義，它只是精神自身的運動了。這樣，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既限制了唯物辯證法底普遍性，同時也就把唯心論拖進去了。根據唯心論的立場去磨滅唯物辯證法之鋒頭，使它變成無害於資產階級利益的教條，那自然容易得多了。

唯物辯證法底中心點，是論對立體底統一和鬭爭之法則的學說。唯其如此，所以修正主義者把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批判底全部火力，集中於駁斥發展底矛盾性。

首先我們要來講一講麥克司·亞德勒在這個問題上所取的比較公開而明顯的態度。亞德勒將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中的意義只限制於方法一端，這樣他就完全拋棄了辯證法規律屬於物質的現實界本身這一問題。不論是研究現實本身底物質性也罷，或是研究這一現實發展底客觀矛盾及其他法則，亞德勒都認為是直率的、庸俗的形而上的研究而不是科學的設問。他認為現代科學上論分子的和以太（Ether）的運動的那些概念，只是從理論上把握自然現象的思想手段而絕不反映任何客觀事物的，——他宣佈這是一種公認的「真理」。

但是辯證法為論吾人思惟法則之學說，這一點也許亞德勒總承認吧。然而這位「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偏偏連這一點都沒有做到。例如對於一個公認的辯證法原則，即連最簡單的物質運動底形式——

「機械的運動——已經是一種矛盾，對於這個原則，亞德勒也是不同意的。更不用說，他在這裏所考察的仍只是運動底概念而不是現實底矛盾運動在這一概念上的反映。而且在概念本身中，亞德勒所看見的也只是似是而非的矛盾，是隨意可規定的矛盾。照亞德勒底意見，必須把時間底概念和空間底概念也劃分為無限小的量（大小），那時我們就可以說，運動着的物體，每一剎那都處於每一無限小的空間之點，一切矛盾就都不存在了。」

這位智者亞德勒，對於矛盾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看來，在現實世界中根本沒有這些矛盾。在思惟中也只有似是而非的矛盾，只要人類的思惟稍稍加強分析自己概念的努力，這些似乎存在的矛盾就馬上煙消雲散了。這位在政治上傾心於革命辭語，而且還敢提出社會革命這一口號來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這麼一來，他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底根本問題就算輕易地對付過來了！在政治上，他也根據類似的出發點，說勞工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矛盾只是似是而非的，它只發生於不正確的觀點，發生於思惟底不正確性，因而他希望通過『民主』去解決社會革命的問題。

在反辯證法的鬭爭中，考茨基在技巧上要『高明』得多。考茨基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會講到自然、社會和思惟底辯證法規律，所以他也講到有機體、無機體和社會生活底辯證法，可是馬克思主義中辯證

法底客觀性這一原則，却早就被考茨基底反唯物論鬪爭所淹沒了。

考茨基怎樣理解唯物辯證法底中心點呢？他認為辯證法底實質在於機體（Organismus）與其環境之相互關係問題底解答；同時他認為這一相互關係底變化，照馬克思主義底觀點，彷彿是在三題法圖式中發生的，而這個三題法圖式底出發點則為機體之適應於環境。考茨基公然反對恩格斯所說每一現象中內部矛盾之鬪爭為一切運動、發展和轉變之基本動力的那個觀念，他以為恩格斯底這一觀念彷彿是跟馬克思的不相同。考氏完全拋棄了馬列諸氏關於事物自己運動的學說；在他看來，彷彿這種學說就是黑格爾底經院學說；後者常常只根據精神這一個因素去解釋運動的。考茨基拿他所謂有機體、「我」適應於外界環境之「唯物的」、「實在的」過程去代替他所認為「經院主義的」、「唯心的」內部矛盾論。

仔細考察之下，我們就知道考茨基底這些發見實在是很陳舊的東西；布爾喬亞實證論者（如斯賓塞等）早就唱過這種調兒，其後又被一切經驗批判論者和經驗一元論者背誦過幾千次，在蘇聯又被布哈林大加以通俗化，——這便是大衆週知的均衡論。以機體對於環境的適應性為運動之出發點，這種適應性也就是機體與環境底均衡狀態。機體與環境底矛盾則為此均衡之破壞。最後，同一機體對於週圍環

境之新的高級的適應，便是被破壞的均衡在高級基礎上的恢復。

這一陳腐的均衡論，罩上了辯證法的術語——正題，反題和合題或否定之否定，——這就被考茨基呼爲辯證法了。這一理論底反辯證法性和機械論性，在本書前幾章中已經說明。這裏我們認爲必需講一講的，是關於這一理論所以能吸引資產階級及其擁護者——現代社會民主黨底領袖們——之愛好的一些原因。

考茨基本人完全明白地揭露了這一理論底階級意義；他稱機體與環境底相互關係底過程爲機體對於環境的適應過程。這樣看來，從這一理論所產生的邏輯的和實際的結論是：不要做革命的改造環境（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的鬪爭，而只要消極地適應環境，機體（動物的和社會的機體）好好地改變它自身的屬性，機官和組織；不要革命地克服一切橫互於社會機體發展道路上的障礙，也不要爲控制和役使這一環境而爭鬪，而是相反的，完全把自己置於環境底權威支配之下，完全受環境底奴役——這些都是從這一理論中得出來的實踐的結論。

現代社會法西斯主義底一切政治理論，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資本主義藉民主制而和平成長爲社會主義』底理論，以及最新的理論之一——『害處較輕』底理論——等等，所有這一切理論，從

他們的方法論根源上講，都當歸屬於哲學的適應論；而這種理論實質上還是現代社會民主黨對勞工革命的叛節政策之理論基礎。考茨基底哲學，在理論上最澈底的表達了該黨底適應主義的實質；它把這種適應主義當作一種原則而且把它當作宇宙觀看待了。考氏哲學底全部實質可歸結於以下幾點：在政治上主張使勞工階級底利益去適應布爾喬亞階級底利益，在理論上把馬克思主義這樣地閹割，這樣地打碎，這樣地偽造起來，使它在這種歪曲的狀態中去替資產階級服務。

適應論根本拋棄了關於內部矛盾的問題。把它應用到社會上去時，這種理論底意義就是放棄社會鬭爭，放棄勞工階級底革命任務。內部矛盾底否定，不可避免地要得出一切矛盾遲鈍化以至一切矛盾完全消滅的結論來，因為鬭爭底內部刺激既已失去，它的全部鐵一般的必然性自然也不存在了。至於講到外部矛盾，那是可以節制它們，適應它們和磨滅它們的。這便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底方法論基礎；依照這種理論，內部矛盾被轉移於國際關係的角鬭場，這就是說，每一國家底資本主義，內部已變成有組織的了，而鬭爭只出現於各個國家間的外部關係中。對於這種理論，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又聯結以「超帝國主義」論，統一的世界托辣斯和資本家底普遍協調論。布哈林和一切「有組織資本主義論」底擁護者，雖並未做出這樣的結論來，然而在方法論上，它却完全與不以現象的內部矛盾，而以現象與環境

之關係爲現象運動之原因及其發展法則的那種機械論觀點相關聯的。

機械論——是一切矛盾遲鈍化底理論，是一切矛盾逐漸消失和完全消滅底理論，是主張適應的理論而不是革命鬪爭底理論。這就是它之所以受資產階級歡迎，資產階級底擁護者，社會法西派所以那樣努力地宣傳它，以及它所以能在「左」右翼機會主義者行伍中找到它自己的擁護者的原因。

若要估量修正主義者對於唯物辯證法的態度，則把這些理論家對於否定之否定這一辯證法則的理解拿來考察一下，是頗可令人注目的。不論是考茨基也罷，亞德勒也罷，波格唐諾夫也罷，抑或其他馬克思主義底批判者也罷，他們都把這一法則解釋成三題法了。依照他們底觀點，三題法也就是辯證法底實質。考茨基拋棄了恩格斯底否定觀，根據恩格斯底意見，否定是某一特定現象底自動否定，是由於內部諸種力量、傾向、矛盾之鬪爭而轉變爲自己的對立方面的轉變過程。考茨基是贊成否定之否定的。可是他所贊成是否定之否定只是兩個因素——個體與環境——之相互作用底結果。

麥克斯·亞德勒也多少歡迎否定之否定這一法則，而且甚至主張自己負起「幫助」馬克思主義從科學上替這一法則打基礎的責任來；爲了這個目的，他竟拉了一些「現代科學」底巨臂，如布爾喬亞社會學家斯賓塞和布爾喬亞哲學家馮特（Wundt）之流，來作爲自己的幫手。

這一切類型的修正主義者對於這一辯證法則取這樣的善意態度——這應當去怎樣解釋呢？自然這一法則本身——即照馬克思的意思去了解的這一法則——並不給予唯物辯證法之修正主義的曲解以任何的根據。

但是假使我們仔細一些來考察修正主義者對這一法則的解釋時，我們就很明白地發現了這種解釋底全部反馬克思主義的意義。這首先表現於下面這一點：社會民主派的理論家們既把唯物辯證法底實質簡化為三題法，這樣他們就易於實行跟馬克思底辯證法做鬪爭的任務，因為在他們看來，馬氏底辯證法彷彿就是經院學說、教條主義的、圖式主義的理論啊！

在馬克思主義底代表人物當中，誰也沒有把黑格爾的三題法當作唯物辯證法底規律來擁護過。但是機會主義者在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否定之否定律底觀念時，卻只抓住了它底一方。這一方就是三題法底最後一個階段合題（綜合）。這個合題在他們看來不是矛盾的統一，而是絕對的均衡。擴·棄·矛盾·的·綜·合——這便是迷住了一切修正主義者的一種『三題法』，因為它是替調和階級利害的政策、替對付革命的政策作理論上的辯護的一種優良的工具。假使這樣的『三題法』連它最後的綜合階段在內，是一切生命之普遍的辯證法則，那末就有可能綜合地把勞工階級和資產階級在一個民主主義國家中

聯合起來，也有可能通過民主主義國家來消滅階級矛盾和均衡階級利益了。

這樣看來，可知唯物辯證法是受了哲學的修正主義者底猛烈攻擊和特別令人驚駭的曲解。對辯證法進攻的全部火力，都向着一個方向發放——就是從馬克思主義中驅除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维底一切現象中諸矛盾之鬪爭的理論，而代之以無生氣的、非科學的、機會主義的適應論；拋棄矛盾不可調和、不斷發展和尖銳化的理論，而代之以調和的綜合論、矛盾底遲鈍和均衡化的理論；從馬克思主義中剷除關于內部矛盾的革命理論，而依照改良主義、社會法西主義政策底方式去歪曲、閹割和切斷這種理論。這就是**一切修正主義的辯證法作品底根本用意。**

## 第七節 修正主義和歷史唯物論

在修正主義者和社會法西主義者對於歷史唯物論問題的態度上，更容易發見社會民主派理論底全部反馬克思主義和反勞工階級的性質，因為這些問題直接地跟政治、跟社會鬪爭、跟政黨底日常活動關聯着的。

近幾年來，我們看到社會民主黨底三大理論家——考茨基、古諾夫和麥克司·亞德勒——用大部



的書來相當有系統地闡述現代修正主義底歷史觀念。這些書和社會民主黨人底一切其他理論作品一樣，從頭一頁到最末一頁充滿着一定的「黨派性」，它們在理論上擁護着反馬克思主義的布爾喬亞路線。關於現代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正可以改造狄茨根關於德國大學哲學教授所談的話來說：歷史的理論正和哲學一樣，在他們看來不是科學而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勞工階級和反對革命的鬭爭手段。從理論方面講，現代修正主義之歷史的和哲學的見解，是機械論、實證論、新康德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各式各樣布爾喬亞觀念底混雜物。

表現考茨基底歷史觀念之特質的基本傾向之一，是一般的自然主義，尤其是生物主義。請看考茨基本人關於他自己的理論發展底道路說些什麼：「他們（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根據黑格爾，而我則根據達爾文。後者引起我注意比馬克思早，有機體底發展比經濟底發展早，物種和人種底生存競爭比社會競爭早。」（德文版唯物史觀卷一頁十七）現在考茨基已到晚年，他決定回到他自己的出發點上去。科學地揭露社會歷史之真實規律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考氏代之以什麼「機體適應環境」、「人類之自然天性和本能」、「對於子女之關心」、「愛美觀念」、「兩性感覺」等等一大套生物學概念底玩弄。考茨基認為唯物史觀研究底中心課題在於探求那支配人類和動植物的共同法則。考茨基自以為他

繼續發展了馬恩底思想遺產，因為他已尋着了這一共同法則。考茨基說明他給予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寶貴的貢獻」如下：「共同的法則就是社會和一切物種底每一改變，都可以歸結於周圍環境底改變。在這一個環境固定不變的地方，那裏的各種有機體和組織也都不變化。有機體和社會組織底各種新形式，都可歸結於適應變遷的環境之結果。」（同書卷二頁六三〇）

第一，考茨基想拿這一「發見」作為自己的功績，這是徒然的。自然主義底原素，按照自然現象底法則去解釋社會現象的嘗試，法國唯物論者早就做過，他們是從入底自然性上去研究社會的。從十九世紀中葉起，把人類底社會生活與有機體底自然生活視為等同的那種學說，布爾喬亞社會學者，如孔德、斯賓塞等，和他們底許多信徒們，都會竭力宣傳過的。而且即使在現代布爾喬亞社會學界中，考茨基也不是社會達爾文學派底唯一代表。許多的大學教授們發揮着關於社會中自然淘汰法則的思想，其目的是在從理論上去袒護布爾喬亞制度，並且把它解釋成爲永久的制度——永久有競爭，有生存鬭爭和永久是經濟上較強的社會機體和組織。布爾喬亞理論家中間的法西斯主義者，也採取各種自然主義的社會發展論，藉此想從理論上去「證明」資產階級對付無產階級之積極的、強暴的行動底必要性。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發揮着關於天生的種族性和民族性的思想。依照他們底理論，有一些民族由于天賦的本性能够担任

壓迫者和役人者底角色，還有一些民族則生來就只配做殖民地的奴隸。由此可知，這些關於天賦特性和人類本能的說法可以走到何等反動的理论上去呀！

第二，這種根據生物學原理去說明社會生活的嘗試，其結果之非科學性和理論上的毫無用處，早就被馬克思所證明和揭破，後來又被列寧在其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所證明和揭破了。馬克思在其致庫格曼的信中談論到一位也「發見」過歷史底普遍法則——生存競爭底法則——的蘭格先生時寫道：「應當承認，對於那種傲慢的、裝得像科學的、誇張的無智和思想的隋性來說……這是很能使人相信的一種方法。」『要比這種濫用生物學的和力學的字眼更無用，更呆板和更經院主義性的，我們還能想像得到嗎？這些字眼在社會科學領域以內是不給予，亦不能給予什麼結果的。』（見列寧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這幾句話是為波格唐諾夫談論「積極的和消極的社會汰選」而發的。『把社會法則解作生物學和力學底自然科學概念——這是死的和經院主義的做法，這樣的做法絕對不能向社會生活底真實法則之科學的認識道路上推進一分一寸，而是相反的，它反而關閉了這條道路，用空洞的力學和生物學的句語去代替科學。』（列寧語）

在社會民主派理論家當中，自然主義的傾向不祇是考茨基所獨有。近年中著過一部洋洋大觀的書

——馬克思派的社會和國家底歷史過程論——的古諾夫，也持着這種布爾喬亞理論底觀點。他底這種傾向，明白地表現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定義的解釋上。他把生產力自然化了；照他底見解，一切自然條件都全部歸入生產力中去，經濟形式乃依存于地理環境並決定于這種環境。

布哈林式的均衡論應用於社會時，也借用過像「能力」、「均衡」、「勞動消耗」等等的自然科學的概念。我們上面已經述及波格唐諾夫底「社會力學」之列寧的批判。現在假使我們再把普列漢諾夫對於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過分估計回憶一下，我們就可以完全明白，政治的機會主義和歷史唯物論之自然主義機械主義的曲解中間，存在着一定的聯繫。

所有這一切生物學的、地理的和力學的句語，其目的只有一個——從馬克思底歷史學說中驅除關於社會生產之歷史的特定性的理論，在這種理論上面建立着全部社會鬭爭和革命底理論。他們底目的是在解釋階級、政黨、國家、民族等社會現象時，忽略馬恩所確定的它們底社會經濟的特質。他們底目的又在使勞工階級脫離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制度的鬭爭，使勞工階級脫離革命地消除那橫互於最根本和最深刻的任務——以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組織代替資本主義組織的任務——之實現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的鬭爭。歪曲馬克思主義底歷史理論，使這一理論布爾喬亞化，使它成爲適宜於袒護和宣傳

布爾喬亞政策的工具——這便是藉助於自然主義的概念以抹煞歷史唯物論中的社會經濟形態論的意思。

爲要實現這些目的，各種面目的修正主義者所利用的都不只是機械主義的方法論。唯心論這一種爲一切反動階級所利用來當做反唯物論的靈驗的戰鬪工具的，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也普遍地利用到他們底社會學理論體系中去了。在社會法西主義的歷史理論中，最澈底的唯心論底擁護者，便是我們所熟知的麥克司·亞德勒。

上面已經說過，照亞德勒底見解，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社會學說。我們對於這種亞德勒式的『馬克思主義』加以仔細考察之後，就馬上發覺亞德勒在那裏袒護毫無遮蔽的康德主義的唯心的形而上學。可舉出幾句引語來作證：『觀念對於物質之依賴性，現已不復成爲一種困難，因爲這就是一種心理現象。對另一心理現象之依賴性。』（亞氏唯物史觀教程）『這種物質的已不復爲事物的，而是某種人類的，亦即必然成爲某種精神的現象。』（同前）這樣，亞氏把物質的和精神的等同起來了。這一個和那一個，『經濟和意識形態……這是同一精神聯繫底兩個階段；』這麼一來，馬克思底一個偉大的發見——『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規定着社會、政治和精神一般底生活過程。』——被亞德勒曲解成爲一種意識形

式決定另一種意識形式了。

考茨基和古諾夫都會有從馬克思論社會生活之基礎的學說中剷除它底唯物論內容的企圖。考古二人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都觀念化了，考茨基把生產力發展底過程跟認識自然底精神過程等同起來了。『假使物質的生產力已經帶着很濃厚的精神性質的話，那末就生產關係而言，這種性質當然更厲害了……』——這是考茨基在他最近那部書裏說的話（見考著唯物史觀卷一頁八一四）對於唯物史觀的這種曲解，它底唯心論性質是非常明顯而且毫無疑義的。

歷史唯物論之機械的和唯心的曲解，當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一接觸到像階級、國家和革命這些重大的政治問題時，它底資產階級的用意就充分暴露出來了。

考茨基在社會鬭爭底實踐中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的，他企圖把工人運動拉到資產階級底政策方面去，他擁護藉加強勞工階級底奴役以達到階級利害調和的那種觀點。理論家的考茨基對於馬克思論階級發生于原始社會經濟發展底內部法則這一學說加以修正，而代之以階級因一民族征服另一民族而發生的理論。考氏又對馬克思的階級定義加以修正，依照馬克思底階級定義來說，階級底生存及其作用有賴於社會生產底經濟組織的，而考茨基則代之以分配底階級論。考氏這兩個理論的論綱，追求着同

一個目的——抹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之不可調和的對立性，誘致勞工階級拋棄為實現新的生產方式的鬭爭，而把社會鬭爭限制在分配領域以內，就是說，使這種鬭爭變成改良主義的，為資產階級所能接納的，和對於資產階級無傷害的鬭爭。假如階級底發生不由於原始社會經濟基礎之發展的鐵一般的必然性，而由於一些純粹輔助的情形的話，那末現代社會底階級就可能被消滅，可能藉各種經濟的和政治的改良政策而被逐漸地消除。布爾喬亞的政治家正在動員全部科學機關和全部積疊起來的知識，企圖藉這些辦法來挽救資本主義而免於勞工革命底危險。

政治家的考茨基是擁護布爾喬亞國家的，他在跟勞工專政底國家做鬭爭。理論家的考茨基則公然修正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依考茨基底見解，國家猶如階級，也不發生于社會底經濟發展，而只是施用單純的軍事暴力底結果。考茨基在給國家下定義時，企圖把政治跟經濟脫離開來，使政治離開經濟基礎，而獨立並與經濟基礎相對立。下面的幾句話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論之顯著的樣本：「現代民主國家跟以前各種國家形式的區別，在于這種國家機關之被利用於剝削階級底目的，並非指它底實質而言，而且也非不可分離地跟它聯繫着。假使說它變成了剝削的少數人底機關的話，那末這並非國家底本性使然，而是由于勞動者階級底本性，由于他們底散漫、無智、無獨立性或缺乏鬭爭能力，而這些情形本身又是他

們生活條件底產物。』（見考茨基文集卷二頁五九八）這樣的觀點，在考氏底著作中是很多的。照他底意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現代國家實質上不是布爾喬亞剝削者的國家了。布爾喬亞國家對於勞工階級公然實施暴力的壓迫，在考氏看來，不是由於資本家底經濟統治……現代國家底布爾喬亞性，變成勞工階級自作自受的結局；變成勞工階級自己不會享受民主制度底一切恩惠的結局了！

古諾夫跟考茨基一樣，也抹煞了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底利害對立，在階級底定義中忽略了對生產手段的關係，這一基本的特徵。他們這樣做，為的是想藉助於『民族感覺』和『國家感覺』這一類布爾喬亞的『偶像』，以便從馬克思主義中剷除社會鬭爭底概念，布爾喬亞國家底階級性和勞工專政底概念。古諾夫承認，階級的矛盾可能達到一個階級做出背反自己民族的舉動來的地步，然而『這只是可能而不是必須』。為證明布爾喬亞國家底超階級性，古諾夫求援于黑格爾底客觀唯心論，黑格爾底國家學說——確定國家為『高級機體』為永久的、不可毀滅的絕對觀念的那種學說。

我們已經知道，亞德勒用公開唯心論的方式修正了歷史唯物論中關於經濟基礎和社會鬭爭的學說，他在康德和馬克思主義一書中寫道：『經濟的社會化祇是意識之超絕的社會能力之歷史的表現，同樣的，社會鬭爭也祇是意志底正當法則之類似的表現。』這樣說來，社會底經濟基礎祇是意識底形式；同



樣的社會鬪爭底發展是決定于意志之正當法則的，而社會鬪爭底全部內容也祇是意志底鬪爭。因此，只要靠議會的空談就可以改變現社會底經濟基礎，靠民主主義的空談就可以滅絕社會鬪爭。

不論在政治中，抑或在理論中，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首先是考茨基，都是跟勞工專政制鬪爭到底的。在他們底「理論檢討」中，始終企圖證明彷彿馬克思底「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名辭是偶然漏出口來的；在蘇俄，勞工專政正是表明勞工階級對於謀自身解放的鬪爭，力量尙未成熟，而惟有現代民主主義的布爾喬亞國家是超脫一切苦痛的手段——既可以超脫資本主義底一切罪惡，又可以超脫勞工專政底一切危險！

考茨基、古諾夫、奧多·鮑威、麥克司·亞德勒、卡爾·倫奈以及其他許多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家，——所有這些人，在對勞工專政和布爾喬亞民主的估量中，意見都是一致的。這裏毫無理論上的分歧；所不同者，祇是各人從理論上替社會民主黨底布爾喬亞政策辯解的方法而已。

社會法西主義者底社會歷史見解中的形而上學和經院主義，在他們對社會變革問題的解答中表現得特別顯著。在前幾章中已經說明了馬列主義的革命論（社會變革論）底內容。依照這一理論來說，社會變革底經濟根源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這一論綱是跟辯證法唯物論中的對立體之鬪爭與

統一底辯證律之普遍性直接聯繫着的。社會法西主義者很努力地歪曲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變革論。在理論上最注意這個問題的，要算考茨基了。

在考氏底唯物史觀中，他整編地用于對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序言的闡解。他認為對於馬克思主義做「定期的修正」是必要的，因而他首先就對馬克思底這一序言作了一些「修正」——這些「修正」正是關於社會變革問題的。首先，他否認社會變革法則底普遍性，並且把它底作用限制于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之初的那個時期。一切過去的社會形式都不因社會變革而解體，而是因為受了外來的刺激，由于野蠻民族底武裝而促成它們底崩潰的。

第二次「修改」是限制馬克思底另一論綱底效用。這個論綱是說「沒有一個社會形態，會在全部生產力尙未充分發達以前，在它對於生產力底發展還留着寬廣的空場的時候，先行崩潰的。」考茨基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又應加以必要的「修改」，因為照他底見解，資本主義能夠無窮盡地發展。生產力資本主義的生產諸關係永遠不會變成生產力發展之桎梏的；相反的，「工業資本主義促成了日益猛烈的生產力底發展。」大家都知道這一個論綱是現代社會民主黨底一切理論家所保持的。奧多·鮑威在他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那部書裏，也頌揚着資本主義之無窮盡的技術進步的能力。現代社會民主黨底醫治資

本主義，支持資本主義的全部政治見解，整個兒建立在下面一個論綱之上的：即在資本主義之下，沒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

這樣看來，考茨基對於馬克思底理論的兩點「修改」都可歸結于放棄社會變革爲一切階級社會發展法則的學說，公開地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變革論，放棄關於社會變革因階級社會內部的經濟發展法則和社會鬭爭底法則而成爲必然之事的學說。照考茨基底說法，在工業資本主義出現以前，一切社會形態都是矛盾的，它們創造了生產力發展底桎梏，不會促成社會變革和通過社會變革而獲得進一步發展底推動力。歷史中所有的，祇是布爾喬亞和普洛列塔利亞的社會變革。但是按照考茨基對於馬克思的第二點「修改」，則謂資本主義並不阻礙生產力底發展，並不對它創造任何障礙物。這就是說，勞工革命不決定于資本主義發展底任何的內部必然性，它底內在矛盾和腐潰性。資本主義能夠無窮盡地發展它底生產力，工人大衆貧乏化底傾向是絲毫沒有的；相反的，資本主義「縮短勞動時間，改善生活條件。」（鮑威語）提高工人大衆底物質和文化的水平。試問：誰需要和爲什麼需要普洛列塔利亞革命呢？試問它底經濟和政治的必然性何在呢？

但是要知道考茨基和其他一切社會民主黨領袖，都拋棄了勞工變革之全部社會政治的內容，跟勞

工專政進行着理論的和實踐的鬭爭。政治上的民主，藉和平的議會制逐漸地達到而完全不觸犯到資本主義基礎。——這就是現代社會民主黨底一切「理論星宿」所設想的勞工變革底應循之路。

依照考茨基底變革論來說，馬克思所發見的法則，祇適用於布爾喬亞革命；祇有布爾喬亞革命是生產力跟封建所有權關係相衝突的結果。資本主義則已開拓了歷史的新時代。然而這樣的說法祇是更顯著地證實了考茨基底理論底十足布爾喬亞的辯護主義。因為復辟時期（按係指法國一八一四到一八三〇年路易十八和查爾十世統治的時期——沈）布爾喬亞歷史家正是這樣地解釋和理論地證實自己的革命的；他們也正是這樣地在理論上做反對勞工階級社會鬭爭和勞工革命的鬭爭。依照這些公開的布爾喬亞歷史家底說法，資產階級會爲着全社會利益去跟封建制度做鬭爭；布爾喬亞革命賜予全體人民以自由、平等和博愛。照考茨基底意思，資本主義把社會從絕路中拯救出來了。它開闢了生產無窮盡發展底時代。在資本主義框子以內，勞工階級和全體人民已能通過民主主義的國家機構而獲得和利用一切機會，以達到自由和平等。很明顯的，考茨基完全全重復了資產階級的觀念——吹噓資產階級之功勞，主張保持和鞏固資本主義而與勞工階級做鬭爭的那種觀念。

## 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在社會底物質生活中和新社會結構底性質中起着決定作用的，是物質財富底生產方式。

在社會物質生活底諸種條件中，地理環境也具有一定的意義；它雖不起決定的作用，却亦予社會以影響，加速或阻滯社會底發展。所謂地理環境，是指人類生存底諸種自然條件之總和而言。這裏包括土壤、地下的富藏、河流、海洋、氣候以及動植物界。

很自然的，在北極蘚苔地帶底氣候和出產條件之下，居民從事畜鹿和捕魚，而不從事種植茶樹、蜜柑、葡萄等等。這是地理環境影響於人類經濟生活的結果。但是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影響却更大。土地的墾植，不但破壞了天然的土地表皮和剷除了野生植物，而且也影響到地下的水分和地面的起伏。假如你設想一下人類影響於自然的巨大作用，從遠古時代粗笨的石器起，到現代的大機器工業爲止，那末你就會明白，環繞着我們的世界，絕對不是什麼不變的，生來就如此和永遠如其本來面目的地理環境；相反的，它大半是繁複的人類行動對於自然所造成的那些變化的產物。在我們這個時代，像人類未出現以前既存在

的那種狀態的自然界，已經差不多任何處所也找不着的了。

人類對於自然的統治權，是在酷烈的鬥爭中，由於數千年來社會生產發展和科學發展的結果才爭取到的，在人類生存的曙光時代，他們是處於自然支配之下的。列寧寫道：

『說原始人類所獲得的生活必需品是自然底自由餽贈——這是一種愚蠢的逸話……在我們以前，任何黃金時代都不曾有過，原始人類會完全被生存的困難，跟自然做鬥爭的困難所壓服。』  
(見全集第四卷。)

即在現在這個時代，那怕人類對自然的統治權如何大，人總還是生活在自然中，要越出自然底界限是不可能的！人是自然底一部分。

德國的唯心論者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確定說，社會生活跟自然界底生活毫無聯繫可言，社會是遵循理性法則的，而人底理性是上帝賜予的。這種說法，後來為馬克思所推翻，馬氏根據辯證法唯物論的觀點去解決一切問題。馬克思指示我們，理性本身也是隨着社會勞動底發展，在人類底物質實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關於人類起源問題之科學的解釋告訴我們，在最初的時候人類如何依賴着地理的環境。我們就拿

氣候來說吧。原始人類產生地帶底氣候，是類似我們現在所稱爲溫熱帶底氣候。這種情形，幫助了人類底生存鬥爭，因爲在那種氣候條件之下，他們的身體既不受嚴寒之苦，而豐富的野生植物又保障了他們的食料。在別種條件之下，幾乎是難能產生人類的。恩格斯在他一篇著名的佳作勞動在猿猴變人過程中的作用中，一步一步地考察了高度發達的人猿，如何從動物界裏分化出來和他如何轉變成爲人。要發展到這個地步，當然需要幾十萬年。可是人類一經出現以後，則隨着社會生產的發展，他就日益減少其對溫熱氣候的依賴性，而到了現在，地球上已經沒有不能居人的地方了。

這是由於勞動才可能的。勞動祇是人類底特徵。動物利用外界的自然，他在自然界中所造成的那些變化，祇是由於動物的存在而發生的；人類却改變自然，迫使自然來適應自己的目的，他統治着自然。這就引起這種的結局：『隨着手和勞動的發展而開始的人對自然的統治，一步一步地擴大了人底眼界。在自然界底事物中，他經常地發現了新的、前所未知的各種屬性。』（見恩氏著，自然辯證法。）

以前人類完全靠植物來養活的，自從使用漁獵工具以來，他就也吃起肉類來了。這轉過來又引起了火的利用。『火的利用首先予人類以對某種自然力的統治，因此就使人類澈底地脫離了動物界。』（見恩氏著，反杜林論。）往後，隨着生產力底發展，人就能吃一切可吃之物和生活在一切氣候中了。

學會了製造勞動工具之後，人因而就克服了他在勞動時所運用的諸器官之天然的限制性。他在自身和自然中間置放了各種勞動工具；這些勞動工具底動作的力量和方式，已不復依賴人底天賦器官底力量和數量。「瑪猛」（Marnath）是古代巨象，現已絕種，是最強大的動物之一種，可是它因不能適應地上的生活條件而告絕滅，人在體力上要比瑪猛弱得多，可是他不但能適應環境和維持生存，而且還支配着自然。

這裏發生一個問題：可不可以把自然完全從社會生存底物質條件中拋除出去呢？對這問題列寧會給了否定的答復：『一般地說，用人類勞動代替自然力量之不可能，正如不能用普特（Pood 俄國的重量單位，等於四十磅——譯者）去代替阿爾興（arsine 俄國的長度單位約等於一米突——譯者）一樣。在工業和農業中，人假如認識了各種自然力底作用，他祇能利用這種作用，並且靠機器和勞動工具的幫助來增加這種利用的效率。』（見全集卷四）

因此事情不在於用人底力量代替自然力量，而在于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利用各種自然力量。地理環境是社會發展之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在地理環境以外，人類的生存沒有可能，社會的生活也沒有可能。或者有人要這樣說：深入到海底裏去的潛水家，升到同溫層中去探險的飛行家，失去了



天然的空氣，他們底肺呼吸着預先在實驗室裏準備好了的養氣，土地對於他們已不復成爲生存的基礎了。這確是這樣的。可是我們却不能這樣想：以爲對於潛水家和飛行家，地理環境已不復成爲他們底生活條件了。他們所呼吸的養氣，是從自然物質中取得的。地心吸力，不論對於潛水家或飛行家，也都一樣地發生作用的。

在地理環境以外，社會的生產是不可能的。地理環境是「普遍的勞動手段。」（馬克思語）這當中包括着爲完成勞動過程所必需的一切物質條件。

土地不祇是勞動者底工作基礎，房屋、工廠等等也都建築在土地上面的。種種一切的人類活動，都是在地面上進行的。

最後，勞動過程本身是在人類與自然之間進行着，因此，自然是絕對必需的和經常的勞動條件。人類底勞動行爲是以自然爲對象，但人類本身並不脫離自然，而是自然底一部份。人類在自己相互間實行事物底交換，同時他也和自然進行同樣的交換。自然底事物被人類吸取去，但不是照事物在自然中所存在的那個樣子被吸取去，而是予以一定的改變，使之適應人類的需要和要求。所以人類在外部自然界所造的種種變化，是聽命於人類底自覺目的的，而且它們反映着人類本身底發展程度。馬克思曾給勞動以

典型的解釋，他寫道：

「勞動首先是人類和自然間所進行的一種過程，在這種過程中，人類靠自己的活動，規定調節和統制自己和自然間的事物交換。他自己作爲一種自然力量，去跟自然底事物對立起來。爲要吸取自然事物而使之採取適應于自己生活的某種形態，他就把他身體上所屬的各種自然力量，手足、頭指等等都動作起來。人類靠這種動作去影響外界自然並且改變它，他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本性。」

（見資本論卷一）

地理環境是人類生活底一般條件，牠供給生產生活資料和生產手段所必需的各種事物。人類所需從事物出產地底諸種自然條件的連繫中抽取出來的那些事物，是「自然所給與的勞動對象。」（馬克思語）例如原始森林中所生長的樹木，從地層中挖掘出來的礦，人們所捕的魚等等都是。可是假如人類所利用的祇是現成的生活資料的話，那末就不會有任何的進步了。這樣，人類就至多祇能永遠停留在同一水準上，壞一點甚至會完全絕滅。

人類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向前進步，這是由於他靠勞動的幫助，創造了自己的生活資料和生產手段之故。

前面已經說過，土地原先是人類現成食物底棧房，但同時土地原先也是人類勞動工具底倉庫。土地供給原始人類以做棍棒的樹木，他利用來作爲斬截工具和取火工具的石頭等等。『勞動手段（工具）是勞動者置放在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的事物或諸事物之集合體，它們對於勞動者，是他作用于這一對象的傳導體。』（見資本論卷一）

然而假如人類祇限於利用現成的勞動工具的話，那末他也不會有很多的進步了。當勞動過程開始脫離原始狀態時，人類就不再以石頭和木棍爲滿足了！他被迫而發明自己的勞動工具。於是石斧、骨針、貝殼的取水器和盛水器，以及以後的弓和箭等等都出現了。

『從粗石器過渡到弓箭，與這相關聯的就是從狩獵生活過渡到飼育動物及原始畜牧；從石器工具到金屬工具（鐵斧、鐵口鋤等）而與此相適合的就是過渡到種植植物，過渡到農業；金屬工具製造材料的繼續改進，過渡到冶鐵風箱，過渡到陶器生產，而與此相適合的就是手工業的發展，手工業與農業的脫離，獨立手工業生產以及手工工場生產的發展；從手工業生產工具過渡到機器與從手工工場生產變成機器工業，過渡到機器制及現代機器化大工業的出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社會生產力發展之一般的（絕非完全的）畫圖。』（斯大林著博古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

論

正如藝術家根據動物骨骼底殘骸去研究從前地球上所生存的動物種類一樣，根據勞動工具底殘物，我們也可以判斷已經絕滅了的社會經濟形態。勞動工具是社會諸關係之標誌；某一時代的勞動，是在那些社會關係之下進行着的。『各個經濟時代，不是按照生產什麼，而是按照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工具生產來區別的。』（資本論卷一）

世界各國和各民族底歷史告訴我們，肥沃的土壤、豐富的植物、多量的河流和海洋等，是頗有利于國民經濟之發展的。那怕祇是幾種地理因素底碰巧的集合，往往使一個國家底發展，超出於別個國家之前。兩千年前的埃及，是最發展的諸國之一，因為它跟其他也將經濟建立在奴隸勞動上的國家不同，它領有特別肥沃的土地。

但同時歷史也告訴我們，所處的地理條件差不多相同的幾個國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水準却有極大的差別。

假使拿埃及和塔吉克蘇維埃共和國底地理環境來作一比較，我們就發見很多類似之點。兩地都是溫熱的氣候，都出產棉花、葡萄和蜜柑；礦產也相類似的。可是就生產力發展底水準而言，埃及跟塔吉克是

完全比不上的。在塔吉克，有的是現代的大機器工業，包括重工業、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有大電站，石油業等。塔吉克底農村經濟中充滿着拖拉機和康拜因機（tractors and combines）新式的耕種機和收割機——譯者。）塔吉克人民底文化和福利，是不斷地在增長。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邦底民族家庭中，塔吉克已成爲一個強大的力量了。

埃及底情形却完全兩樣。

今日埃及的工業，還處于手工業的水準上，祇有英國人開辦的紡紗廠和榨油廠是應用新式技術的。在埃及的農村經濟中，還盛行着小私有制，奴役勞動制和極原始的技術。埃及的人民是受着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並且被貶降到了赤貧的地步。古代埃及的威風，現在已經一點痕跡也沒有了。

兩個地理條件類似的國家，其中一個是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在發展着，繁榮着，另一個則在貧乏下去，崩潰下去，這當中的原因何在呢？

從地理環境中去找原因是白費力氣的。這些原因存在于兩個國家底內部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底組織中。塔吉克的經濟操在社會主義國家底掌握中，這一國家曾經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根絕了人對人的剝削。塔吉克在它的發展上是毫無束縛的，它爲着全體勞動人民底利益服務。塔吉克底全部自然財

富都是爲着它們的自覺的、有計劃的利用而被開發出來的。

惟其如此，所以從前的落後和被奴役的塔吉克，現在却不斷地發達和繁榮起來了。

相反的，現今埃及全部政治的經濟的結構，都是用於剝削的；埃及人民底汗血和埃及土地底天然肥沃性，都被剝奪乾淨，以滿足英帝國主義者和埃及的地主資本家底慾望。

惟其如此，所以埃及日益貧困了，每况愈下了。

這就是說，社會的發展，依賴于地理環境底影響，遠不及它依賴于內部社會生活組織之大。

這就是說，地理環境底影響，並不是一種不可改變的東西，它是隨着那支配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底組織（結構、制度——譯者）而改變形態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深刻地分析到：天生的自然條件靠什麼去影響社會，或是加速它的發展，或是阻滯它的發展；在某種生產方式底具體歷史條件之下，上述的影響又引起了何種改變。

關於地理環境對於勞動生產率發展的影響這一點，馬克思說，假使我們考察到勞動生產率和自然條件之間的關係的話，我們就察覺「勞動生產率是跟自然條件相關聯的。」（資本論卷一）

馬克思所謂自然條件是指：一，人類自身底天性；二，外界的自然條件。在本文中，不研究跟勞動生產率

有關的人類自身的天性；而外界自然如何影響于勞動生產率的問題，無疑的應當成爲我們的注意對象。外界的自然條件，可以包括：一、當作生活資料的自然富藏（土壤的肥沃，水中魚類的富有等等）；二、當作勞動手段的自然財富（可航行的河流，可利用的瀑布，航行線，樹林，五金礦等等）。

這些自然財富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和意義，是被歷史條件所決定的。譬如說，在文化發展底低級階段上，當人類對付自然的能力還極薄弱的時候，生活資料的財富會具有決定的作用。可是在文化發展底較高階段上，勞動手段的天然財富就具有決定的意義了。馬克思曾指示說，英國和印度的比較，使我們明確地相信，英國這一種工業發達的國家，對於天然財富（生活資料）的依賴，要比印度小些。對於英國底工業，海道，地下富藏等等的意義，要比天然的土壤肥沃性，水中魚類的豐富等條件底意義大些，而這些條件對於印度，却有極大的作用。

還有一個例子，像沙俄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大大地有賴於土壤底肥沃性，每年的雨雪量等等。因此，由苦旱和土壤乾枯所造成的飢荒，以及由飢荒而引起的死亡，在沙俄時代是沒有一年不發生的，有時蔓延成爲全國的災荒，有時稍稍緩和一點。所有這些現象，絕不能加速國內生產力底發展。在同一自然條件之下，蘇維埃制度將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轉變爲先進的工業國家，大大地減輕了國民經濟對土壤

底天然肥沃性的依賴。蘇維埃制度對於地理環境之自覺性作用底程度，較之沙俄時代經營方法底原始性和最後性，是無可比擬地增大了。

土壤底肥沃性，即在現時，在某種限度內，也無疑地是土壤底自然特性；但是問題不僅在土地表層底化學成份，而且又在培養這些滋養物質的方式，它們是較好抑較壞地被植物吸收去。這裏重要的問題，也在土壤和農業化學、農業機械間的關係。土壤底肥沃性，是以他對農業化學（肥料）水準和農業機械（土地墾種）水準的關係為前提，而且是隨着這種發展底水準而改變的。化學中的革命，結果往往使已經被拋棄的土地，重新被經營起來；適當的循環播種的實施，對於農產收穫的提高，產生了異常大的效果，新的農業機器的使用，改變了各種土地耕種中的程序和土地本身底質地。這樣看來，我們應當說，勞動生產率底程度，「是跟土壤底化學成分和別種自然特質一樣的所謂土壤底天然肥沃性底要素。」（資本論卷三）

同時，馬克思曾警告過以下這種荒謬的結論：彷彿最肥沃的土壤，最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歷史所做的結論，恰恰是相反的：「太豐富的自然，」能引起人類像嬰孩一樣的依賴性。」他並不使人類自身的發展，成為自然的必然性。」（資本論卷一）



資本底誕生地不是熱帶氣候的國家，而是溫帶氣候的國家。資本論中又寫道：

「不是絕對的土壤肥沃性，而是它的等差性，它的自然財富底多樣性，形成了社會分工底自然基礎，而人類經營經濟的那些自然條件底交替，助長了人類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手段和勞動方法繁複化。」（卷一）

這裏我們看到，馬克思直接地承認了自然條件對於社會分工、人類需要底增長和勞動手段底繁複化的影響。這是有很多事實可資證明的，埃及、尼羅河氾濫的利用，印度和波斯水利網的建設，不但對植物供給水分，而且也供給從山岩中所吸取的肥料——所有這一切，在這些國家底人民生活中具有極大的意義。從前英國人忽略了印度水利網底出口，結果招致了一八六六年的大飢荒，一百萬以上的印度人，死在那次飢荒中。

斯大林在一次論經濟工作者底任務的演講中，曾指出蘇聯所領有的一些特有的財富。他說爲要發展經濟，「首先需要國內有充分的天然財富：鐵礦、煤、石油、麥子、棉花。這些東西我們有沒有呢？有的。而且，有得比任何國家都多。就拿烏拉爾來說罷，烏拉爾這一塊各種財富底集中地，是任何國家所找不到的。鐵礦、煤、石油、麥子——在烏拉爾什麼東西沒有呢？在我們國內，差不多除橡皮外，什麼東西都有。但是再過一二

年，橡皮我們也要有了。在這方面，在天然財富方面，我們全都有了保障了，它們甚至多于我們所需要的。」

（見列寧主義問題）

國家有這種財富，是不是助長生產發展底加速，需要底增進和蘇維埃祖國人民能力底發達呢？無疑地助長的。這樣看來，在這種場合，我們可以相信，地理環境是人類社會生活之必需的和經常的條件，他影響着社會底發展。

爲什麼地理環境能够影響社會發展而不能決定社會發展呢？因爲地理環境發展得比較社會遲緩得多。

「在三千年內歐洲已經來得及更換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而在歐洲東部，蘇聯已經更換了四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博古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我們不能說，在這時期內地理環境上也發生了像社會內所發生的那樣重大的變化呢？當然不能。『地理環境之多少重大的變化需要幾百萬年，而人們的社會制度底極重大的變化，有幾百年或千餘年已經足够了。』（同書）

在我國（蘇聯——譯者）三千年內更換了四種社會制度。原始的公社組織，是在很久遠的時代有

過的大約在三千年以前，它被奴隸制所代替了。其後，奴隸制又被封建制所代替；到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又繼封建制度而起。這一資本主義的制度在一九一七年又被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所推翻了。在這時期內，蘇聯境內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遷，而地理環境却變化得極其微細，大體上說，地形底起伏依然這樣，海河底位置差不多沒有變動，各種動物底野蠻狀況也依然如故。這時期內地理環境上所發生的一些比較重大的改變，與其說是受自然法則影響的結果，毋寧說是受三千年來生活于蘇聯境內的許多代人底作用的結果。

因為這樣，所以「地理環境不能成爲社會發展底主要原因，決定的原因；因爲幾萬年中差不多不變的東西，決不能成爲幾百年中就會根本變化的東西的發展底主要原因。」（同書）

那末社會底發展比地理環境底發展快得不可比擬，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是因爲決定社會發展的法則是和決定地理環境發展的法則不相同的。社會發展底決定原因是社會生產底方式。

爲要使社會能够生存，必須有某些物質資料：必須要食品、衣服、鞋子、住宅、燃料等等。自然所供給的那種原生形態的事物是不適用的，人類必須賦予它們以所需要的形態，就是說，它們必須是被人們生產出

來的。而物質資料底生產，又必須有生產工具；沒有生產工具，就沒有生產的可能。

可是縱然有了勞動工具，也還是不夠；還要能够使用勞動工具。而這種使用工具的能力，不是立刻能够獲得；它是靠生產的經驗，和勞動習慣的養成而獲得的。

因此，爲要使社會能够生存，必需要有勞動工具和能够使用工具的人。而這便是所謂生產諸力了。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寫道：

「藉以生產物質財富的生產工具以及由於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習性而使生產工具運動與實現物質財富生產的人們——所有這些因素組成社會的生產力。」

生產諸力，——這不是自然底賜與物，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果。生產諸力表現人類駕駛自然力的權能底尺度，表現人類對於自然事物的關係。在原始公社制度的社會內，石器是主要的生產工具，漁獵是主要的經濟形式；目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則以現代的大機器工業爲經濟基礎，有高度發展的經濟形式，有豐富的生產經驗和勞動習慣。假如把這兩種社會底生產力作一個比較，那末在兩者對於自然的影響底程度上有着極大的差別，那是顯而易見的。在原始的公社組織內，人類頗受盲目的自然力量底壓迫，他要費極大的力量，才得勉強維持生存，他時時都有死于飢寒，死于各種其他天災的危險。在社會主義之

下，人類社會消滅了人對人的剝削，領有那麼強大的生產力，能把強大的自然力完全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這樣看來，生產諸力是表現着「人們對於被利用來生產物質財富的事物和自然力的關係。」它們是社會生產底一方面。社會生產底另一方面便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人們底生產諸關係。」

地球上自從出現人類以來，人跟自然界的鬥爭並不是單獨進行，而是共同地、集體地、社會地去進行的；人們相互間的關係愈密切，他們在跟自然界做鬥爭時愈鞏固地團結，他們就愈容易得到勝利，社會向前進步也愈迅速。

因此，生產永遠是社會的生產，在任何條件之下總是社會的生產。從歷史中和現代的事實中，我們知道生產諸關係是有區別的。

在前引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指示出來，「它們（生產諸關係——譯者）可能是合作和互相幫助的關係，它們也可能是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後它們也可能是從一種生產關係的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的過渡的關係。」（同前）

假如我們來考察現時各國人與人的生產諸關係，我們就發見祇有在佔地面六分之一的蘇聯，已建立了自由人羣底合作和互相幫助的關係，他們已經消滅了剝削和其他一切的壓迫方式，而在其餘六分之五的地面上，還盛行着統治和服從的關係，寥寥可數的幾個剝削者，支配着極大多數的人羣。

在任何社會中，生產關係是和生產力一樣地成爲社會生產底必要原素。在物質財富底生產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統一底體現，就是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人類的社會組織，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見解和他們的政治制度。

哥倫布發見美洲的意義是大家公認的。由於這一發見，大量的新的自然財富被吸收到社會生產領域中來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哥倫布以前第九世紀時，古挪威人也曾發見過北美洲底西北海岸。爲什麼這一發見沒有那樣重大的意義呢？爲什麼這一發見會被忘記到這樣的程度，竟至哥倫布和西歐學者關於這一發見連知也不知道？因爲第九世紀的封建制度還沒有產生像後來因商業資本底發展而發生的那些需要。尋求到印度和中國的世界道路，給了十五世紀新大陸的發見以強大的推動力。當時陸路交通缺乏，而且在十五世紀中葉，這幾條陸路還被土耳其人阻隔着。地中海諸國底商業資本，失去了阿拉伯人底媒介，就祇得去尋找到印度的新道路；當時的印度是吸收香料、織物、絲絹之類的。尋找新道路的要求，

促成了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的發見美洲新大陸。新大陸的發見，原因不是地理環境，而是十五世紀時代要求新土地和新道路的那些經濟力量，孕育中的資本主義底力量。

再舉一個近一點的例子來說吧。

在革命以前的舊俄羅斯，工業區域和農業區域的劃分是很牢固的。這種劃分是國家經濟落後和沙皇制度統治底產物。

從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一共祇過了二十一年，而蘇聯經濟底面貌已經改變到不認識的樣子了。

「我國區域之舊的劃分——工業區域和農業區域的劃分，現在已經消滅。現在我們已經沒有專門拿麥子、牛肉、蔬菜供給工業區域的純農業區域；同樣的，我們也不再能夠打算到從外面、從別的区域獲得一切必需品的純工業區域。發展所引起的結果是我國一切區域都變成或多或少的工業區域了。而且愈是往前發展，一切區域將愈變成工業的了。」（斯大林語）

這就是說，雖然二十一年來蘇聯底自然地理條件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而在國民經濟底領域內部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些變化引起了工業區域和農業區域底舊的劃分底消滅。這就是說，這裏造成國家生產力之新的配置的，不是地理環境，而是蘇聯底社會主義組織。

在馬克思以前，哲學思想不會能決定地理環境底真實作用而陷入唯心論的黑暗中去。

例如法國布爾喬亞的歷史家兼社會學家孟德斯鳩（1689—1755）在他的論法則精神一著中發揮了這樣的思想：氣候決定社會底心理，並通過社會心理而決定社會和政治的組織（結構）。在孟德斯鳩底那本書裏寫道：「異常炎熱的氣候損毀了人底力量和勇氣，而寒冷的氣候則予人們底精神和肉體以某種力量，這種力量使他們能夠從事持續的、堅難的、偉大的和勇敢的行動。」其後孟德斯鳩又繼續道：「炎熱氣候下的民族底懦弱，差不多總必引導他們落到奴隸地位上去；反之寒冷氣候下的民族底勇敢使他們保持着自由的狀態。」

氣候給予社會發展以某種影響，可是孟德斯鳩過分地強調了這種影響。人類底智力不是對氣候有一定的依存關係，而是對社會的生活條件有這種關係。近一百五十年來德國的氣候條件很少變化，然而十八世紀德國的智力狀態跟今日德國的區別，是何等的大啊。在當時，康德、雪萊、費希特等人襲擊着德國封建制度底意識結構，他們在這當中表現了極大的思想底勇敢和偉大的智力。可是在法西斯統治時代的德國，完全被法西斯盜匪們底愚民主義思想萎縮病和蒙昧主義（*Oscurentisme*——譯者）所籠罩住了。那羣法西斯盜匪把一切的一切都驅迫到武人的鐵蹄之下去了。很明顯的，德國的氣候跟這個完全



不相干的。

孟德斯鳩拿炎熱氣候來解釋奴隸制是不正確的。奴隸制不僅存在于熱帶氣候的國家，亦且在溫帶和寒帶的國家中發生過的。大家都知道，在九世紀時代，俄國的王公貴族會跟希臘人和其他鄰國買賣過麥、銅、蜜蠟等物，但最大的買賣還是奴隸買賣；那些奴隸是由被王公貴族底親兵捉去的那些俘虜變成的。同樣，奴隸制的崩潰，也不是由於氣候的變遷，而是社會鬥爭底結果。

孟德斯鳩在地理環境底作用問題上所持見解的錯誤，又因為在波斯、埃及、加爾法罕等國，不僅有過奴隸，而且同時有過奴隸主，而奴隸主也是生產和生活在同一熱帶氣候的人呀。爲什麼一種人屬於奴隸階級，另一種人屬於奴隸主階級呢？這樣的提出問題來，就已足夠把孟德斯鳩底見解底全部虛妄性都暴露無遺了。

英國的社會學者卜克爾（1811—1861）在其英國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中，也曾用地理環境去解釋社會底發展。卜克爾多少改變了一點孟德斯鳩底見解，他確定說，不單是氣候一種，而是全部地理環境決定着社會底發展。他這樣寫道：「假如我們來考察那些物質的原動力對於人種發生巨大的影響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發覺這些原動力可分四類，即氣候、食物、土壤和自然

底一般狀況。」

照卜克爾底意見，某一民族底性質，是決定於這一民族所居住的地理環境的。氣候過熱的那些國家跟氣候過冷的國家一樣地要養成人性底懦弱性和易變性。他認為一方面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族，另一方面是瑞典、挪威的民族，兩者氣候上雖有極大的差別，他們的性質却是相似的，因為兩方面氣候的極端性是類似的。我們不難看出，卜克爾所犯的錯誤和孟德斯鳩完全一樣，兩人都不瞭解人性是決定於社會條件的。人類底強有力的性質是在為偉大的目標而鬥爭的過程中鍛鍊出來的。例如，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對資本主義的酷烈鬥爭中，勞工階級才鍛鍊出來意志底堅決性、英雄主義、大無畏精神以及不可動搖的穩固性。凡是有為自由、幸福、光明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地方，不論是嚴寒的北冰洋地帶也罷，酷熱的地帶也罷，人們底性質都是這樣堅強勇敢的。

西班牙人民對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鬥爭，便充分有力地證實了這一點。

稍晚，米契尼柯夫（一八三八——一八八八）在其文化與歷史的巨河一書中提出了這樣的理論：說文化是誕生於幾個大河流域中，後來才轉移到地中海區域，再後傳佈到大西洋岸，最後才普及于全球。米契尼柯夫認為地理環境，尤其「歷史的巨河」之決定的影響，很有力地表現在社會生產技術底發展

上。  
.....

米契尼柯夫能够指出表明地理環境對於社會生活之影響的一些因素，所以他的書還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可是我們却不能同意米氏底結論。地理環境雖影響於技術，却不能決定它底發展，因為它底發展是決定於社會生產的。社會發展底要求，刺激着技術領域內這種或那種的變化。當英國工業還祇使用着手工工場的技术時，瓦特所發明的蒸汽機不會引起任何人底注意。可是當過渡到機器生產的過程業已完成的時候，蒸汽機就出現於歷史舞台並完成了工業革命。

很明顯的，米契尼柯夫關於敵對階級團結的理論，是一種有害的理論，而普列哈諾夫看錯了，他把米契尼柯夫底理論看成和辯證法唯物論相符合的理論，看成「唯物史觀底特殊場合。」普列哈諾夫本人在這裏脫離了馬克思底社會發展觀，尋找某一些特殊的，在社會以外的原因，來解釋生產力底發展。在這些原因中，他把地理環境也包含在內。他雖然批評到孟德斯鳩和卜克爾底觀點，都不能克服他們底地理環境的決定論。普列哈諾夫確定說，地理環境決定社會底發展，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生產力的。普列哈諾夫寫道：「生產力底發展本身是被環繞人類的地理環境底諸特性所決定的。」（見普氏全集第七卷）從這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論點出發，普列哈諾夫又作出了另一個錯誤的結論。他寫道：地理環境底影響，首

先，且以極強烈的程度，表現在社會諸關係底性質上。

普列哈諾夫這些說法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沒有一種社會組織是被地理環境底影響所決定的。在歷史中我們處處看到，人類底精神生活，他們底觀點，他們底政治制度，都是被物質財富底生產方式所決定的。惟其如此，所以普列哈諾夫本人應用這種觀點到實踐上去的經驗，遭遇了破產的厄運。在俄國社會思想史一書中，普列哈諾夫從地理環境底決定影響出發，說明俄國經濟發展底特點在於防禦外來的攻擊的必要性。由於這一點，照普列哈諾夫底意見，俄國才建立各階級相當友善的合作，當問題接觸到保衛國家的時候。這一階級的合作論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世界大戰中就成爲普列哈諾夫保衛祖國的理論基礎了。

現代布爾喬亞的社會學，在地理環境底作用問題上，不但沒有增加新的意見，而且反比孟德斯鳩和卜克爾退後了一步。例如，曾經所謂「地理政治論」很流行過一時。「地理政治論」底代表們大半都是法西斯蒂的應聲蟲，極力散佈下面一種觀念：說國家底界限應該經過地理界限所經過的地帶。實際上，這些觀念很明顯地表現着帝國主義強盜們侵佔別國領土的一種不可阻擋的企圖。大家都知道在德國「地理政治論者」所散佈的地圖當中，德意志底國界內不僅包含着奧地利、捷克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

波蘭等等，而且甚至於包含着烏克蘭和西伯利亞。

布爾喬亞的思想距離關於地理環境真正意義的正確理解是何等的遠，這只要從下面一個事實上可以明白看出：就是甚至在布爾喬亞階級還起着進步作用的時候，他們的代表中竟沒有一個人想到現在環繞我們的地理環境大半是社會生產的積極作用的結果。只有馬克思主義給了一個正確理解人類實踐的意義的鎖鑰。

古代斯拉夫族所處的各種自然地理條件，在今日蘇聯已經遺留得很少了。地面、氣候、動植物界以及甚至於人類本身，都由于人類生產活動而改變了，可是在同一時期內，蘇聯地理環境中所發生的變化，是微乎其微的，它跟人類的積極作用無甚關係。

人類改變着地理環境，他們消滅野生植物，爲的是要在空出來的土地上種植有益的植物。他們把栽培植物和家畜動物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把全世界一切地方的動植物都改變了樣子。他們把動植物的樣子改變到令人不能認識的程度，或者創造一些全新的物種。人類在自然界中所造成的變化，恩格斯認爲是非常重大的。在自然辯證法中他寫道：

「人類把自己的印跡加在自然界上；他不但移植了動植物界，而且還改變了自己產生地域的

形狀和氣候，並且在人類行動底結果只能隨着全地球的毀滅而消失以前，甚至也改變了動物和植物。」

隨着海上輪船交通的發展，海洋就由隔絕各個國家的條件變成經濟上使各國接近的條件了。蘇彝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的開闢，切開了大陸，連接了兩大洋，造成了極大的變遷——不僅在地理條件上，而且也在經濟上。瀑布的利用，地下蘊藏的開發，各種自然燃料的利用，大大地改變了地理環境。鐵路、公路、航空、無線電等等把全世界一切國家，一切中心和邊疆，城市和鄉村都密切地連繫起來了。

所有這一切人類社會日益增長的，巨大的物質權力，是操在誰的手中呢？在六分之五的地面上，統治着資本，它的動機是追求利潤。恩格斯談到資本主義的經營所造成的結果時寫道：

「在最前進的工業國家中，我們征服了自然的力量，迫使它們替人類服務；我們藉此而無限地增加了生產，因此現在一個兒童所生產的，要比以前一百個成人所生產的還多。那麼這種生產的增加結果是什麼呢？不斷增加剩餘勞力，不斷增加大眾貧困和每十年一次的大破壞。」（見自然辯證法 頁九六）

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對於勞動力和土壤肥沃性的影響時，確定指出資本主義大工業和資本主

義農村經濟共同作用着。它們耗盡和破壞勞動力和土地自然力。馬克思曾預言，資本主義的美國在那樣快的消耗和破壞土壤的情形之下，勢必促成空前的災荒——這一預言被事實非常明確地證實了。近幾年來美國底旱災空前地橫行着。佃農們租了一兩年土地，不關心到土壤，不從事施肥，同時也忽略了正確的播種法。其結果使土地風化了，在天氣乾燥的時候，一陣大風把土地的全部表層跟着所播的種子，全被吹去了。這一來人們就沒有麵吃了，畜類都餓死了。請看美國農業部長華萊士如何描寫旱災底結局吧：

『土地受大風的打擊，在美國造成了可怕的災荒。先前美國肥沃的土地，因風災而失却耕種可能的，竟達一千六百萬公頃之多。尙有四千萬公頃的土地，則完全失去了表面的肥沃土層。再有五千萬公頃的土地，正在很快地失去這種肥沃的表層。在四千萬公頃的不毛之地上耕作的農戶，顯然都已遭遇了破產的厄運。』（見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頁二五）

被毀傷的不僅是勞動力和土壤，一切自然財富也都被破壞了。五十年以前，美國底煤是被認為無盡藏的，可是現在由于劫掠式的經營，使得北美的煤，再過四十年即有斷絕之虞。而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期間，何等大量的自然財富是被毀滅了。在目前日本侵略中國和法西斯盜匪侵略西班牙

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又是何等大量的自然財富正在被毀滅着！資本主義之應被推翻，不祇是因爲它毀壞了人類底文化寶藏，奴役了人類底理性，把千百萬勞動大衆拋入了政治的黑暗牢籠中去，把無數千萬的工人和農民推到貧困和破產的深坑中去，而且也因爲資本主義底掠奪制度從根本上毀壞了自然的財富。資本主義威脅着人類走上野蠻和崩潰的道路上去。救濟人類的唯一方策，便是完全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蘇聯靠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消滅了資本主義。它給全世界一切民族以物質的社會生活條件和人類社會一切精神能力迅速繁榮的模範。在這裏，社會活動底目的是勞動者底幸福，因此這裏便沒有劫掠式的對付生產手段的現象。資本論底著者早就預測到這一點，他寫道：「從更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觀點來看，各個人對於土地的私有權，將……像一個人對於別個人的私有權一樣的荒誕無稽。」（見資本論卷三）

接着他又說，社會主義社會將不斷地提高土壤底肥沃性。在社會主義之下，自然底自發力，完全替人類底自覺目的服務，其結果不但改變了這些力量底方向，使之達到藉合理的利用以適應勞動人民底福利之目的，而且大大地增加了它們的有益的作用，開拓了各種隱蔽的潛在力，消除了一切損害。革命前的俄國，很多區域內大量的森林被劫掠式的摧殘的結果，造成了廣大的乾燥地帶，妨礙了農業的深耕。可是



在蘇維埃政權以前，從來不曾跟旱荒作過有組織的鬥爭，當然受旱荒之苦難的只有農民，而地主和資本家們反因災荒而獲利，因為他們對麥子囤積居奇，任意抬高價格。祇有蘇維埃政府關切着勞動人民福利的提高，從事着大規模森林的栽培和乾燥區域內森林地帶的建立。

對於自然的自覺作用——使自然底變化適合于勞動人民底福利的那種自覺作用——最顯明的表現，便是斯大林底五海聯結計劃。依照這個計劃，要把白海、波羅的海、裏海、亞索夫海和黑海聯結起來，造成一條很深的水道，其中主要環節之一是窩瓦河和頓河的聯結。在幾條最重要的水道「大動脈」上，建築起許多力量異常大的運輸動力站，建立大規模的貯水所，來調劑每年水流的均勻化，以解決廣大地域內的運輸、動力、水利、灌溉等問題。關於這樣偉大的建設的思想，沙皇俄國底任何一個主人翁底頭腦裏都不會有的。祇有在社會主義國家內，在對各種經濟生活的需要加以天才的概括底基礎上，才能產生斯大林計劃。

窩瓦河和頓河聯結的重要性，帝俄的某些代表也會感覺到過的。而且還幾次嘗試過這項工作。例如彼得一世會驅策大批農民和兵士去開闢運河，有一時這工程的領導者是德人勃萊克爾，又有一時領導者是英人培利。消耗了巨量的資財，斷送了不少的性命，然而工程是中途而廢了。中途而廢的原因，不僅是

封建大貴族的反對彼得一世底企圖，亦且是當時俄國經濟底落後性。打通窩瓦河和頓河的企圖，曾經復活了不止一次，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却把它完全擱置起來了。這一任務的完成，不是帝俄所能勝任的。蘇維埃政府才把它完成起來，而且在無限大的規模上把它完成起來了。

斯大林計劃底組成部分之一是白海和波羅的海的打通。這一任務現在已經完成，僅僅在廿個月當中，把長二百二十七公里的運河開闢成了，而長八十公里的巴拿馬運河，費時十一年才開通，長一百五十公里的蘇彝士運河，在十年內才開通。

從前從波羅的海到白海，要繞斯坎的那維亞半島的遠道，而現在這條道路已縮短四千公里了；而且特別重要的是這條水道完全在蘇聯領土以內。同時這條運河又創造了卡略利亞底經濟文化繼續向前發展的條件。窩瓦河和莫斯科河間的運河也開通了，共長一百二十七公里。這條水道底建設，把運輸的便利跟莫斯科底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結合起來。從此莫斯科就變成五大海底港口了。

這樣，斯大林打通五大海的計劃，已在節節實現的途中。這一偉大的計劃，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觀念，採取很具體的形式宏壯地表現出來了。

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社會，根本改變了落後的俄國所處的地球底面貌。河流被改變了；荒地被改成肥

土了地層下的富藏被開發出來了；人類足跡初次踏到的地方，出現了頭等新式的都市。不是土地的乾枯，而是它的空前的繁茂——這便是社會主義時代的產物。土地、氣候、富藏、水道和動植物界——全部自然界，在社會主義之下，都在為勞動者、為全體人民服務了。當從資本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幸運的人類，結合成為統一的友愛的共產主義家族時，人類統治自然界的權威之大，將非今日最前進的人類思想家所能想像的。

（錄自理論與現實季刊創刊號）

附錄二

人民羣衆在歷史中的作用

「從前把領袖當作歷史唯一的創造者，而不把工人和農民計算在內，這個時期已經過去了。民族和國家的命運，現在不僅僅是由領袖來決定，而首先和主要的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決定。工人們和農民們無聲無響地正在建設工廠和製造廠、礦井和鐵路、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創造生活底一切財富，以衣食供給全世界——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底創造者。」（斯大林）

馬克思以前，在解釋歷史的領域內，爲唯心論所支配着；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他們研究歷史事件中，只是考察歷史人物行動底思想動機，——而沒有抓住客觀的規律性，沒有揭露這些動機底物質基礎；他們把重心放在歷史中個別人物底活動上，降低而且往往完全否認羣衆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理論家——這個階級底歷史使命是推翻資產階級底統治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才能第一次地給社會生活以徹底的唯物論的解釋，並指出勞動羣衆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

作用。

在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內，在解釋社會生活發展底基本規律時，指出：

「社會發展底歷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財富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勞動羣衆是生產過程底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爲社會存在所必需的物質財富底生產。」

馬克思和恩格斯屢次揭破那些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他們在解釋歷史過程時，把個別人物底行動提到首要的地位，把他們底行動與運動羣衆底人民本身底活動相對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常常宣傳這樣一種觀點，說羣衆底活動本身是阻礙歷史發展的因素。如黑格爾派之一布魯諾·鮑威爾，他從社會發展底基礎是「觀念」、「精神」出發，認爲爲羣衆所能了解的真理不能推動歷史向前進。黑格爾派說過：「過去歷史的一切偉大事業，其所以從最初開始就是錯誤的，而且沒有引起深入內部的成績，就因爲羣衆都有興趣於這些事業，因爲這些事業引起羣衆底熱烈情緒。或者這些事業之所以應該得到可憐的結局，就因爲這種事業所根據的觀念，是這樣一種觀念，它應該是滿足於自己表面的了解，而因此也就指望羣衆底同意。」（馬恩全集卷三，一〇四頁。）

在神聖的家族內，我們讀到：

「由布魯諾先生所發明的「精神」和「羣衆」底關係，在實際上，不外是黑格爾歷史觀底批判的滑稽的完成，而同時，黑格爾底歷史觀又不外是德國基督教條關於精神和物質，上帝和世界底對立的投機的說法。」（馬恩全集卷三，一〇九頁。）

在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內揭破了民粹派把人們分爲「高級的」「批判的思想的人物」歷史的創造者與「消極的」羣衆的這種反動理論。這種觀點會由民粹派的著名理論家拉芙洛夫發展過。照拉芙洛夫底意見，人類在自己存在底過程中，以廣大的大多數人民底貧苦、困難、窮困作代價，鍛鍊出少數天才的人物，「人民之花」，「文明的唯一代表」。照他底意見，這個過程，只是由於個別人物底活動來完成。拉芙洛夫說過，「……無論怎樣小的人類底進步，但是這種進步總是絕對的依靠於批判的思想的人物；沒有他們，這種過程無條件地是不可能的；沒有他們力圖擴展這種過程，這種過程，是極不鞏固的。」（拉芙洛夫選集卷一，二二七頁。）

拉芙洛夫認爲只有少數個別人物底小集團，才是歷史的唯一創造者，這個小集團，照他底說法，是由人類「高級的代表」所組成的，他說，這個小集團懂得生活底理想，並趨向於這種理想。照他底意見，人民羣衆，沒有能力積極地和自覺地活動的。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在揭破這種主觀社會學的理论時解釋道：

「對於民粹派所斷論的，說羣衆是愚衆，說只有英雄創造歷史，並把愚衆變爲人民；馬克思主義者回答道：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因此，——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動歷史前進。」

唯物史觀底出發點，不是從「批判的思想的人物」底幻想出發，而是從物質財富底生產方式，決定生活底社會制度出發。因此社會發展底歷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底歷史，生產方式底歷史。

物質財富底生產，即人類勞動活動，是人類之歷史的和文化的發展之基礎。

由此可見，歷史底創造者，首先就是勞動羣衆，他們是社會物質財富底創造者，是社會底最重要的生產力。

「這就是說，歷史科學假如想成爲真正的科學的話，那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底歷史歸結於皇帝和將軍們底行動，歸結於國家底「勝利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應當首先研究物質財富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人民底歷史。」

在建築在敵對性的生產方式上的社會內的生產關係，帶着階級的性質。奴隸佔有制的，封建制的，資

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底整個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制度，爲社會鬭爭所侵透。

恩格斯說，在階級社會內，社會生活底整個現象，「無論他們表演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領域內，或是在其他的思想領域內，在實際上他們都只是社會各階級底鬭爭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馬恩全集卷三，一三二頁。）

列寧在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增加到「人民」這一概念上去時，他屢次指出過：馬克思主義過去和現在都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濫用「人民」兩個字作鬭爭。

列寧說，革命的社會民主派要求：

「使得不能用這兩個字來掩蓋對於人民內部階級衝突的不瞭解，它（革命的社會民主派——譯者）無條件地主張無產階級獨立性之必要。可是，它把「人民」分解爲「各階級」不是爲着使得先進階級故步自封，用狹隘的圈子來限制自己，用顧慮到不使世界上的經濟主人翁離開革命來束縛自己的行動，而是爲着使得先進階級底不徹底性、不堅定性、不堅決性的連累，更加努力地、更加熱情地爲全體人民底事業而鬭爭，領導全體人民而鬭爭。」（列寧全集卷八，一〇三頁。）

人民羣衆底鬭爭，被壓迫的階級反對他們的壓迫者：奴隸反對奴隸主的鬭爭，農民反對地主的鬭爭，



無產者反對資本家的鬭爭——它本身就是有階級的社會經濟形態底歷史發展底基本內容和動力。武裝起義，被壓迫階級反對剝削者的革命，它本身就是有階級的社會發展歷史底最殘酷的社會鬭爭形式和最主要的關節。

有階級的社會經濟形態底更替，是經過革命來進行的：

「在新的生產力成熟了以後，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統治階級，就變成那種「不可克服的」障礙，而爲要把這個障礙從道路上掃除，就只有經過新的階級底自覺活動，經過新的階級底強力行動，經過革命，才可做到。」

現在正在經過羣衆底革命鬭爭，經過革命階級底革命鬭爭，來完成從一個社會制度過渡到另一個的過程。

在古代羅馬，奴隸的最大的暴動，開始於紀元前第二世紀。在紀元前一九九九年，在羅馬城郊發生奴隸的暴動。過後不久幾年，在愛杜魯里亞發生了奴隸的暴動。在第二世紀下半期，在西西里亞又發生了最殘酷的和人數最多的暴動。在紀元前一三七年，開始了第一次西西里亞的奴隸暴動，組成包括二十萬人的軍隊。在最初一次戰勝奴隸主之後，曾經企圖組織奴隸底獨立國家。在小亞細亞，一三三一——一三〇年，

發生過阿里斯唐尼克指揮之下的暴動。暴動者稱自己爲「太陽派」即「天國」之公民。「天國」卽是他們的理想。在七一——七三年發生了有名的斯巴達暴動，包括着十二萬人的軍隊。在這個將軍領導之下——馬克思稱他爲真正的「古代無產階級底代表」——奴隸底軍隊給了精鍊的羅馬軍隊許多慘酷的失敗。西西里亞底暴動，斯巴達的以及其他發生在羅馬帝國的暴動，給了奴隸制度以堅決的打擊。斯大林指出，「奴隸的革命消滅了奴隸主，並取消了對勞動者奴隸的剝削形式。」但是，奴隸不能夠創造新的生產方式。代替奴隸制度而起的，是農奴的剝削形式。

整個中世紀充滿了農民反對地主的鬪爭，這種鬪爭在各個國家所發生的騷動和暴動中，獲得最明顯的表現。如在第三世紀，在加里亞的「巴高特」的運動（巴高特即鬪爭者的意思）後來在西班牙亦發生暴動。在一三五八年發生了有名的法國的農民暴動，被稱之爲「捨克里亞」（捨克里亞即十四世紀法國農民革命之稱）在英國一三八一年發生巨大的農民暴動，在德國一五二五年發生農民戰爭。在俄國十七世紀初在波洛特尼科夫領導之下發生了農民暴動，在十七世紀末在拉辛領導之下發生了農民暴動，在一七七三——一七四年發生普加戚夫底暴動。

恩格斯在說到資產階級革命底動力是什麼時，他指出過，「在三次資產階級大革命中，（十六世紀

的德國革命，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革命——（作者註）農民供給了戰鬪的軍隊，可是在勝利之後，農民却反因這一勝利的經濟結果而趨於破產。克倫威爾之後的一百年，英國的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就消滅了。可是這些小土地所有者與城市平民份子，正是幫助了資產階級，使其鬪爭能夠達到澈底的結果，並將查理士第一推上斷頭台去。（恩格斯著：《歷史唯物論》）

恩格斯在敘述法國革命時，他着重地指出「有產者在這一次，也如同往常一樣，對於堅持自己的利益，是太長縮了；從巴斯蒂獄暴動開始時起，平民份子就應當要完成自己的整個工作；後有七月十四日、十月五——六日、八月十日、九月二日等等，平民份子的干涉，舊的制度確定地戰勝了資產階級，與貴族聯盟合作鎮壓了革命，這樣一來，也就只有這些平民份子完成了革命。」（見恩格斯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日致考茨基書信。）

列寧關於同樣的情形也說過：「事實證明，只有農民和無產階級的干涉，「城市的平民份子」才能有力地推動資產階級革命，使之向前進展。」同時列寧着重地指出，「如果對於十六世紀的德國，十七世紀的英國，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能夠放在首要地位，那末，對於二十世紀的俄國，無條件地必須把關係顛倒過來，因為沒有無產階級底發起的領導，農民是沒有什麼的。」（列寧全集卷十二，二二頁。）

英國底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大的真正羣衆的政治上已形成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列寧）  
憲章運動證明，民主底最大收獲之一——普遍的、平等的選舉權，不記名投票——是經過羣衆反對壓迫者的鬪爭而達到的。

有名的六條憲章寫着：賦與一切成年男子以選舉權，在選舉時必須劃分全國爲十一個居民數量相等的區域，國會議員每年選舉一次，不記名投票，國會議員領得一定的薪水，廢除對國會候選人的資格限制。憲章運動的羣衆大會底到會人數，以及在要求實現憲章的文件上簽名的人數，都表現出憲章運動是羣衆性的，它是真正羣衆的、人民的運動。

在一八三八年在哥拉斯哥一個羣衆大會上，到會的有二十萬人。後來又在曼徹斯特、北明翰、牛克斯特爾等處召集過羣衆大會。在北明翰召集二十萬人的大會，鄂康諾和阿特屋都在那裏發表演說。阿特屋說，在請願書簽名之後，五十萬公民大家跟我到倫敦去向國會呈遞請願書去。憲章運動的著名宣傳家斯蒂芬士有一次在羣衆大會上說：「如果人民底權利被輕視，那末就打倒皇帝，打倒貴族，打倒教皇，打倒一切宗教，燒毀教堂，消滅一切爵位、等級、地位。」（見米叔葉夫著：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史，一二五頁。）

憲章運動底有名的史學家翰墨遲寫道：在秋天，羣衆大會和露天大會開始在晚間舉行，點起火炬，因

爲白天裏大家都很忙。在工作之後，勞動羣衆直接赴會（有時候到會的有五萬人）並要求實現憲章。在階特城，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晚間召集露天大會，到會的一萬五千人，斯蒂芬士在那裏發表了演說。

照國民會議底決議——英國憲章運動組織底代表會議——舉行過許許多多次示威遊行，其中在曼徹斯特近郊召集過將近三十萬人。由阿特屋和菲登爾呈交國會的請願書有一百二十八萬人簽名。

請願書底基本內容就是要求普選權。在一八四二年重新召集憲章運動的國民會議時，簽名在請願書上的有三百多萬人。

因此，憲章運動指出，無產階級爲實現普選權，而進行了怎樣偉大的、英勇犧牲的和困苦的鬪爭。集會結社權、罷工權、言論出版權——所有這些權利都是由人民在他們堅決反對剝削者的鬪爭中所得到的。

在俄國，人民羣衆在許多年代內進行了反對剝削者的鬪爭，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人民才能够克服資本家。在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中指出，列寧從二十世紀初新的歷史條件出發，他說：「無產階級成爲資產階級革命底領導力量，資產階級被排除於革命領導之外，農民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

列寧在說到一九〇五年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所表現的什麼時，他把俄國革命與葡萄牙的土耳其的革命相對立，他說：

「反之，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它沒有獲得像葡萄牙的和土耳其的革命所得的那樣「燦爛的」成績，可是無疑的，它是一個「真正人民的」革命，因為人民羣衆，大多數的民衆，在重重壓迫和剝削之下的，最深的社會「底層」的民衆，獨立地站起來了；他們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企圖，在已崩潰的舊社會底廢墟上，按照自己的利益來建設新社會的企圖，影響了革命底整個行程。」

（列寧全集卷二一，三九六頁。）

事變的進程，一九〇五年革命底準備和進行，指出人民在革命中特別的作用。一九〇一年五月彼得堡奧布哈夫兵工廠工人發生了武裝的暴動，這就是有名的「奧布哈夫的防衛線。」

一九〇二年在斯大林同志底領導之下，在巴士姆發生了政治示威。在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發生的示威遊行，參加的人將近有六千人。一九〇二年，在頓河上的羅斯托夫發生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是由非法的有組織的會議所激動起來的，參加這次罷工的有數萬人。列寧關於羅斯托夫的罷工說：

「我們在這種事件中看得很清楚，就是全民武裝起義反對專制政府不僅在革命者的觀念中和政綱中成熟着，而且也在運動本身必然的、實際的、自然的、接着而來的步驟。」（列寧全集卷五，二〇九頁。）

一九〇三年夏季，在俄國南部有兩萬以上的人罷工。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巴庫城的工人發生了罷工，

這次罷工「成爲全俄一月——二月的光榮的發動底信號。」（斯大林）

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罷工運動底增長，甚至在官場的統計內也可看出下列的數目字：在一九〇〇年包括罷工的企業一二五個，罷工的工人二、九八九人；在一九〇一年包括罷工的企業一六四個，罷工的工人三、二一八人；在一九〇二年，罷工的企業五五〇個，罷工的工人八六、八三二人。實際上，罷工的企業和罷工工人底數目還要多得多。

在這些年代內，農民運動可用下列數字來說明：在一九〇〇年農民的騷動會有四八次，一九〇一年——五〇次，一九〇二年——四三〇次，一九〇三年——一四一次，一九〇四年——九一次，一九〇五年——六七〇次。在一九〇五年一月的屠殺後，在一月一個月內，罷工工人的數目達到了四十四萬人，即是說，比整個過去十年還要多。俄國一九〇五年五月的罷工，參加的工人達二十萬以上，伊凡諾夫——伏茲涅辛斯克工人的罷工，繼續兩個半月之久，參加的人將近七萬。一九〇五年秋季，有一二二個城市和地區捲入罷工。十月中旬單只鐵道上就有七十五萬工人和職員罷工。

一九〇五年秋季，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縣，捲入農民運動。從一九〇五年秋季後到一九〇六年冬季，搗毀地主底園舍：在沙拉托夫克省是二七二處，在坦波夫省——一三〇處，在庫爾斯克省——九二七處，

在烏拉爾——二百處以上，在波羅的海邊疆——二六〇處，以及其他各處。在十二月莫斯科發生武裝起義。在一九〇六年有一百萬以上的工人罷工。在一九〇六年上半年期將近有沙皇俄國一半的縣捲入農民運動。在同年下半年期有全國五分之一的縣捲入農民運動。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寫了一封給俄國社會民主黨彼得堡委員會的信，在這封信內列寧用典型式的明確性說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武裝起義的學說。列寧在揭破布朗基主義對於陰謀問題的提法時，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與布朗基主義的根本區別在那裏。如果布朗基主義的看待武裝起義如同陰謀一樣，那麼馬克思主義教示着：武裝起義應當第一，依靠先進階級，第二，依靠民衆的革命高漲，第三，依靠在這樣一個轉變的時機，就是在民衆底先進隊伍內整個的更加有力的積極化，在敵人的陣營內更加厲害的動搖。

列寧關於革命形勢的學說，指出革命形勢底必要的特點，就是羣衆底革命積極性極度的高漲。同時，列寧指出，從革命形勢發展爲革命，只有當客觀的變化再加上「革命階級底主觀力量能作革命的羣衆行動」時。

「革命——在該字的狹義的、直接的意義上說——恰恰就是民衆生活中這樣一個時期，就是對奧



拉莫夫（哥薩克的警官，革命分子底野蠻的劊子手——作者註）輩底的壓迫百年來所積蓄的怨仇，已經表現在行動上，而不在口頭上了；而且已經表現在千萬民衆底行動上，而不是個別人物底行動上了。」

斯大林解釋，在十月革命時領導人民羣衆底布爾塞維克黨的作用和意義，指出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工作是在布爾塞維克黨底領導下所進行的，他說：

「爲要完全說明當時的情形，我們還得要研究以下的問題，就是：布爾塞維克怎麼能夠和爲什麼能夠將自己黨底口號變爲廣大羣衆所接受的並推動革命前進的口號，布爾塞維克怎樣能夠和爲什麼能夠不僅使工人階級先鋒隊，不僅使工人階級大多數，而且使大多數民衆確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政策。」

「要知道，爲要使革命勝利，——如果這個革命是真正民衆的和包括着廣大羣衆的革命，——只是黨的口號正確，還是不夠的。要革命勝利，還要有一個必要條件，即是：要羣衆自己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確定這些口號是正確的。只有在這個時候，黨的口號才能成爲羣衆本身的口號，只有在這個時候，革命才能成爲真正的革命。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策略的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能夠正確的決定某些道路和轉折，這些道路和轉折自然把羣衆引向黨的口號，可以說引向革命的門口。這樣就使羣衆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捉摸、檢驗、認明這些口號底正確性。」（見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一文。）

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內，人民羣衆底創造力，獲得它自己更加完全的發展。由於熱情，由於特別的積極性，由於潛藏在人民羣衆中這一切力量和天才的發展，我國從經濟關係上是農業的落後的國家，變成了強大的工業的社會主義的強國。

列寧——斯大林底黨，在引導蘇聯人民走向共產主義的山峯時，它依靠那種潛藏在革命民衆本身內的用之不盡的潛力和潛在能力，強大的創造性底來源。

列寧教示過，「生動的、創造的社會主義，就是人民羣衆自己所創造的。」

紅軍堅持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摧毀了在技術方面佔數倍優勢的白黨底和外國干涉者底軍隊。紅軍之所以勝利，是因為它的領導核心是布爾塞維克黨，它的黨員是手拿着武裝保衛革命成果的第一線的戰士，因為它是以世界革命底偉大戰略家——列寧和斯大林為領導，決定紅軍勝利的最重要的情況，就是紅軍是從人民內部產生出來的，為人民羣衆所擁護所鼓勵的。在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內着重指出：

「紅軍之所以勝利，是因為它始終一貫的忠實於和忠誠於自己的人民，正因為如此，所以人民就愛戴和擁護它，認為它是與自己血肉相聯的軍隊。紅軍是人民底產兒，而如果它像兒子忠實於自己的母親

那樣忠實於自己的人民，那麼，它就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它就應獲得勝利。而那反對自己人民的軍隊，則應遭失敗。」

在清除蘇維埃領土上反革命力量之後，蘇聯的人民開始進行了國家復興的工作，後來又進行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造工作，在這種工業和農業底恢復和改造中，蘇聯人民表現了勞動的英雄主義底奇蹟。真正的愛好勞動，仇視舊的、地主的、和資本主義的制度，準備將自己的全部力量貢獻於建設着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這就說明了絕對大多數蘇聯人民底特點，這就是蘇聯取得有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底決定條件。

列寧教示過，必須相信人民底創造力，必須發揮普遍的隱藏在人民中的天才。列寧說：

「瞧一瞧勞動人民的內部，羣衆的內心，在那裏沸騰着組織的、創造的工作，在那裏湧現復興的、由革命而光明的生活。」（列寧全集卷二二二二一頁）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廣大的範圍完全的證實了人民底偉大導師底話。只有在蘇維埃的條件下，在社會主義生產的條件下，那裏，每個勞動者血肉相關的有興趣於發展整個國民經濟，才有可能出現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競賽。

從十六次全蘇聯共產黨代表會議號召一切勞動者加入社會主義競賽，從執行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起，今年已經是到了第十週年了。勞動羣衆熱烈的響應這一號召：在工廠和製造廠內，在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內，在機關和企業內，成千的工人，集體農民，知識份子爲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加入到這個偉大的競賽中來。社會主義競賽真正成爲了人民的運動。「突擊隊」這一個字在人民中成了光榮的東西。成萬的人們成了突擊隊員，他們貢獻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熱情，自己的創造的怒潮給社會主義建設底偉大事業。社會主義競賽使得人們對勞動的觀點也產生了根本的改變，把勞動變成爲光榮而英勇的事業。在奴隸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形態的長期間內，勞動成爲沉重的負擔，因爲這種勞動是爲剝削者而勞動。只有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內，勞動變成了光榮的社會活動。

由於社會主義競賽有力的發展，由於它變爲了人民的運動，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底事業中我們就能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斯大林在分析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時，他指出勝利所依靠的條件：

「這首先是成百萬工人和集體農民底積極性、自我犧牲、熱烈情緒和主動作用。這些工人和集體農民，同工程師及技師一塊兒發揮巨大的精力去發展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如果沒有這種情形，我們

就不能達到目的。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這是毫無疑義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

斯太哈諾夫運動——斯大林稱爲現代的不可征服的運動——它本身顯示着社會主義競賽進一步的發展及其新階段。這個運動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事業上，它本身就表現着一個巨大的步驟，它準備着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並引導到消滅勞心與勞力之間底對立，它是從人民本身內部產生的，它是人民創造力底有意義的表現。

「一望而知的事實，就是這個運動是自行開始的一個運動，幾乎是自發開始的，由下層開始的，並沒有受到我們企業的行政人員方面的何任督促。」（在第一次全蘇斯太哈諾夫者會議上的演說）

斯太哈諾夫、布叟金、克里房洛斯、古多夫、登琴科、安格林娜以及其他的斯太哈諾夫運動的創始者，都是全國聞名的人物，真正的人民的英雄。他們從人民中出來的，全蘇聯的人民知道他們，珍貴他們。他們在勞動生產的領域內，把自己的成果呈獻給全蘇聯人民。斯太哈諾夫運動者就是那些模範地掌握着技術，改善勞動工具，把社會主義生產過程合理化的人物。在幾千年的期間內，創造力和體力勞動都是被分開了。斯太哈諾夫運動消滅了這種分離。突擊的工作與整個生產機關的合理化聯結起來，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與發明和改善勞動工具聯結起來，工人階級的文化技術水準更加提高，並同時提高到工程師技師

工作人員的勞動水準。因此，從人民內部產生的斯太哈諾夫運動，本身就是全蘇聯人民改造整個經濟的和文化的的生活底有力的策源地。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羣衆作用底明顯的證據，就是在十月革命後發明事業廣大的發展。斯大林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按照技術發展的水準和由新的技術所產生的工業生產的充足，我們的工業是佔世界第一。我們工廠和製造廠內的工人和工程技術人才的發明工作，在這種有歷史意義的與資本主義底競賽中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我國，發明工作成爲羣衆的現象，數十萬的勞動者加入到發明工作的事業中來。還在一九三四年，全蘇聯發明家協會就已有七十萬會員。在一九二五年捷爾任斯基所發佈的訓令中，就確定指出在我國產生羣衆的發明工作的那些原因。

「從生產手段轉入到蘇維埃的工農政府手裏起，在工人前面就開闢了完全新的可能來利用潛藏在工人中的發明能力。工人爲改善勞動工具而工作，他們懂得，在現時他們不是爲加強他們自己的敵人——資本家的優勢而工作。他們不是給資本家以新的工具來加強剝削工人。相反的，他們是給自己的國家，自己的階級以可能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所生產的財富的總和，節省繁重的勞動，改善勞動者底境况。」

捷爾任斯基底這些話，爲我們蘇聯千百萬勞動者所接受，下列的數字可以說明：在沙皇俄國的那個時候，發明證書底最高數字是在一九一三年——在這一年發明證書是五、四〇〇件——以後就降低了，在蘇聯一九三二年發明證書是二〇、八三六件。在這裏重要的是着重指出，已登記的發明在實際上成功地採用。按照三個人民委員會——重工業人民委員會，交通人民委員會，輕工業人民委員會，已登記的發明數字中，被採用的：——在一九三〇年是百分之七十一，一九三一年是百分之六二，一九三二年是百分之七〇。從這些被採用的建議中獲得經濟的節省，在一九三〇年是四八、四〇〇千盧布，一九三一年是一七九、六四八千盧布，一九三二年是二四〇、四八六千盧布。

在一九三四年發出的特許專利證書和著作權證書底數量達到七千件。

舉幾個例子，說明在蘇聯發明工作底羣衆的和民衆的性質。機器工人托洛米莫夫在鐵路運輸上工作三十八年，在革命前他開始自己的工作，但是沙皇的官吏無恥地偷竊他的發明，或者是不給他有實現這些發明的機會。

只有在十月革命後，對托洛米莫夫在發明工作範圍內有效果的工作才出現了機會。托洛米莫夫底發明，在改造鐵路運輸業的範圍內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爲卓越的功績，蘇維埃政府贈給他列寧勳章。特別

有意義的，就是他與自己的兒子——鐵路工程師——一塊兒爲以後的發明而工作。

交通人民委員會的科學技術實驗院院長，他是發明家，得有勳章，他說：「當我成日成夜地深思和改進我自己正在堅持的、堅定的創造的勞動中所產生的發明時，一些什麼情感支配着我呢？這些情感可以用幾句話來說明：愛自己的祖國，愛黨，愛蘇維埃的人民，愛斯大林領袖。」

只在一個斯大林汽車製造廠，發明家和合理化家達到三千五百人；在兩個五年計劃的期間內，合理化的建議書和發明給了三千萬盧布的節約。僅僅在一九三九年三個月內收到一萬九千個合理化的建議，這些建議的實現，可以使工廠節約一千四百萬盧布。鐵匠阿爾洛夫，在這個工廠的十七年工作中，提出將近一五〇個合理化的建議書。所有這些例子，指明在改造我們整個國民經濟中，在我們這裏帶有羣衆的、人民的性質的發明工作，是起了特別的作用。

可是，不僅在提高勞動生產率與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底技術改造的範圍內，而且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之下所進行的對管理我國的整個工作，是由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羣衆——工人、農民和知識界來實現的。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寧說：



「我們還有一個「奇異的工具」一下子就使我們的國家機關擴大十倍，這種工具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過，而且也不能有，這種奇異的事業，就是吸收勞動者，吸收貧民到管理國家底日常工作中心來。」

使用這種「奇異的工具」就是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底基本內容。

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它就是勞動者包羅萬象的羣衆組織。

斯大林說：

「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組織。即羣衆底最民主的，也就是最有威權的組織，它能盡量便利着他們參加新的國家底建設和管理，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爲破壞舊制度，爲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的鬪爭中的革命毅力，倡導性和創造能力。」

\*

\*

\*

人民是歷史底創造者。這在文學和藝術底發展中也明白地得到解答，人民的創造力，這就是世界藝術天才作品所創造的強有力的靈感力底無窮盡的力底源泉。優秀的詩人和音樂家從人民的創造力中搜集自己的創作的題材和偉大的典型。可以勇敢地說，沒有那一個藝術的天才，不是感覺他自己的創作

是千百萬羣衆底生活和思想有最深刻的聯系，不是從千百萬羣衆那裏學習對生活的了解。

俄國的偉大作家，他本身是從人民中生產出來的，並貢獻自己的天才爲人民服務，他說：

「人民不僅是創造一切物質價值的力量，他也是精神價值底唯一的和無窮盡的源泉，是在時間上、審美上、和創作天才上列爲第一等的哲學家 and 詩人，創造了一切偉大的史詩，一切人間的悲劇和其中最偉大的全世界的文化史。」

人類語言底產生，本身是社會底過程，在全人類文化中，按其意義之重要，沒有比得上它的。語言是隨人民底生活而發展，它是人民的創造力和人民的哲學思想的深刻化底最好指標。任何一個字，都是根據於生活現象本身的意義底了解而來的一定的綜合和抽象。每一句子，都是表明對於了解過程底關係及其相互滲透底一定範圍。

語言是人民知識底寶藏，是它的百科全書，反映人民對周圍世界了解的程度。語言傳達人類經歷底最細微的陰影，人類所能感覺的色、聲、味底財富。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以後幾年內，列寧會空出時間來研究俄國的語言。他有興趣於民間的成語、俗話、故事，他指出對於研究勞動羣衆底期望和趨向，這些東西是有極大的價值的。

普式金勸告青年作家研究簡單的民間故事，以便認識俄國語言底特性。雖然在民間的創作中也有幻想，但是在多方面的形式中，最後地深刻地真實地反映出民衆底真正的意見和要求。

拉發格會着重地指出，民間的詩，羣衆底作品，是從人民羣衆生活本身中產生出來的。人民在它忍受災難的直接的印象之下，唱出自己的歌聲，並力圖真實地不造作地把它表達出來。格黎牧（Ginn）兄弟斷言，說他們在民間歌謠內沒有發現過一個字是虛偽的，而微克特·囂俄（Victor Hugo）宣稱，說在希臘的敘事詩內沒有遇到一個不可信的性質。由於這種確切性和真實性，口頭文學，較之個人的任何作品都有更大的歷史價值；因此，可以安心地利用這種口頭文學，而沒有被它引入錯誤的危險。

不最仔細地研究保存在人民創作底寶藏內的那些材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歷史知識。普式金說過，民間的詩歌是反映人民固有的特點和人民生活條件底一面鏡子，神話、傳奇、稗史這類材料，雖然是幻想，其中也包含真正的寫實主義核心，反映被壓迫階級反對剝削者底一定的時代和鬭爭。

人類中偉大的智者，常是利用民間的故事來敘述最深刻的思想，用明顯的、典型的例子來表明自己的學說底本質。斯大林說到布爾塞維克是不可被戰勝的和强有力的，就是因為它與廣大人民羣衆保持着堅固的不可分離的聯系，他從希臘神話中引了一個典型作比喻，這個典型就是英雄安泰，他之所以強

大有力，就是他與撫養和教育他的母親——地神保持聯系。

這樣一種典型，由人民創作所造成的，是真實生活底偉大的藝術反映。許多著名的詩人最仔細地來研究這些典型，這並不是空費時間，而有時他們也從這些典型中借用最本質的特點來敘說自己的優秀的英雄。在哥德底有名的著作——浮士德中，在莎士比亞底不朽的悲劇——罕姆雷特和奧特羅中，在托爾斯泰底世界長篇名著戰爭與和平中，在西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中，在雪伏琴科底著作卡捷林娜中，這些都是典型，在還沒有被著名的詩人和作家描寫在他自己著作內以前，這些典型早就由人民的創作所造成的了。

因此，我們看到，在創造精神價值的範圍內，也是以勞動羣衆的、人民本身的活動為基礎的。

\*

\*

\*

馬克思主義在承認人民在歷史中的決定作用時，一點也不否認傑出人物在社會生活發展中的作用。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形而上地提出問題：當承認傑出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時，他們就否認人民羣衆底作用。

歷史唯物論辯證地解決這一問題：人民是歷史底創造者，但同時也不否認，也不縮小傑出人物底作

用，相反的，它說明了傑出人物活動底意義。事情在於人民羣衆底利益，當表現爲歷史的必然性時，它決定傑出人物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影響底限度。

歷史唯物論把關於社會的學說變爲科學，同樣也使得最困難的問題——關於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的問題，可能得到解決。主觀的社會學家斷言，個人按照自己的願望創造歷史，否認歷史規律性的原則，他們從完全脫離歷史的必然性中，從脫離經濟條件和階級鬭爭底發展中，來觀察人們底行動自由。只有通曉辯證法唯物論的觀點，認爲脫離必然性，自由就不能實現，而自由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性，只有這樣，才能了解和確定歷史上傑出人物活動底界限。

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其所以在歷史上起了偉大的作用，就因爲他們反映了一定的階級底利益，要求而在當時的歷史時期內，他們的這些要求是進步的。歷史上的偉人，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一些人，就是他們把人民羣衆底意志和趨向，他們底願望和需要，他們爲根本的改造社會生活而鬭爭的目標和準備，都集合在自己身上。相反的，那些進行反對人民的人，陷入與歷史必然性相矛盾的人，他們的行動已預示着自己的死亡。

在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內，指出：

「如果傑出人物底思想和希望與社會底經濟發展脫節，那末他們將變成沒有一點用處；反之，如果他們底思想和希望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底需要，先進階級底需要，那末，傑出人物就能成爲真正的傑出人物。」

無產階級底偉大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向工人階級和整個人民羣衆闡明了在爲解脫資本主義奴役，在爲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而鬪爭中的道路。

列寧和斯大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地發展了馬克斯主義的學說，準備了組織了最偉大的、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根本的改造整個社會生活——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這是真正的人民的革命，這個革命在最廣大的千百萬爲反對資本主義的和地主的壓迫而鬪爭的農民底幫助之下，由工人階級所完成的。

在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斯大林底領導之下，我國的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羣把蘇聯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底堅固的堡壘。

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底事業中，我們有世界歷史性的勝利底明顯的指標，就是整個蘇聯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斯大林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指出過，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底特點，就是在這裏再沒有

對抗的各階級。現在我們蘇聯底社會就是表現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友愛合作的圖畫。而正是在這個共同性的基礎上，就使蘇維埃社會底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蘇聯各族人民間的友誼，蘇維埃的愛國主義這樣的動力，擴展起來了。

蘇聯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在蘇聯人民忠實於自己社會主義祖國的檢閱中，獲得了光耀的說明，如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以及一九三八年六月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中所表現的那樣。

在選舉全蘇聯最高蘇維埃中，投票贊成黨員和非黨員底聯盟的，在聯邦蘇維埃——百分之九八·六在民族蘇維埃——百分之九七·八這是蘇聯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統一底明顯的指標。

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向蘇聯領土張鼓峯進攻發生了的時候，全蘇聯人民與遠東紅軍的英雄們，抱同一的感覺，同一的意志，這些英雄們在殘酷的戰鬥中保衛了蘇聯底領土，給日本軍閥以致命的打擊。張鼓峯的戰爭，在蘇聯人民中所得到的那種響應，再一次地證明了蘇聯人民的統一和團結，它忠實於列寧——斯大林底偉大事業。

當莫斯科城底勞動者歡迎蘇聯的飛機師——科金納奇和哥爾登科時——他們在完成莫斯科——美國之間的長距離不着陸飛行之後，回到莫斯科——科金納奇說：「在蘇維埃現實底條件下，從莫斯科

科飛到美國，並不是難事。其所以不是難事，不僅僅是自己的情感，不是的，而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底每一個成員，都用事業，用哥比，用盧布，用自己的手來參加這種工作，來參加這種飛行，這是整個千百萬的蘇聯人民底飛行。」

用蘇聯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來鼓勵蘇聯底優秀的人們，沒有比這句話表白得更好的。

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底政策其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它密切地，不可分離地與人民的利益相聯系，把人民爲人類光明的前途，爲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而鬪爭的不屈不撓的意志集合在自己的身上。

「只要布爾塞維克保存着他們與廣大羣衆的聯系，那他們將一定是必勝不敗的，——這可以說是

一個定律。反之，布爾塞維克只要一脫離羣衆，一喪失自己與羣衆的聯系，一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那他們就會喪失任何的力量而變成空架子。」

其次，斯大林從希臘神話中引了一個關於英雄安泰的例子。「正好似安泰一樣，布爾塞維克之所以強有力，就因爲他們與那生育、撫養和教育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維持着聯系。只要是他們與自己的母親與人民維持着這種聯系，他們將仍有必勝不敗之一切可能。」

「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必勝不敗的關鍵。」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532271